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全集之

# 走向决定性的时刻

# 走向决定性的时刻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斯　韧　译
刘利圭　校

贵州人民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图字 22—1996—001 号



# 走向决定性的时刻

**TOWARDS ZERO**



原　　作：〔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译　　者：斯　韧　译　刘利圭　校
责任编辑：夏文琦
装帧策划：邹　刚　莫贵阳
版式设计：施德端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发行联系人：莫贵阳　邹　刚
社　　址：中国贵州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电　　话：(0851) 6828570
邮　　编：550004
经　　销：贵州省新华书店
印　　刷：贵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字　　数：172 千字
印　　张：8
印　　数：1—10000
版　　次：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221—04460—0/I·971
定　　价：17.80 元

# 目　录

# 序　幕

## 11月19日

那些围坐在壁炉旁的大都是律师和对法律感兴趣的人。他们当中有律师马丁代尔；有王室法律顾问鲁弗斯·洛德；有因卡斯奈尔一案而名声大噪的小丹尼尔。其余三、五个律师是：贾斯蒂斯·克利弗，刘易斯和特伦奇律师事务所的刘易斯和年迈的特里维斯老先生。特里维斯先生年近八十，老成练达，是一家著名律师事务所的一位最有威望的成员。他曾在法庭上解决了不计其数的难案。人们都说，作为一个犯罪学专家，对过去的那些丑恶不堪、见不得人的事，他比英格兰任何一个人都知道得多。

头脑简单的人都说特里维斯先生应该写他自己的回忆录。特里维斯先生心里很明白他写不出来，因为他知道的东西太多了。

虽然，特里维斯先生早已退休，不再办理律师业务了，

但在英格兰，没有一个人的见解能像他的那样受到同行如此的尊重。无论何时，只要他那微弱、清晰、细小的声音一响，周围总会出现一阵表示尊敬的肃静。

这时，大家正谈论着那天早晨才在伦敦中央刑事法院了结的一桩家喻户晓的案子。这是一桩谋杀案，被告被判无罪。这些人专心致志于重审这个案子，做出法律上的鉴定。

由于轻信一个证人的证词，起诉出了错误——老德普利奇应该知道他为被告提供了什么样的辩护人的陈述。扬·阿瑟提供了大部分关于那个女仆人的证据。本特莫尔在他的总结中准确无误地叙述了整个案子的来龙去脉，错误是在陪审团相信了那个女仆以后造成的。陪审团是滑稽可笑的。谁也不知道他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可是，一旦他们对一件事情形成印象，谁也别想使他们有所更改。关于那根撬棒，他们相信女仆说的是真话，连法医的证据也被置之度外了。最可恶的莫过于那些出庭作证的人了！这些经过严格训练的家伙，满嘴是冗长的学术上的专有名词和术语，对一个根普通的问题，也总是嗯嗯呃呃地不置可否，顶多说一两句“在一定情况下，这个也许会发生”诸如此类的话。

他们一点一点地把自己的看法谈出来，当发言变得愈来愈稀疏和不连贯的时候，就产生了一种缺少了什么似的普遍感觉。所有的脑袋一个接一个地转向特里维斯先生。因为特里维斯先生到目前为止，对这些高谈阔论还一言未发。显而易见，人们都等待着这位最受人尊敬的同事发表高见。

特里维斯先生斜靠在椅子里，漫不经心地擦拭着自己

的眼镜。异乎寻常的肃静使他抬起了头，目光炯炯有神。

“哦！”他说，“怎么回事？你们是在问我什么吗？”

扬·刘易斯说：

“先生，我们在探讨兰伯恩一案。”

他用期待的眼神望着特里维斯先生。

“哦，”特里维斯先生说，“我正在考虑这个案子。”

人们沉默地洗耳恭听。

“恐怕我只不过是在空想，”特里维斯先生说，仍旧擦着眼镜。“是的，是空想。我以为这是年纪大的缘故。一个人到了我这个岁数，只要他愿意，就有权利沉湎于空想。”

“是的，先生，你说的完全对。”刘易斯说，可他看上去却好像坠入了五里雾中。

特里维斯先生说：“我没有过多地去考虑你们说的那些五花八门的法律条款，尽管它们是有趣的——非常有趣——我倒是想，如果裁决采用的是另一种方式，那么，上诉是有充分理由的——但是我现在不愿意在这件事上动脑筋。照我的话说，我现在正在考虑的不是法律条款，而是案中的人。”

每个人都露出颇为吃惊的样子。他们也考虑过案子中的人，可是他们只考虑这些人的可靠性，或者只是把这些人视为证人来加以考虑，甚至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曾经大胆地推测一下罪犯究竟是有罪的呢还是像法庭宣判的那样是无辜的。

“你们要知道，”特里维斯先生若有所思地说，“人，是各种各样的。他们外形不同，性格不同，经历也不同。有些人

有脑筋，有许多人根本就没有。他们来自四面八方：苏格兰——那饭店老板是从意大利来的，而那个女教师却是从中西部哪个鬼地方来的。他们全都卷进并陷人到这件事中去了，最后在十一月一个阴暗的日子里，被一起带到伦敦的一个法庭上。每一个人都扮演他自己小小的角色。直至宣判这件凶杀案时，一切才算完结。”

他顿了一下，双手轻轻地，怡然自得地敲着自己的膝盖。

“我喜欢读引人入胜的侦探故事，”他说，“但是，你们要知道，它们开始的不是地方！它们总是从谋杀写起。但是，谋杀就是尾声，故事在很久以前就展开了——有时是在许多年以前　　各种各样的原因和事件，把某些人在某一天的某一个时刻带到某一个地点。就以那个年轻的女仆的证据为例吧——如果她这个厨娘不去惹怒自己的情人，她是不会使自己陷于困境而到兰伯恩去的，结果使她成了被告的主要见证人。那个朱塞佩·安东内利来探望兄弟，准备住上一个月。他兄弟像蝙蝠一样什么也看不见，根本看不到朱塞佩那双敏锐的眼睛所看到的东西。如果那个警察不在48号和那个厨娘亲热了一阵，后来他是不会使自己感到困难的……”

他微微点了点头。

“所有的开始都向一个特定的点集中，然后，时机成熟——采取断然步骤！决定性的时刻。是的。所有一切，都朝向这一决定性的时刻……”

他重复着：“朝向决定性的时刻……”

说罢，他的身体微微一颤。

“先生，你是冷了吧，请往壁炉跟前坐。”

“不，不，”特里维斯先生说，“这就像别人说的那样，有人正从我的坟塚上走过。好吧，我现在要回家了。”

大家心神不定地沉默着。过不一会儿，王室法律顾问感慨地说可怜的特里维斯已是老态龙钟，上年纪了。

威廉·克利弗说：“他有一个聪明的头脑，绝顶聪明的头脑——可是他毕竟是临近风烛残年了。”

“他的心脏也不好，”洛德说，“我认为随时有停止跳动的可能。”

“他很会照顾自己。”扬·刘易斯说。

这时候，特里维斯先生已经小心地跨进了他那辆开起来很稳当的戴姆勒牌小轿车。这车子送他到了坐落在一处幽静地方的房子。一个殷勤的男仆帮他脱下外套。特里维斯先生随后进了书房，壁炉的煤火正在熊熊燃烧着。书房过去就是他的卧室。由于心脏衰弱，他从不上楼。

他在壁炉前坐下来，把一些信件拿到跟前来。

刚才他在俱乐部里只略略谈及的问题还在他的脑海里萦绕着。

“就是现在，”特里维斯先生思忖道，“一出戏剧——或者说是谋杀——正在酝酿着。如果我要写一个引人入胜的流血和犯罪的故事，我的开头就应该是一个年迈的绅士坐在炉火面前，正在启开他的信件——这故事并不为他所知地在暗中发展着——走向决定性的时刻……”

他撕开一个信封，茫然地望着从里面抽出的信笺。

突然，他的神色变了。他从幻想中回到现实。

“天哪！”特里维斯说，“多恼人啊！实在的，真急人！这么多年都过去了！现在却要我改变计划。”

# 风雨来临之前

## 1月11日

躺在医院病床上的人轻轻地挪动着自己的身躯，抑止住呻吟。

负责照料病房的护士从桌前站起，向他走去。她挪了一下他的枕头，使他躺得更舒适一些。

安格斯·麦克沃特只哼了一下，表示感谢。

反抗和苦痛在他的心里沸腾着。

此时此刻，一切早就应该结束了。他也应该彻底地脱离尘世了！真该诅咒那棵从峭壁上长出的该死的树！真该诅咒那些不怕冬夜寒冷而在悬崖边幽会的情意殷切的恋人。

要不是他们（还有那棵树），一切都不复存在了——纵身往结着冰凌的深渊一跳，也许稍作挣扎，随后就沉没了——尔虞我诈、毫无意义和了无报偿的生活从此结束。

可是他现在在哪儿呢?可笑地躺在病床上,一只肩膀摔坏了,并且面临着因犯自杀罪而被治安法庭提审的前景。

天哪,我自己想死关他们什么事?

一旦他成功了,他们是会把他当成一个心智不健全的人虔诚地埋葬的!

真的心智不健全!他从来就没有比他想到死那会儿更清醒过。自杀是处于他那种境地的人所能做的最合乎逻辑和明智的事情。

他长期的病魔缠身,以及妻子舍弃他跟着另一个男人走了,使他的生活完全地垮了。既然生活中没有工作、没有金钱、没有爱抚,没有强壮的身体和精神上的寄托,难道结束这一切不是惟一可行的出路吗?但他现在所处的困境是可笑的。他不久就要受到一个假惺惺的法官的训诫,因为他用属于他的而且仅仅是属于他自己的东西——他的生命,干了一件普普通通的事。

他愤怒地呻吟着,感到浑身发热。

护士又来到了他的身旁。

她是一个年轻的红发女郎,有一张善良的和有点儿缺乏表情的脸。

"你很疼吗?"

"不,一点也不!"

"给你吃些安眠药吧?"

"你不要干这种事!"

"可是——"

"你以为我连一点痛苦的失眠都忍受不了吗?"

她莞尔一笑，笑里含着几分高傲的神气。

“医生说你能吃药了。”

“我不管医生说什么。”

她整理了一下他的被子，把一杯柠檬水挪近一些。他感到有些内疚，说：“对不起，我有些粗鲁。”

“没什么。”

他的坏脾气丝毫没有触怒她，这使他很懊恼。他无法改变护士脸上冷漠而宽厚的神情。因为他是一个病人，不是一个好端端的男子汉。

他说：

“该死的，你们干吗老缠着我——这一切该死的纠缠……”

她不无指责地说：“别急，别急，这样可不大好了！”

“不大好，”他问道，“什么叫好？我的上帝！”

她平静地说：“到了早晨你将会感觉好一些的。”

他把安眠药片吞了下去。

“你们这些护士，你们这些护士！你们不近人情，你们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知道怎样做对你最好，你懂吧？”

“叫人气愤不过的就是这个！这个医院，这个世界，没完没了的纠缠！还说知道什么对别人最好呢，我想杀死我自己，你知道吗？”

她点点头。

“我是否让自己从该死的悬崖摔下去，那是我自己的事情，与别人无关。我走投无路，我要死！”

她的舌头发出了轻微的啧啧声，表示一种心不在焉的同情。他是病人。她是在用让他把脾气发完的方法使他平静下来。

“如果我愿意，为什么我不能自杀？”他问。

“因为这不对。”

“为什么不对？”

她困惑地望着他。她对自己的信念毫无怀疑，只是因为不善于表达而解释不清自己的观点。

“嗯——我是说——自杀是罪恶的。不管愿意与否，你必须活下去。”

“为什么必须活着呢？”

“嗯，要替别人着想，不是吗？”

“这和我无关。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因为我的死而感到惋惜。”

“你没有亲戚吗？没有妈妈、姐妹或者别的什么人吗？”

“没有，我有过一个妻子，可是她离开了我——这当然是很对的！在她眼里，我一无是处。”

“可是，你一定有朋友，是吗？”

“不，没有。我不是那种随和的人。听我说，护士，我要告诉你一些事情。我曾经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人。我有一个称心如意的工作和一个长得漂亮的妻子。后来发生了车祸。老板开车，我坐在车里。他想让我说在出事时，他的驾驶速度低于三十英里。但实际上不是，他把车开快到将近五十英里了。车祸并没有出人命，没有发生这类事，他只是想对保险公司的人说他是有理的。但是，我不愿意说他想让我说的

话，那是谎话，我不说谎。”

护士说道：“嗯，我想你是对的，是对的。”

“你真是这样想的吗？我的顽固使我失掉了饭碗。老板十分恼火，他想方设法使我再也找不到什么别的工作。我成天在外面闲荡，找不到事干，连妻子也开始嫌弃我了。她终于和我的朋友远走高飞了。那家伙运气好，正在飞黄腾达，而我的日子越来越难过。我开始借酒浇愁了。你想想喝酒能使你找到工作吗？最后，我降低到去当脚夫，结果累坏了内脏。医生说我别想再强壮起来了。唉，事到如今，我还有什么活头呢！最简单、最彻底的办法就是死。我活着对我自己，对别人都没有什么好处。”

小护士嗫嚅道：“这不一定吧？”

他笑了。他的心情已经好一些了，她天真的固执使他感到很有趣。

“我亲爱的姑娘，我对别人还有什么用呢？”

她惶然地说：“你不知道，说不定有那么一天，你会——”

“那么一天？不会有那么一天了。下次，我要把一切都安排得万无一失。”

她断然摇了摇头。

“不，不，”她说，“你不能再自杀了。”

“为什么不能？”

“他们从来不。”

他凝视着她，“他们从来不。”他不就是那些想自寻短见的人中的一个吗？

当他正要张口加以强有力的反驳时，他心底固有的诚实突然使他把想说的话咽了回去。

他还会自杀吗？他真的还想去干那事吗？

他突然感到他不会再去干了。没有什么理由。正确的理由也许就是那护士凭自己的专门知识提出的——自杀者从来都是下不为例的。

他越发感到应该使护士承认他的道德观。

“无论如何，我有权随意处置我自己的生命。”

“不，没有，你没有这个权利。”

“可是为什么没有，我亲爱的姑娘，为什么？”

她的脸红了。她一边用手摆弄着她项圈上的小金十字架，一边说：

“你自己不知道，上帝也许需要你。”

他吃了一惊，呆望着她。他并不想去破坏她孩子气的信念，只是揶揄地说：

“或许有那么一天，我会制服一匹脱缰的奔马，把一个金发孩童从死亡中拯救出来——呃，是这样吗？”

她摇了摇头，急切地说了起来，试图把那些在心里明白，但是很难表达的想法全说出来。

“也许你正在什么地方——并没有干任何事情——只是在某一时间来到某一个地方，唉，我也说不出我想说的东西，可也许有那么一天你正沿着一条街道漫步，就这样，就完成一件重要的事情——也许你自己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事。”

这个一头红发的小护士是从苏格兰西海岸来的，她家

里的一些人有“料事如神”的本领。

也许，她隐隐约约地看见了一幅画面：九月的一天夜里，一个人在路上行走着。就这样把另一个人从可怕的死亡中拯救了出来……

## 2月14日

屋子里只有一个人，只能听到一种声音，就是那个人用钢笔在纸上一行接着一行写字时发出的窸窣声。

没有人去读那些写出来的一行行的字。就是有的话，他们也一定会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写在纸上的竟是一个条理清楚、精心策划的详细的谋杀计划。

有时一个躯体能意识到一个头脑正在支配它，也意识到它正听命于那个支配它行动的异己的东西。也有时，一个头脑能意识到它正在占有和支配一个躯体，并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地。

那个坐着写字的人正处于后一种状态，支配他身躯的是一个冷静、机智的头脑。这个头脑只有一个信念，一个目的——毁灭另外一个生命。不管他的目的到头来能不能实现。他正在纸上详尽地制订着这个计划，而且把设想的每一个意外事件、每一种可能性都写了进去。事情必须做到绝对安全可靠。这个计划像所有高明的计划一样，并不是把什么都预先安排好了的。这里写明在某种时刻有某种可供选择的行动。此外，因为那个头脑是如此的机敏，它认识到必须制定出巧妙的对策，以防不测风云。但是，主要的设计是清

楚的，并且几经周密的推敲。时间，地点，方式，牺牲者！……

那人抬起头，用手拿起了这叠纸，细心地读了一遍。是的，一切都再清楚不过了。

一丝微笑掠过了那冷酷的脸庞，那并不是神志很正常的笑。他深深地抽了一口气。

因为，人是造物主按他自己的模样制造出来的，所以，那个制订阴谋的人此时正非常滑稽地模仿造物主的喜悦。

是的，每一件事都计划好了——每一个人的反应都预料和估计到了，每个人的善与恶都被利用了，并使他们与一个罪恶的阴谋连在一起。

现在还缺少一样东西……

那人带着微笑写下了一个日期——九月的一天。

随后，在一阵笑声中，纸被撕成碎片。那人拿着碎纸片走到了屋子的另一头，把它们扔进了熊熊燃烧的火焰之中。这里没有一点粗心大意。每一张碎纸片都化为灰烬而消灭了。现在，谋杀计划只存在于它的制订者的头脑里了。

## 3月8日

巴特尔警监坐在餐桌前吃早饭，下颚显露着粗犷和残忍的样子。他正全神贯注地慢慢读着一封信，这信是他妻子眼泪汪汪地递给他的。从他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因为他是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他那张多少有些令人难忘的脸像是用木头雕成的，结实而又坚韧。巴特尔警监从来没有显示出有什么过人的聪明。确切地说，他并不是一个才华横溢的

人，可是他却有别的品质，他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坚强性格。

“我就不相信西尔维亚能干出这种事。”巴特尔夫人啜泣着说。

西尔维亚是巴特尔夫妇五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才十六岁，在梅德斯通附近的一个学校读书。

信是该校的女校长安姆弗雷寄来的。这封信的用意清楚，措词也很圆滑，但绝不是不怀好心的人写的。白纸黑字，信上写道，校方长期以来为接二连三的小偷小摸行为而大伤脑筋，后来西尔维亚坦白了自己的过失，事情也就水落石出了。安姆弗雷小姐在信里还说，她希望尽快地和巴特尔夫妇会见，同他们“详谈这些情况”。

巴特尔警监把信折起来放进口袋，说道：“玛丽，一切交给我了。”

他站起来绕着桌子踱步。他轻轻拍着她的脸颊说道：“别着急，亲爱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他留下了安慰与保证，离家而去。

当日下午，在安姆弗雷小姐时髦的、与众不同的会客室里，警监正襟危坐在一把椅子上，宽厚得像木头一样的大手端放在膝盖上。他面对着安姆弗雷小姐，竭力使自己的一举一动比平常更像一个警官。

安姆弗雷小姐是一个卓有建树的校长。她很有个性。她思想开朗，不因循守旧，把纪律和现代思潮中的自我决定合而为一。

她的房子就是 Meadway 精神的体现，每一样东西都油着予人以凉爽感的燕麦片颜色，广口花瓶里插着的是水

仙，花缸里是郁金香和风信子。屋内还有两三件精致的古希腊的复制古玩，两件高级的现代雕塑品。两幅文艺复兴前的意大利画家的作品挂在墙上。在所有这些当中，安姆弗雷小姐自己穿着一身深蓝的衣服，她的脸上漾着热切和渴望，总使人联想起忠实的猎犬，那双碧蓝的眼睛透过厚厚的眼镜，向外射着严厉的光芒。

“重要的是，”她用清晰、动听的声音说，“我们应当正确地处理这件事。巴特尔先生，我们要为西尔维亚这个姑娘着想！最最重要的是，她的生活不能因此而遭受挫折。我们不应当强迫她背上犯罪的包袱。如果需要的话，对她的责备也必须是很轻很轻的。但我们一定要弄清产生这些微不足道的小偷小摸行为的真正原因。也许是自卑感在作祟？要知道，她不擅长游戏——这是不是一种想在其它方面露一手的令人费解的愿望——一种想表现自己的愿望？我们千万要小心从事。这就是我要单独先见你的缘故——让你牢记在对待西尔维亚这件事上要非常谨慎。再说一遍，搞清这事后面的原因是重要的。”

巴特尔警监说：“我就是为此而来的。”

他不动声色，声音平静缓和，眼睛仔细地打量着这位年轻的女校长。

“我一直对她很温和。”安姆弗雷小姐说。

巴特尔的话不多：“你的心很好，小姐。”

“要知道，我是真正地热爱和理解这些小家伙的。”

巴特尔没有直接回答，他说：“我现在想见我的女儿，你不会在意吧，安姆弗雷小姐？”

安姆弗雷小姐又一次加重语气嘱咐巴特尔不要操之过急，要慢慢来，不要挫伤一个刚要成年的女孩子。

巴特尔警监丝毫没有不耐烦的样子。他脸上毫无表情。

最后她把他领到她的书房，在走廊里他们碰到三两个女孩子，她们恭恭敬敬地站在那里，可是眼睛里充满了好奇。安姆弗雷小姐把巴特尔领到另一间房子里，这一间不如楼下那间更能使人联想起安姆弗雷小姐的性格。安姆弗雷小姐对他说她去把西尔维亚找来，转身走了。

她正要离开房子的时候，巴特尔叫住她。

"请稍等一下，小姐，你是怎么认定西维尔亚应该对这些，呃，对走漏消息负责呢？"

"我的方法，巴特尔先生，是心理学。"

安姆弗雷小姐神气十足地说。

"心理学的？哦，你有证据吗，安姆弗雷小姐？"

"这个，这个我很了解，巴特尔先生——你会这么想的，你的，呃，你的职业会使你这么问的。但是，心理学已经开始在犯罪学中得到了承认。我敢保证没有一点差错——西尔维亚自动地承认了一切。"

巴特尔点点头。

"是的，是的——这个我知道，我只是想知道，你怎么首先就认定是她呢？"

"事情是这样的，巴特尔先生。姑娘们总是发现自己的东西从抽屉里不翼而飞，因为这种事不断地发生，我召集全校的学生，把发生的事情告诉她们。与此同时，我暗地里仔细观察她们的脸。西尔维亚的表情一下子就引起了我的注

意。她神色不安——这是自觉有罪的表现。我立刻就明白谁应该对这种事负责。我不想把她叫来当面对质，我想让她自己招认。我给她进行了一次小小的测验——让她把一些字母组合成词。”

巴特尔点头表示他明白了。

“最后，这孩子全都说了！”

巴特尔说：“明白了。”

安姆弗雷小姐犹豫片刻，然后出去了。

巴特尔伫立在窗前，向外眺望，这时门开了。

他慢慢地转过身来，打量着自己的女儿。

西尔维亚关上门，站在门边。她个头很高，皮肤黝黑，身躯瘦削，伤心的脸上留着泪痕。她不是挑衅地而是羞怯地说：

“嗯，我来了。”

巴特尔沉思地审视着她，片刻之后，叹了一口气。

“当初真不该把你送到这个地方来，”他说，“那女人是个蠢人。”

西尔维亚大为惊讶，忘记了自己的问题。

“你是说安姆弗雷小姐吗？唉呀，她可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们都这么认为。”

“是吗？”巴特尔说，“要是她真能像刚才自己卖弄的那样有学问，她还不算一个十足的蠢人。但是这里不是你呆的地方——虽然我不知道这种事在别的地方会不会发生。”

西尔维亚把手拧到了一块，目光朝下，说：

“爸爸，我——我很难过，真的。很难过。”

"你应该这样。"巴特尔慢慢地说,"到我这边来。"

她勉强地慢慢走到他眼前。巴特尔用宽阔的大手托住她的下巴,亲切地看着她的脸。

"你吃了不少苦吧?"他轻声问。

西尔维亚眼眶中噙满了泪水。

巴特尔缓缓地说:"西尔维亚,你知道我一直很了解你,我知道在你身上有一种什么东西。几乎所有的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弱点,按理说这是不足为奇的。你可以经常看到一个孩子贪馋、坏脾气或者有一点欺负弱的人。你是一个好孩子——非常安静——脾气也很讨人喜欢。不管怎么样,从来不招惹麻烦。可是有时我心里担忧,因为,万一你身上有你自己看不见的毛病,它一旦暴露出来,就会把你完全给毁了。"

"我就是这样!"西尔维亚说道。

"是的,你就是这样。你是被人强逼才说谎的,竟有这样奇怪的逼供方式,这是我从来没见识过的。"

女儿突然轻蔑地对父亲说:"我想你碰到的小偷总算不少了吧!"

"那是当然——我对他们全都了如指掌,这就是我为什么清楚地知道你不是小偷!小宝贝——这不是因为我是你的爸爸(爸爸总是不太了解自己的孩子的),而因为我是一个警察!你在这个地方什么也没拿过。小偷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屈服于突然出现的强烈的引诱(这种情况少得不能再少了——一个普通的正常的诚实的人抵抗诱惑的力量是令人惊奇的),另外一种是偷盗成性,理所当然地拿走一切不

属于他们的东西。你哪一种都不是，你不是小偷，你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说谎人。”

西尔维亚说：“可是……”

他截住了她的话，继续说：

“你都承认了吗？哦，是的，这我知道。从前有一个女圣徒——拿着面包出去施舍穷人。可是丈夫不乐意，他碰到她以后，问她篮子里装的什么。她一下子不知所措，说是玫瑰花。他揭开她的篮子一看，果真全是玫瑰花——真是奇迹！现在如果你是伊丽莎白圣女，提着一篮子玫瑰花往外走，你丈夫过来问你拿的是什么，你也会不知所措而说那是‘面包’。”

他沉默片刻，接着又温和地说：“一切都是这样发生的，是吗？”

一阵更长的沉默，女孩子突然低下了头。

巴特尔说：

“告诉我，孩子，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她把我们叫在一起，给我们训话，我看见她的眼睛盯着我，我知道她认为我是贼！我觉得我浑身的血都往脸上涌——我还看见一些女孩子盯着我。真可怕呀，随后，所有其他的人都开始盯着我，在角落里小声嘀咕着。我知道她们都把我当成贼了。没有过多久，一个晚上，安姆弗雷把我和其他一些人叫到这里，玩一种文字游戏，她念字，我们回答……”

巴特尔厌恶地哼了一声。

“我知道她是什么用意……我……我真有点受不了了。我尽力把字说得正确，尽力去想外边的东西——去想那些

松鼠和花朵——可是安姆弗雷就站在那里，眼睛像锥子一样盯着我……要知道，像要刺透我的心那样。在这以后，……唉，事情越来越糟了，一天安姆弗雷跟我谈话，态度可亲热哩！就这样，你能想得出来，我全垮了，我说那是我干的——啊，爸爸，我心里的痛苦终于解除。”

巴特尔抚摸着自己的下巴。

“知道了。”

“你真明白了？”

“不，西尔维亚，我不明白，因为我不采用那样的办法。如果有谁想让我承认一件我没有干过的事情，我非在他的下巴上眼揍一拳不可。当然我知道你的处境不同——何况你们那个目光犀利的安姆弗雷还有一套奇异的心理学论据作挡箭牌。那是哪家的理论呀，全是一些狗屁不通的玩意。当务之急是要弄清事实，安姆弗雷小姐在哪里？”

用心良苦的安姆弗雷就在近处盘桓。当她听到巴特尔警监对她直截了当地说：“为了对我的女儿公正起见，我要你请当地的警察来调查此事。”她脸上那同情、怜悯的微笑不自然地僵住了。

“但是，巴特尔先生，西尔维亚她自己……”

“西尔维亚对不属于她的东西从来是碰都不碰的。”

“你的话我很理解，因为作为孩子的父亲……”

“我不是作为一个父亲在这里说话，而是以一个警察的身份。去找警方来帮助你解决这件事吧。他们将会谨慎从事的。我想你将会找到那些被偷藏起来的东西和发现那些东西上面清清楚楚的指纹。小扒手是不会想到戴手套的。我

现在就把我女儿领走。如果警方当真发现了真正的证据——说明她与偷窃有关的证据——我就准备把她送到法庭上去，并且承担她造成的后果。但是我并不害怕这个。”

大约五分钟以后，他开车出了大门，西尔维亚坐在他旁边。他问西尔维亚：“那个长着一头金色头发，红红的脸蛋长着许多细毛，下巴有一块黑斑，两只蓝眼睛分得很开的女孩是谁？我在过道里碰到过她。”

“听来好像是奥利夫·帕森斯。”

“哦，要说她是小偷，我是不会感到奇怪的。”

“她显出害怕的样子了吗？”

“不，自鸣得意的样子！这种自鸣得意的镇静我在治安法庭上不知道见过几百次！我敢打赌她就是贼——不过你别指望她会向你坦白——当然不。”

西尔维亚叹了一口气说道：“我好像刚从噩梦中醒来，爸爸，我真难过！唉，我真难过，我怎么会是这样一个傻瓜，这样一个十足的大傻瓜呢？我真感到可怕。”

巴特尔的一只手离开了方向盘，拍拍她的胳膊，说了他在安慰别人时最爱说的老一套（这些客套话西尔维亚不知听过几百遍了）：“哦，没什么，别担心，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考验，是的，是一种考验！至少我是这么想的。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事会来找我们……”

## 4月19日

阳光洒满了内维尔·斯特兰奇在欣德黑德的房子。这

是四月的一天，天气比即将来临的六月的大部份日子还要热。像往常一样，这种情况在这个月份里至少要发生一次。

内维尔·斯特兰奇正从楼梯走下来。他穿着白色的法兰绒衣服，胳膊下夹着两副网球拍。

如果能从英国人中间选一个万事亨通、心满意足的典型的话，选举委员会一定会选中内维尔·斯特兰奇。他是英伦通迩闻名的第一流网球手和全能运动员。虽然从未参加过在温布尔登举行的决赛，但他曾多次在开始的几轮比赛中保持不败，并两次进入混合双打半决赛。他所以不能夺得网球比赛的桂冠，也许正是因为他是一个全能运动员。他会打高尔夫球，又是一个游泳健将，并多次成功地登上阿尔卑斯山。他二十三岁，有强壮的身体，英俊的面孔，大量的金钱和一个新婚的非常漂亮的妻子。他显然是个无忧无虑的幸运儿。

尽管如此，当他在这个明媚的早晨从楼上走下来时，一个阴影却伴随着他，一个也许除了他别人都看不见的阴影。他很清楚，那个阴影和他寸步不离，一想起它，他就眉头紧锁，感到烦恼和无所适从。

他穿过大厅，耸了耸肩膀，好像非要把那阴影给甩掉不可。走过起居室，来到了镶着玻璃的阳台上。那里，他的妻子凯在一堆垫子上蜷成一团喝着桔子汁。

凯·斯特兰奇二十三岁，美丽异常。她有着难以形容的妖娆的苗条身材，一头深红的头发，娇嫩的皮肤只需一丁点化妆品来增色。她的黑眼睛、黑眉毛和红头发配合在一起，更使人倾慕不已，因为它们通常很少在一个人身上共存。

她丈夫轻声说道：

“啊，美人儿，早点吃什么？”

凯回答：

“给你准备了样子叫人害怕的血红的猪腰子——蘑菇——和熏猪肉。”

“好极了。”内维尔说。

他吃着刚才提到的那些菜肴，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他们沉默了几分钟，心里充满爱意。

“啊，太阳多可爱啊！英格兰也不是不好！”她一边说，一边娇滴滴地扭动着那脚指甲染成猩红色的脚趾。

他们刚从法国南部回来。

内维尔在浏览了一下报纸的大字标题以后，就翻到了体育版，只回答说：“嗯……”

接着，他又推开报纸，一边吃着面包和果酱，一边打开了他的信件。

信件可真不少，大部分他看一眼就撕掉或扔在一边，尽是些通知、广告之类的印刷品。

凯说：

“我不喜欢起居室的配色，我能重新布置一下吗，内维尔？”

“随你的便，美人儿。”

“我喜欢孔雀蓝，”凯想入非非地说，“和乳白的绸座垫。”

“你还需要一个虎背熊腰的大汉来帮闲。”内维尔说。

“你就是那条大汉。”

内维尔打开了另一封信。

“哦，顺便告诉你，”凯说，“希蒂让我们六月底坐游艇到挪威去，我看咱们去不成，要晕船的。”

她谨慎地斜视内维尔一眼，巧妙地说道：“可我不挺喜欢那样玩呢！”

内维尔脸上愁云密布。

凯固执地说：

“我们非要到阴郁的老卡米拉那里去不行吗？”

内维尔皱起了眉头。

“当然要去。我说凯，这个咱们不是早就决定了吗？马修先生是我的保护人，是他和卡米拉把我拉扯大的。如果说我在什么地方还有一个家的话，海鸥角就是我的家。”

“好了，好了，”凯说，“如果非去不可，那就去呗。毕竟她死了以后，所有的钱都是我们的，所以，我想我们得去巴结一下。”

内维尔愠怒地说：

“这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巴结的问题！那些钱她无权处置，马修先生把钱付给她，是让她在活着的时候代管，死后就要如数交给我和我的妻子。这是一个慈爱的问题。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

凯沉吟了片刻，说：

“这个我很清楚。刚才我是故意那样说的，因为——嗯，是因为我在那里实际上得到的只有痛苦。他们恨我！是的，他们恨死我了！特里西利安用向下瞧着她那长鼻子来表示对我的轻视。玛丽·奥尔丁跟我说话时，甚至连看都不看我

一眼，眼睛总是望着我背后的东西。你的日子过得舒舒服服的，根本不把别人的事情挂在心上。”

“我看他们对你总是以礼相待。你很清楚，如果他们不这样，我是绝不容忍的。”

凯从她那黑黑的睫毛下投来了好奇的一瞥。

“他们是挺讲礼貌的，可他们知道怎样来激怒我，他们总把我当成外人。”

“这个，虽然如此，我总觉得——这是很自然的，是吗？”内维尔说着声音稍微有些变了。他站起来背对着凯，眺望着外面的景物。

“嗯，是的，我敢说这是自然的。他们一个心眼只爱奥德丽，不是吗？”她的声音有些发颤。“那个可爱、贤慧、冷漠、苍白的奥德丽！我取代了她，那个卡米拉是不会宽恕我的。”

内维尔一动不动，他声音是有气无力的、抑郁的。“反正卡米拉已经老了——都年过七十了。要知道，像她那个年岁的人，对于离婚是真正地大不以为然的。从整个来说，我想这是因为她是如此地宠爱奥德丽，所以她对离婚持这样的态度。”

当他提到奥德丽的名字时，声音稍微有些变了。

“他们说你亏待了她。”

“我是亏待了她，”内维尔低声说，可他的妻子还是听到了。

“唉呀，我的内维尔，别再傻了，不就是因为她想引起可怕的纷扰，无事生非吗？”

“她没有无事生非，她从来就不无事生非。”

“唉，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因为她到外地去了一趟，结果生了一场病，以后就到处乱跑，好像丢了魂似的。这就是我所说的无事生非！照我看，奥德丽不是一个输得起的人。如果一个妻子掌握不住自己的丈夫，她就应该大大方方地放他走！这就是我的观点。你们俩本来就没有共同之处。她从来不参加运动，苍白无力，精疲力竭，像一块洗碗布一样。她没有一点生气！如果她确实为你着想，那么，她应该首先想到我的幸福，并且应该因为你和更配得上你的人的幸福而感到高兴。”

内维尔转过身来，一丝嘲讽的微笑挂在他的嘴唇上。

“你这个幼稚的富有运动家道德的人不简单呀！在爱情与婚姻的竞赛中真是大显身手呀！”

凯笑了，脸涨得通红。

“唉呀，也许我扯得太远了，但无论如何，事情一旦发生了，它就在那里。你不得不承认事实。”

内维尔平静地说：“奥德丽承认了这事实。她和我离了婚，这样你和我才能够结婚。”

“这个，我知道——”凯欲言又止。

内维尔说：“你从来就不了解奥德丽。”

“我是不了解她。不知怎么的，奥德丽总让我不寒而栗。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回事，你也绝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她，她有点叫人害怕。”

“啊，凯，你这是胡说。”

“反正她让我心惊肉跳，莫不是因为她会搞阴谋诡计？”

“唉哟，我可爱的小傻瓜，你说的什么话哟！”

凯笑着说："你总是这样叫我！"

"因为你就是傻瓜！"

他们相视一笑。内维尔走近她，弯下腰，吻着她的后颈。

他喃喃说："凯，你太可爱了，太可爱了！"

"多听话的凯呀，有趣的游艇旅行宁可不去，而去受丈夫那些古板、封建的亲戚的冷落。"凯说。

内维尔走了回去，在桌前坐了下来。

他说："如果你真是那么想跟希蒂一起去旅行，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凯惊讶地坐了起来。

"那就不到盐溪和海鸥角去了吗？"

内维尔用很不自然的声音说：

"我认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在九月初去呢？"

"啊！可是，内维尔，这可真是——"她不知说什么好了。

"因为锦标赛，我们七月和八月都去不成。"内维尔说，"可是圣卢的锦标赛将在八月的最后一个礼拜结束，如果我们从那里直接到盐溪去不是正合适吗？"

"啊，太好啦！没有比这再合适的了！可是——她总是九月份到那里去的，是吗？"

"你是说奥德丽吗？"

"是她，我想他们会劝阻她的，可是——"

"他们为什么要劝阻她呢？"

凯迷惑不解地望着内维尔。

"你是说我们在同一个时间一起到那里去吗？多么离奇的念头！"

内维尔恼怒地说："我认为这完全不是什么离奇的念头。许多人今天都这样做的，我们为什么不能成为朋友在一起和睦相处呢？这会使事情简单得多。嗯，你自己前几天不是也这样说了吗？"

"我说了吗？"

"当然说了，你难道忘了？我们在谈论豪斯一家时，你说伦纳德现在的妻子和离婚了的妻子成了好朋友，你还说，对待这种事情这样做才是明智的文明态度。"

"嗯，这我倒不在乎。我确实认为这样做是明智的。可是——可是我不认为奥德丽也会这样想。"

"胡扯。"

"你才胡扯呢。内维尔，要知道，奥德丽非常地爱着你……你这样做她是片刻也忍受不了的。"

"你完全错了。凯，奥德丽以为这件事再好不过了。"

"奥德丽——你说什么？奥德丽也这样想？你怎么知道的？"

内维尔显得有些困窘，他不由自主地清了一下喉咙。

"是这样的，昨天我到伦敦的时候，偶然碰见她了。"

"你可没跟我说过这事！"

内维尔烦躁地说：

"现在这不告诉你了嘛。这完全是偶然的。我在公园里散步，她正好从那边朝我走来了，你总不会让我躲着她吧？"

"不，当然不会。"凯说，"说下去。"

"我——呃——我们自然都停了下来。后来我掉过头和她一起走了。我——我觉得这样做是最起码的。"

“说下去。”

“以后，我们在两张椅子上坐下，聊起来了。她和蔼可亲——友好极了。”

“见到你她一定是心花怒放了。”凯插了一句。

“我们闲谈了一些事情……她很自然，很正常——以及——以及诸如此类。”

“出乎意外！”

“她向我问起你的情况……”

“谢谢她的好意！”

“我们还谈论了你一会，说良心话，凯，她从来没有那么友善和气过。”

“多可爱的奥德丽！”

“后来，我忽然产生了个念头——要是我们能在一起，要是你们俩能成为朋友——那该多好呀！我想，今年夏天在海鸥角，我们兴许能做到这一点。只有那个地方能很自然地这样做。”

“这是你的主意？”

“我——噢——是的，当然是我的主意，全是我的主意。”

“你过去可从来没对我说过你心里有过这种想法呀！”

“这主意是我那个时候突然想到的。”

“我看，反正是你出的主意，而奥德丽也认为这是绝顶聪明的想法，是这样吗？”

内维尔刚刚感到凯的话中带刺。

他说：“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吗，美人儿？”

“不，决不，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和奥德丽想没想过我是否也认为这是个好主意？”

内维尔凝视着凯。

“但是，凯，你到底有什么不高兴的？”

凯咬着她的嘴唇。

内维尔继续说：

“你自己也这么说过——就是前几天——”

“再别提那事了好不好！我是谈论别人——不是谈论我们自己。”

“可我的主意多半是由那次谈论引起的！”

“我就是再傻也不会相信你的鬼话。”

内维尔郁郁不乐地看着她。

“但是，凯，你为什么要担忧呢？我意思是说，你毫无担忧的必要！”

“真的毫无必要吗？”

“嗯，我是说——你不应该让嫉妒或是别的什么缠住了你。”他顿了一下，声调也变了。“凯，我们对待奥德丽太残酷无情了，不，话不应该这么说，这不干你的事。是我待她太坏了。光说是我出于无可奈何无济于事，我觉得，如果这个主意能够实现的话，那么整个情况将会有所改善，这将使我感到幸视的。”

凯一板一眼地说：

“这么说，你从来就没有幸福过？”

“唉呀，我的小宝贝，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当然是幸视的，无比温馨的幸视，可是——”

凯打断了他的话。

“可是——张口一个可是，闭口一个可是，在我们这房子里老有一个可是，老有一个该死的幽灵在游荡，奥德丽的幽灵。”

内维尔目不转睛地望着她。

“你是在说你嫉妒奥德丽？”他说。

“我并不嫉妒她，我害怕她……内维尔，你根本就不了解奥德丽。”

“我和她结婚八年还不了解她吗？”

凯重复道：“你不了解奥德丽，你不了解她。”

## 4月30日

“荒唐！”特里西利安太太说。她把她的身子朝枕头上靠，恶狠狠地环视着屋子。“荒唐透顶！内维尔一定是疯了。”

“这事看起来确实挺奇怪的。”玛丽·奥尔丁说。

从侧面看上去，特里西利安太太是够吓人的，鼻梁骨细长细长的，瞪你一眼能让你的心怦怦乱跳。虽然她已七十多岁了，身体也很孱弱，可她头脑天生的活力丝毫未减。说真的，她那样眼睛半睁半闭地缠绵病榻已经多年。她的生命力及其情感也已日渐枯竭了。可是，就是在这种半麻木状态中，她有时还能振作起来，让所有的官能极度敏感，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她的大床安置在房间的一角，凭借着一些枕头靠在床上，她像一个法国王后一样主宰着自己的宫廷。玛丽·奥尔丁，一个远房堂妹，和她朝夕相处，负责照料她。两

个女人情同至亲。玛丽三十六岁，有一张显不出年龄的细腻柔和的脸，岁月的流逝没有在那上面留下多少痕迹，你能说她三十岁，也能说她四十五岁。她有很漂亮的身材，举止温文尔雅，显得很有教养，乌黑的头发前杂夹着一绺白发，使她显得与众不同。在前额特意留一绺白发一度十分时兴，可玛丽的这绺白发却是天生自然的，当她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就有了。

她正低头沉思地看着特里西利安太太递给她的信，信是内维尔·斯特兰奇写来的。

“真是的，”她说，“这事看来很蹊跷。”

“你绝说不上这是内维尔自己出的主意！这是其他人强加给他的，很可能是他新结婚的妻子。”特里西利安太太说。

“凯，你是说凯出的主意吗？”

“八九不离十，这个新来的下流坯！如果丈夫和妻子不得不把他们的难处公诸于众而且不得不诉诸离婚的话，那么他们至少应该正正派派地各奔东西。新娶的妻子和已离婚的妻子交朋友，真叫我感到恶心！如今这个世界是乱了套了。”

“也许现在就时兴这个。”玛丽说。

“我的家里不时兴这个！”特里西利安太太说，“我认为我答应那个脚指甲涂得猩红的小魔鬼的要求到这里来，已经是仁至义尽的了。”

“她是内维尔的妻子。”

“没错，正是因为她是内维尔的妻子，我才觉得马修的在天之灵也许希望让她来。他对内维尔这孩子爱护备至，总

想让他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自从我拒绝接待他的妻子而产生了公开的不和以后，我就退了一步了，叫她来了。我并不喜欢她，这个来历不明的女人不配做内维尔的老婆。”

“她的出身不是挺好吗?”玛丽安慰她说。

“出身很坏!”特里西利安太太说，“我不是给你讲过了吗?他爸爸因为出了纸牌丑事以后，不得不从他所有参加的俱乐部里退出来，幸亏他不久就死了。她妈妈在里维埃拉也是臭名远扬。她给这姑娘是什么样的教养? 除了饭店生活——和那个母亲，凯还知道什么! 后来，她不知道怎么在网球场上碰到了内维尔，没完没了地死缠着人家，硬是让他离开了自己的妻子——内维尔是异常喜欢奥德丽的——跟她一起跑掉了。对于所有这一切，我是完全归罪于她一人的。”

玛丽不易察觉地笑了一下，特里西利安依然是过去那样的老脾气，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指责女的，纵容男的。

“我想，严格地说来，内维尔同样也应该受到谴责。”

“内维尔无疑是应该责备，”特里西利安太太表示同意说，“他有过一个讨人喜欢的妻子，她始终不渝地爱着——也许太过于爱着——他，不管怎么说，我敢说要不是那个女人死缠着他不放，内维尔是会清醒过来的。可是凯决心要跟他结婚，是的，我的同情心完全在奥德丽一边，我非常喜欢奥德丽。”

玛丽叹了口气。

“真是骑虎难下呀!”

“是啊，处在这种困难的境地，我现在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马修是喜欢奥德丽的，我也一样，而且人们不能不承

认奥德丽是内维尔的贤妻，尽管可能遗憾的是她不能更多地和内维尔一起参与文娱活动，她从来不是一个活跃的姑娘。这一切实在令人苦恼。我当姑娘那会儿，根本不会发生这事情。男人自然有他们的不正当的恋爱事件，但是决不容许他们割断夫妻关系。”

“可是现在发生这种事情了。”玛丽直率地说。

“确实如此，你懂得不少呀，亲爱的，回顾过去岁月里的往事是徒劳无益的，该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像凯·莫蒂默这样的女人在偷别的女人的丈夫，但却没人认为她们行径卑劣！”

“除非是像您这样的人，卡米拉！”

“我不中用了。凯那个小魔鬼对于我是否赞成她这样做就根本不放在心上。她整天忙于寻欢作乐，哪有功夫来理睬我。内维尔来时可以把她带来，我甚至乐意接待她的朋友们——尽管我很不喜欢那个长得像个戏子，整天围着凯转悠的年轻人——他叫什么名字？”

“是特德·拉蒂默吗？”

“就是他。凯在里维埃拉时结交的朋友。我真想知道他是怎么过活的。”

“凭他的小聪明呗。”玛丽说。

“这还情有可原。我琢磨着他是凭他的长相混饭吃。内维尔的妻子怎么结交了这么一个叫人讨厌的朋友！我厌恶他去年夏天待在这里所采取的方式，他住复活湾饭店，而内维尔和凯那时都住在这家里。”

玛丽从打开的窗子向外望去。特里西利安太太的房子

座落在一个可以鸟瞰特恩河的陡峭的悬崖上。河对岸是新开辟的避暑胜地复活湾。在宽阔的沙滩上有海湾浴场，到处都是一幢幢时髦的有游廊的平房。在伸向大海的山岬上耸立着一座大饭店。盐溪是一个风景别致的小渔村，座落在小山旁。它以自己的古板和保守自居，根本不把复活湾和它的夏季游客放在眼里。

复活湾饭店几乎是正对着特里西利安太太的房子。玛丽这时正眺望着矗立在狭长的河那边崭新的、闪耀着白光的饭店。

“马修从来没有看到这庸俗的楼房，这一点我打心眼里感到高兴。”特里西利安太太闭着眼睛说，“他活着的时候，这海岸完全没人来糟蹋。”

马修先生和特里西利安太太三十年以前就在海鸥角落户了。马修是一个热心爱好航行的人。十年以前，他不幸弄翻了自己的小艇，几乎就在特里西利安太太的眼皮底下给活活淹死了。

大家都以为特里西利安太太这下会卖掉海鸥角的产业，离开盐溪。然而，事情并非如此，她依然住在那房子里，惟一为人所知的行动就是变卖了他们的所有的游艇，废弃掉了河边停放游艇的场所。从此，海鸥角就再也没有供游客使用的游艇了，人们不得不步行到渡口，从那些相互竞争的船夫那里租船。

玛丽有些踌躇不決地说：

“是不是由我写信告诉内维尔，说他的打算和你的想法不一致？”

“我就是做梦也不会让奥德丽吃闭门羹的，她总是九月份到我们这里来，我决不会要她改变计划的。”

玛丽一边低头看着信，一边说：

“你没有看见内维尔在信里说，奥德丽也赞同他的主意，并很乐意和凯相会吗？”

“我压根就不相信这个。”特里西利安太太说，“内维尔就像所有的男人一样，老是一厢情愿，自己相信自己！”

玛丽执拗地说：

“他说他真的已经跟奥德丽说过了。”

“多么古怪的事啊！不——也许，无论如何，这不可能！”

玛丽带着询问的神情打量着特里西利安太太。

“就像是亨利八世。”特里西利安太太说。

玛丽不明白她说这话的意思。

特里西利安对她结论性的评介作了详细的说明：

“良心！你懂吗？亨利总是想要凯瑟琳同意离婚是件正当的事情。内维尔很清楚他自己的行为很恶劣，他想使自己的良心少受一些谴责，所以就一直在威吓奥德丽，也想让她说一切都是应该的，让她说她愿意来和凯会面，而且毫不介意。”

“我感到奇怪。”玛丽慢吞吞地说。

特里西利安太太目光尖锐地瞧着她。

“你在想什么，亲爱的？”

“我感到奇怪——”她顿了一下，然后说，“这——仿佛太不像是内维尔——这封信！你难道不认为奥德丽由于某种原因需要这次——这次会面吗？”

“为什么她要这样做？”特里西利安太太尖声说，“内维尔丢下了她以后，她就到雷克托里去了，住在她姑姑罗伊德夫人那里。她已经彻底地垮了。她完全像是往日的她的幽灵而已。显而易见，这对她的打击太大了，她是遇事认真而又心情温和，能够自我克制的人。”

玛丽不安地挪动了一下身子。

“是的，她是那种认真的人。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古怪的女人。”

“她遭受了许多痛苦……接着经历了离婚，以及内维尔和那个女人的结婚，但是奥德丽开始慢慢地克服了痛苦。现在她已经恢复到她原来的模样。你能说她愿意重新去提起那些往事吗？”

玛丽有点而执地说：

“内维尔说她愿意。”

老太太不以为然地看着她。

“玛丽，为什么你对这件事情这样异乎寻常地而执己见，你是想要他们一起到这里来吗？”

玛丽的脸变得绯红。

“不，当然不想。”

特里西利安太太尖刻地说：

“该不会是你向内维尔提出这些想法的吧？”

“您，您怎么能说出这样荒唐的话？”

“我压根就不相信这真的是内维尔的主意，这不像是内维尔。”她稍停了一会，心平气和了，“明天是五月一日，是吗？嗯，三日奥德丽就要到埃斯班克，将在达灵顿家住一阵

子，那地方只离这里二十多英里，你给她写封信，让她来这儿吃顿午饭。”

## 5月5日

“我来了，太太。”

奥德丽·斯特兰奇走进宽敞的卧室，来到大床前，弯腰吻了吻老太太，随后就在那张为她准备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见到你我打心眼里感到高兴，亲爱的。”特里西利安太太说。

“见到你我也很高兴。”奥德丽说。

奥德丽·斯特兰奇有一种叫人捉摸不定的气质，她身材适中，浅黄的头发，脸色非常苍白。她五官端正，两只明亮、浅灰色的眼睛分得很开，椭圆的脸上有一个直直的鼻子。这样的容貌，里说不上美丽，却也很可爱。不管怎么样，她有一种不容忽视的吸引人的气质，使你总想多看她几眼。她有些像个幽灵，可同时你也会感到，幽灵或许比有血有肉的活人更使人神魂颠倒。

她说话的声音异常优美悦耳，犹如小小的银铃那样柔和清脆。

奥德丽与老太太就她们彼此认识的朋友和新近发生的一些事情闲聊了一会儿，随后，特里西利安太太说：

“我要你来不单是我很高兴见到你，亲爱的，还因为我接到了内维尔寄来的一封稀奇古怪的信。”

奥德丽抬头看了她一眼，她的眼神是平静安详的。说：

“是吗？”

“他出了个主意——我认为是一个荒唐透顶的主意！他和凯要在九月份到这里来，他说他想让凯和你交个朋友，还说你也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特里西利安太太讲完，等待奥德丽的回答。过一会儿，奥德丽才平心静气地说：

“这主意是那么荒唐吗？”

“我亲爱的，你真的愿意出现这种事情吗？”

奥德丽又沉默了一会，随后轻柔地说：

“我想你大概也知道，这可能是桩相当不错的事情。”

“你真的愿意见这个——你愿意见凯？”

“卡米拉，我是这样想的。这也许会，也许会少点麻烦事。”

“少点麻烦事！”特里西利安太太无可奈何地重复着。

奥德丽柔声说：

“亲爱的卡米拉，您一直是乐于助人的，既然内维尔想这样——”

“别管他内维尔想什么，你愿意不愿意，这才是问题的所在。”特安西利安太太粗鲁地说。

奥德丽的脸颊上泛起了一层红晕，像海边的贝壳一样闪烁着柔和的光泽。

“是的，我愿意这样。”她说。

“这么说——这么说——”特里西利安太太不知说什么是好。

“当然，这事完全要由您决定，这是您的房子，何况

——"

特里西利安太太闭上了眼睛。

"我老了,不中用了。"她喃喃地说。

"当然——我可以改在别的时间来——什么时候来我都行。"

"你还像以往那样九月份来吧。"特里西利安太太严厉地说:"让内维尔和凯也来。也许是我老了,但是我想我能够和任何人一样,使自己适应新时代的变化。不必再说了,就这样安排定了。"

她又闭上了眼睛。过了一会,她透过那半闭着的眼皮,注视着坐在她旁边的这位年轻妇女,说:

"怎么样,这样可以实现你的愿望了吧?"

奥德丽吓了一跳。

"啊,是的,是的,谢谢你。"

"亲爱的,这当真不会伤你的心吗?你要知道,你过去是非常爱内维尔的,这样做也许会勾起你旧的创伤。"特里西利安太太用深沉而又充满关切的声调说。

奥德丽低头看着自己戴着手套的小手,特里西利安太太注意到她的一只手紧紧抓着床沿。

奥德丽抬起了头,她的眼神十分平静,没有一丝不安。

她说:"现在一切都过去了,都过去了。"

特里西利安太太沉重地往枕头上一靠。

"那么——你应该知道。我累了,亲爱的,现在你该走了。玛丽在楼下等你。告诉他们叫巴雷特到我这儿来。"

巴雷特是特里西利安太太年老忠诚的女仆。

她进来时看到她的女主人闭着眼睛躺在那里。

“巴雷特，我还是愈早离开这个世界愈好。”特里西利安太太说，“对于这个世界上的人和事，我什么都不理解。”

“啊，别说这些了，您累了，太太。”

“是的，我是累了，把我脚上的鸭绒垫取下来，再把补药给我拿来。”

“是斯特兰奇夫人打搅您了吧？她是一个好人，可她也得吃补药，她身体很差。她好像总能看见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但是她是一个很有性格的人。也许您会说，她总是能够博得别人对她的同情。”

“说得对，巴雷特，一点不错。”

“她也不是那种容易让人忘记的人，我老想知道内维尔是不是也经常想到她，新斯特兰奇夫人长得真漂亮——确实漂亮极了——可奥德丽是这样一种人：要是她不在你身边，你就总是惦记着她。”

特里西利安太太突然暗笑说：“内维尔真傻，他怎么会想到把这两个女人弄到一块来。他将会为了这件事西感到后悔的。”

## 5月29日

托马斯·罗伊德嘴里叼着烟斗，正在看一个马来亚仆人忙着为他打点行装，那仆人手脚的麻利，在种植园里堪称第一。托马斯偶然把目光投向草木葱茏的种植园。在过去的七年里，他对这景色已经很有感情，但现在他就要离开

了，在半年多时间里将看不到它了。

重返英格兰，使他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

他的同伴艾伦·德雷克朝屋子里看了一眼。

“喂，托马斯，准备好了吗？”

“全好了。”

“过来喝一杯吧，你这个走运的家伙。我真嫉妒你。”

托马斯·罗伊德慢慢地走出卧室，来到他朋友身边。托马斯·罗伊德没吭气，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的朋友们都学会了从他沉默的方式中来正确地猜测到他对人和事的不同反应。

托马斯有着异常魁梧的体魄，一张坦率、严峻的脸，一双敏锐、多思的眼睛，他走起路来身躯稍微歪斜有点像螃蟹，这是在一次地震中被门轧伤所留下的后遗症，还因此而得了一个“寄居蟹”的绰号。地躯使他的右臂和右肩部分地残废了，加上不自然的僵直步伐，使得许多人都以为他是感到害羞和难堪的缘故。实际上，他很少想到这些。

艾伦·德雷克给他斟了一杯酒。

“祝你一帆风顺！”

罗伊德哼了一声，没说话。

德雷克不解地望着他。

“怎么还像平常一样这么冷冰冰的？”他说，“你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了，是吗？离开家有多长时间了？”

“七年——快八年了。”

“时间可不短呢，真奇怪你还没有完全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也许我已经改了。”

“你一直是我们的朋友，祸福与共，和别人不一样。计划好假期怎么过吗？”

“嗯——是的——差不多了。”

托马斯古铜色的毫无表情的脸上突然泛起了砖红色。

艾伦·德雷克快活而惊讶地说：

“我知道你在想念哪个女郎！该死，你脸红了！”

托马斯·罗伊德的声音有些暗哑：

“别假了！”

他猛抽着他那古色古香的烟斗。

他一反往常又继续说开了。

“我敢说，我将发现事情会有点变化的。”

艾伦·德雷克好奇地问：

“我一直很纳闷上次一切都准备停当了，可为什么又改变主意不回家了，而且恰恰在最后一分钟改变主意。”

罗伊德耸了耸肩膀。

“那是猎季，去旅行一定很有意思，可这时家里传来了噩耗。”

“噢，我忘了，你哥哥在车祸中死了。”

托马斯·罗伊德点点头。

德雷克想，因为这个原因而取消了旅行同样是很奇怪的。他知道，当时托马斯的母亲在家里——而且还有一个妹妹。这是没有疑问的。接着，他又想起了什么，托马斯是在接到他哥哥的死讯以前就已经决定取消旅行了。

艾伦好奇地看着他的朋友，老托马斯怎么这样叫人难

以捉摸?

“你和你哥哥十分亲密吗?”托马斯的哥哥已去世三年,他可以这样问。

“艾德里安和我?不是特别亲密,我们各走各的道,他是律师。”

“是啊,截然不同的生活道路。”德雷克心里想,“出席伦敦的法制会议,各种名目的晚会——他全凭一条三寸不烂之舌混饭吃。”他揣摸艾德里安一定与沉默寡言的老托马斯大不一样。

“令堂可还健在?”

“我母亲? 还健在。”

“你还有一个妹妹。”

托马斯摇了摇头。

“你有,在那张照片里……”

罗伊德咕噜着说:“不是妹妹,是类似远房堂兄妹那样的亲戚。她是个孤儿,在我们家里长大的。”

他古铜色的脸盘又慢慢涌上红潮。

德雷克暗自想:“说到点子上了……”

他说:“她结婚了吗?”

“结婚了,嫁给了内维尔·斯特兰奇那个家伙。”

“就是那个只会耍球拍子的家伙吗?”

“是的。她已和他离婚了。”

“所以你就回家去碰碰运气。”德雷克心想。

德雷克知趣地改变了话题。

“回去是打猎还是钓鱼?”

"先回家，然后想到盐溪去玩玩船。"

"我知道了，那可是个吸引人的小地方，还有一个很像样的老式旅馆。"

"是的，叫巴尔莫拉尔，也许就到那儿下榻，也许同朋友住在一起，他们在那里有房子。"

"我觉得很好。"

"嗯，盐溪是一个安静的好地方，没人来打搅你。"

"我知道，"德雷克说，"一个从来是平安无事的地方。"

## 6月6日

"这确实令人生气。"老特里维斯先生说，"二十五年来，我年年到利黑德的海滨饭店去度假——可现在，叫人怎么相信，那整个地方正在给拆毁，胡诌些什么门面要扩建等鬼话。他们为什么总在沿海滨这些地方折腾呢——利黑德从来就有它自己特殊的迷人之处——那里的山山水水都有摄政时期的特色，地地道道的摄政时期的特色。"

鲁弗斯·洛德爵士安慰他说：

"可您还能到别的地方去呀？"

"利黑德确实是去不成了，在那个海滨饭店里，麦凯夫人对我照顾得无微不至。我每年都住那套房子——招待得也总是那么热情周到，饭菜做得好极了——真是好极了。"

"到盐溪试一试怎么样？那里也有一个相当好的老式旅馆，叫巴尔莫拉尔，告诉你谁经营这家旅馆，那是罗杰斯夫妇俩。女的曾经是老伯爵蒙特赫德的厨娘——在伦敦，蒙特

赫德伯爵是最讲究吃的。女的和他的男管家结了婚，两人现在就经营着那个旅店。我觉得这正好是你爱去的地方，安安静静——没有爵士音乐的喧闹——而且服务和饭菜都是第一流的。”

“这主意不错——这主意真不错哩！那里有带遮盖的游廊吗？”

“有——有一条带遮盖的游廊，旁边还有一条露天的游廊，你想晒太阳就晒太阳，想乘凉就乘凉。如果你愿意，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下附近的情况。有一位叫特里西利安的老太太——就住在邻近，她有一幢漂亮的房子。虽然她已经病得起不了床了，可还是一位讨人喜欢的女人。”

“你说的是那个法官的寡妇吗？”

“正是。”

“我过去认识马修·特里西利安，我想我也曾见过那寡妇，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女人——当然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盐溪离圣卢很近，是吗？我有几个朋友在那里。到盐溪去的确是个好主意，我要写信打听一下那里的具体情况。我愿意八月中旬到那里去，从八月中旬到九月中旬在那里住一个月。那儿有汽车房可以安置汽车和我的司机吗？”

“噢，有，而且是最新式的。”

“这就好了，因为正如你知道的，我对于上山坡路要特别当心。那里肯定有电梯，可我还是愿意住楼下。”

“是的，这类问题你是要格外注意。”

“这么说，我的一切问题都圆满地解决了，”特里维斯先生说，“我将和特里西利安太太久别重逢而感到高兴。”

## 7月28日

凯·斯特兰奇穿着短裤和一件鲜黄色的毛衣，正向前倾斜着身子观看网球比赛。这是男子单打比赛的半决赛。内维尔出战梅里克。梅里克被认为是网球场上一颗正在崛起的新星，他的卓越球艺是无可争辩的，有些发球就能致人于死地——当然他有时候也输球，那是当老家伙丰富的临场经验占了上风的时候。

最后一盘的比分是三平。

特德·拉蒂默不知什么时候溜到了凯的身边，懒洋洋地望着球场，用嘲讽的腔调说：

"虔诚的妻子正在看自己的丈夫奋勇夺标！"

凯吃了一惊。

"你把我吓了一大跳；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也跑到这里来了。"

"我经常在这里，现在你该知道了吧。"

特德·拉蒂默二十五岁，长得异常漂亮，可是一些对他有反感的老家伙总是这样轻蔑地说他："一身意大利人气味。"

他的皮肤被阳光晒成了浅黑色，十分好看。他还是一个舞场老将。

他能使自己的那双黑眼睛总是脉脉含情，还能使自己的声音充满演员般的自信。凯十五岁时就认识他了。他们曾经在身上抹上保护皮肤的香脂，一起在胡安莱斯本晒太

阳，一起出没于舞场，一起打网球。他们不仅是朋友，而且是伙伴。

年富力强的梅里克这时从场地的左边发球，内维尔漂亮地把球回击到场地的顶角，这一击是不可招架的。

“内维尔的反击球真绝，”特德说，“比他的正手厉害多了，内维尔知道反手是梅里克的弱点，他懂得怎样不断地去猛击他的反手。”

这一盘结束了。“四比三——斯特兰奇领先。”

下一盘轮到内维尔发球，年轻的梅里克一击飞出了场外。

“五比三。”

“内维尔打得真漂亮。”拉蒂默说。

这时梅里克集中精力，变得小心谨慎了，不断地变换自己的球路。

“他还有点脑筋，”特德说，“他的步法灵活，是第一流的。鹿死谁手，难以预料。”

梅里克渐渐把比分拉成五平，接着又是七平，最后梅里克以九比七反败为胜。

内维尔走到网前与梅里克握手时，苦笑着摇了摇头。

“还是年轻人行，后来者居上呀！”特德·拉蒂默说，“十九岁对三十三岁。凯，我知道内维尔为什么从来没有得到冠军称号。他不见得就是一个输者。”

“胡说八道。”

“谁胡说八道了？该死的内维尔，是个十全十美的运动员，我从来没见过他因为比赛输了球而发脾气。”

“别人都不发脾气，”凯说，“他干吗要发呢？”

“别人，别人怎么不！我们都见到过的，那些网球明星大发雷霆——对每一分都计较，可内维尔——总是那么心甘情愿地服输，输了球笑笑就完了。谁最厉害让谁赢，这就是他的哲学。天哪，我真讨厌这种公立学校的精神，感谢上帝，我从没进过这种学校。”

凯扭过头来说：

“很讨厌他吗？”

“确实有点！”

“我希望你不要这么露骨地说你不喜欢内维尔。”

“我为什么要喜欢他呢？他把我的爱人给夺走了。”

他留恋地瞧着凯。

“我不是你的爱人。生活环境不允许。”

“不错……”

“住嘴，我爱内维尔，并和他结了婚……”

“而且他还是一个有趣的好伙伴……我们大家都这么说！”

“你想惹我生气吗？”

她一边问一边把头扭了过来，特德莞尔一笑——于是她也满面春风了。

“这个夏天过得怎么样，凯？”

“不怎么样，游艇旅行还挺好玩，可这些网球赛让人讨厌。”

“还要有多长时间，一个月吗？”

“是的。九月份我们要去海鸥角住两星期。”

“我将住在复活湾旅店。”特德说，“已经订好了房间。”

“那将是一个愉快的聚会！”凯说，“内维尔和我、内维尔以前的那个妻子，还有一个回家休假的马来亚种植园主。”

“听起来确实够热闹的！”

“当然，还有那个邋里邋遢的表姐，她给那个令人讨厌的老婆子拚命地干活——可到头来她将什么也捞不着，因为所有的钱都将归内维尔和我所有。”

“也许她对这些一无所知吧？”

“这该是相当稀奇的！”凯说。

可她说话时已经心不在焉了。

她凝视手里摆弄着的球拍，突然屏住了呼吸。

“啊，特德！”

“怎么了，我亲爱的？”

“不知道，就是有时候我——我胆战心惊！我感到害怕，觉得不舒服。”

“凯，这不像你说的话呀。”

“不像，是吗？”她茫然若失地笑着说，“但是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到复活湾饭店去。”

“一切按计划进行！”

当凯在更衣室外碰到内维尔时，他说：

“我看见你的男朋友来了。”

“特德？”

“是的，那条对我摇尾乞怜的狗——说得更确切一些，他是一条对你惟命是从的四脚蛇。”

“你不喜欢他是吗？”

“我从不把他放在心上。如果你觉得把他拴在绳子上玩耍很有趣的话……”

他耸了耸肩膀。

“我看你是在嫉妒?”

“嫉妒他? 拉蒂默!”他真的感到惊讶了。

“特德被认为是很有魅力的人。”

“那当然,他有南美人那种情缠意绵的迷人劲。”

“你是在嫉妒。”

内维尔友好地在她胳膊上紧握了一下。

“美人儿,我才不呢。你爱要多少驯服的崇拜者都行——哪怕你有一大房子呢,但我是占有者,占有者在诉讼中总是占上风的。”

“你真的就那么自信吗?”凯噘起嘴有点不高兴了。

“当然,你和我是有缘,命运让我们相会,命运使我们结合。你不记得我们在戛纳的相会吗?我到埃什托里尔去,意想不到刚到那儿,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你,可爱的凯,那时我就知道这是命里注定——是避免不了的了。”

“确切地说这不是命里注定,这是我决定的。”凯说。

“你说‘这是我决定’是什么意思?”

“因为这是我决定的! 要知道,我在饭店里听到说你要到埃什托里尔去,所以我就想方设法说服妈妈,最后把她的心给说动了——这就是为什么你刚到那里第一个见到的人就是凯的原因。”

内维尔有点儿困惑不解地看着她,懒懒地说:

“你以前可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呀。”

“没有，因为这对你不会有什么好处，那样可能会让你得意忘形！我一直是善于打算的。事情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的，除非你计划让它们发生！你有时叫我小傻瓜，可我觉得我自己还挺聪明的，有些事情所以发生了是因为我有意让它们发生，有时候我在事前很久就开始计划了。”

“那一定要绞尽脑汁了？”

“这算不了什么，成功的快乐是最大的。”

内维尔突然说：“我是不是刚刚开始了解那个和我结了婚的女人？因为我过去把凯做的事情误认为是命中注定的！”他的话音突然充满了令人费解的痛苦。

凯说：

“你生气了，内维尔？”

他心神不定地说：

“不——没有，当然没有。我只是——在想……”

## 8月10日

富有而性情古怪的科内利勋爵此刻正坐在他的大书桌旁。这张书桌总是让他深感骄傲和欣慰。它是他花了大价钱专门为自己设计定做的，而这间房子的所有其它家具则不过是其附属品。应该说，房间布置得非常气派，略嫌不足的倒是，它得容纳科内利勋爵——一个不起眼的矮胖男人。他坐在豪华巨大的桌子旁，相形之下科变成了一个小人儿。

一位金发碧眼的女秘书走进这个富丽堂皇的房间，其装束举止同周围豪华的家具显得十分协调。

她无声地穿过房间，把一张纸片放在这位大人物的面前。

“麦克沃特？麦克沃特？他是谁？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他预约了吗？”

金发秘书示意预约过的。

“麦克沃特？嗯？哦，麦克沃特，是那个家伙！好的，让他进来，让他现在就进来。”

科内利勋爵轻轻一笑，显然心情很好。

他坐回到自己的椅子里，抬起双眼注视着应召进来的男子那张阴郁的脸。

“你就是麦克沃特，嗯？安格斯·麦克沃特？”

“这是我的姓名。”

麦克沃特生硬地回答。他身子站得笔直，面无笑容。

“你原先在赫伯特·克莱那儿，是吧？”

“是的。”

科内利勋爵再次轻轻一笑。

“我知道你的事。克莱的驾驶执照被写上坏话，全都是因为你不仅不肯替他说话，还发誓说他的车速当时确实是每小时20英里！他为这事可真气得不行！”他笑出声来，“把萨伏依饭店的情况都给我们讲讲。‘那该死的笨蛋苏格兰人！’他当时就是这样骂的。讲吧讲吧，你知道他骂你时我怎么想？”

“不知道。”

麦克沃特的嗓子很紧，但科内利勋爵对此来曾注意，他在忙着回忆自己当时的反应。

"我当时想:'我需要这种人。做人就是不应该受收买说谎。'你不必为我说谎。我的事情不搞那一套。我一直在这个世界到处寻找诚实可靠的人——简直难以找到!"

矮胖的贵族发出一串刺耳的笑声,灵活多动的脸上起满皱纹。麦克沃特一动不动地站立着,表情麻木。

科内利勋爵突然收住笑声,露出几分精明而戒备的神色。

"麦克沃特,如果你想要工作,我这里倒有一份差事给你。"

"我能够做好的。"麦克沃特说。

"这份差事很重要,只能交给适当的人来干——你完全合适——我相信——得让一个绝对信得过的人来干!"

科内利勋爵停下来想听听麦克沃特的反应,后者却一声不吭。

"那么,伙计,我可以完全依赖你吗?"

麦克沃特干巴巴地回答道:

"你知道我是不会满口打包票的。"

"你做得好这件事。你是我一直在寻找的人。你对南美洲很熟悉吧?"

他开始向他解释任务的细节。半小时以后,麦克沃特站到了人行道上,他现在有了一份让人生趣却又报酬优厚的差事——一份充满前途的工作。

在遭受挫折之后,命运朝他微笑了,但他却没有心情报以微笑。他想起刚才的会见,情绪很高,可是并无欣喜若狂之感。眼前的事实让他感受到某种真实的公正。实际上,是

前雇主的谩骂帮助他获得这份好差事的。

他觉得自己真是一个幸运的人。管他呢！他愿意承担生活赋予的这项任务。尽管缺乏热情，甚至也并无快慰可言，但他还是愿意认认真真地去完成它。早在七个月前，他就试着要掌握自己的命运。现在机会——真正的机会不邀而至，可他却毫无感谢之心。的确，处境的改变并未使他产生解脱之感。那段生活永远结束了！他暗自承认，人是不能在冷血中过日子的；生活总得有点意外的失望、感伤、沮丧或激情。你总不能因为它老在枯燥无味地兜圈子就自杀嘛。

总的说来，他还是为这份差事会把他带离美国而感到高兴。他将在九月底乘船前往南美洲。往后几周他得忙着准备行装，还得花时间研究一下这趟差事的某些复杂的细节。

但在离开这个国家以前，他会有整整一周的闲暇，他不知道自己应该怎样打发这一个星期。就呆在伦敦，还是到别处去转转？

他模模糊糊地突然有了一个主意。

到盐溪去。

“我真他妈的想到那儿去。”他自言自语。

他想，那会是蛮有意思的。

## 8月19日

“我的假期吹了。”巴特尔警监厌恶地说。

巴特尔夫人大失所望，可是长年以来做为一个警察的

妻子，她早已随时准备逆来顺受希望的落空。

“唉，这也没法子，我想这是一件令人感兴趣的案子吧？”她说。

“不像你所说的那样。”巴特尔警监说，“可也把外交部弄得团团转——那些个又高又瘦的小伙子东奔西跑，嘴上煞有介事地喊着：别做声，别做声，解决这案子易如反掌——我们要给每个人留个面子。但是，如果凭我这傻劲还能写回忆录的话，我是不会把这种案子写进去的。”

“假期可以推迟，可我想——”巴特尔夫人拿不定主意地说着，但刚开始讲时就被她丈夫果断地打断了。

“一点儿也不用推迟！你和女儿们到布里特灵顿去——三月里我就已经订好了房间——白白浪费是可惜的。至于我——到吉姆那里去呆一星期，等这案子完了再说！”

吉姆·利奇警督是巴特尔警监的侄子。

“萨尔丁顿离复活湾和盐溪很近，”他接着说，“在那儿可以呼吸呼吸海风，到海水里泡泡。”

巴特尔夫人对丈夫的话嗤之以鼻。

“更有可能的是你的侄子又要缠着你，帮着他办案子！”

“每年这个时候，他们手头上没有什么案子需要办的——就是有，大不了是某个女人偷了羊毛布店一点微不足道的东西。不管怎么样，吉姆还是好样的，他不需要别人给他动脑筋、想办法。”

“噢，这样也好，我希望一切顺利，但将来是会失望的。”

“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考验。”巴特尔警监要她放心。

# 红蔷薇与白雪花

## 1

在萨尔丁顿车站一下火车，托马斯·罗伊德就看见玛丽·奥尔丁在站台上迎候着他。

在他记忆中，只留下玛丽的模糊印象。今日重逢，他相当惊奇而又高兴地发现她待人接物的方式变得机智老练了。

她喊着他的教名。

“分别了这些年，托马斯，见到你真高兴。”

“你特地来接我，这太好了，但愿没给你们添麻烦。”

“哪儿的话，恰恰相反，你将受到特殊的欢迎。那是脚夫吗？告诉他把东西拿过来，我把车停在那边了。”

行李放进了福特牌轿车。玛丽握着方向盘坐在司机座上，罗伊德坐在她旁边。汽车开动了。罗伊德发现玛丽开车时灵活、谨慎，对距离和空间的判断准确无误，是一个技术

娴熟的驾驶员。

萨尔丁顿距离盐溪七英里，当他们驶出小镇开上宽阔的公路时，玛丽就他的来访作为话题说：

“托马斯，要知道你这次能回来可真是出乎意外，来得正是时候。情况相当困难——而一个陌生人——或者不如说一个局外人，恰恰是现在所需要的。”

“有什么苦恼的事？”

他的神情语态总显得那么冷漠——甚至是懒洋洋的，这样问与其说是想知道些什么，倒不如说仅仅是出于礼貌。这种态度使玛丽·奥尔丁感到格外宽慰。她急欲同别人说话——但是更愿意同那些不冷不热，对啥都不太感兴趣的人说些什么。

她说：

“嗯——我们现在正处在相当为难的境地。奥德丽在这里，你也许知道了吧？”

她暂停说话了，用询问的目光看着他。罗伊德点了点头。

“而且内维尔和他的妻子也在这儿。”

托马斯·罗伊德抬了抬眉毛。过了一会儿才说：

“有点儿尴尬——是吗？”

“是的，是这样。这完全是内维尔的主意。”

她又顿住了。罗伊德缄口不言。好像知道他有些相信似的，她语气肯定地重复：

“这是内维尔的主意。”

“为什么？”

她握着方向盘的手朝上抬了一下。

“嗯，赶时髦呗！所有的聪明人和朋友聚集一堂，就是这主意。但是我认为，你也知道，这样做不会有什么好处。”

“你说的也许有道理。”他随声附和。“那个新娶的妻子是怎么样一个人？”

“你说凯？那当然漂亮。确实十分漂亮，而且非常年轻。”

“内维尔喜欢她吗？”

“噢，喜欢。他们结婚才一年半。”

托马斯·罗伊德慢慢地把头扭过来打量着她，微微笑了一下。玛丽赶紧说：

“说实在的，我不是那个意思。”

“得啦，玛丽，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唉，人们不能不看到他俩确实很少共同之处。比如说，他们的一些朋友——”她突然不说了。

罗伊德问：

“内维尔是不是在里维埃拉碰到凯的？这个我知道的不多，只知道妈妈在信里写的那一点事情。”

“是的，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戛纳，内维尔是一见钟情。据我看他在此以前就被吸引住了。但这对他还没有什么损害，现在我仍然认为，如果当时让他自己作主，那么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他很爱奥德丽，你知道吗？”

托马斯点点头。

玛丽继续说道：

“我认为他并不愿意离婚，我敢肯定他是不愿意的。但那个女人则断然下了决心。她直到终于使他离开妻子的时

候才肯罢休——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男人有什么办法呢？当然，这也使他感到得意。"

"她真的那么深地爱他吗？"

"也许是那么回事。"

玛丽的话听起来使人疑惑，当接触到他询问的眼光时，她脸红了。

"我是一个多么乖张的女人！有那么一个年轻人——长得挺标致，用靠女人吃饭的方式——总是缠着她，又是她的亲密朋友。我有时禁不住想，内维尔要钱有钱，要名有名，所有这一切难道不起作用？我猜啊，她自己却一文不名。"

她停住了，显得有些羞愧。托马斯·罗伊德只是沉思地嗫嚅着："嗯哼。"

"不管怎样，"玛丽说，"我也许只是一个直率的乖张的女人！她是人们所说的那种风流女人——大概就是这个激起了我这个中年未婚女人的狡黠本能。"

罗伊德若有所思地望着她，那毫无表情的脸上看不出一点反应来。隔了一会儿，他说：

"现在究竟有什么作难的呢？"

"真要说起来，我也摸不着头脑了！就这么奇怪。我们自然是先找奥德丽商量——她好像并无意反对和凯会面，她在这件事上真是太好了。她太好了，这世界上再找不到比她更好的人了。当然，奥德丽所做所为经常是正确的，对他俩的态度也无可挑剔。但是正如你知道的，她极其沉默寡言——谁也说不准她在想什么，希望什么。可是说真的，我相信，她对这事满不在意。"

“她有什么理由要在意呢!”托马斯·罗伊德说。过了好一会又补充道,“毕竟那是三年以前的事情了。”

“奥德丽那样的人是健忘的吗？她很爱内维尔。”

托马斯·罗伊德很不自在地在座位上挪动了一下。

“她才三十二岁,来日方长啊。”

“嗯,我知道,可她为那事而悒悒不乐,精神上受到严重的挫伤。”

“这我知道,妈妈写信告诉我了。”

“在某种程度上,有奥德丽的照应对你母亲是件好事,这样能减轻她因为你哥哥之死带来的忧伤。我们都为此而伤心。”

“唉,可怜的艾德里安,他总是把车开得飞快。”

一阵沉默,玛丽在拐弯时伸手在车外示意,汽车顺着小丘而下驶向盐溪。

过一会儿,当他们沿着狭窄、崎岖的小路向下行驶时,她说:

“托马斯——你很了解奥德丽吗?”

“不怎么了解,已经近十年没见面了。”

“不会吧,当她还是个黄毛丫头的时候,你就认识她了。她就像是你和艾德里安的妹妹,对吗?”

他点点头。

“无论如何,她——她是不是有些精神失常?噢,并不完全是我所说的那样的意思,可我总觉得她现在有点不那么对劲儿。她几乎完全超然于世,但这种姿态是很不正常的——我经常怀疑,她心里究竟是在怎么想的。我有时感到她

确实有一种强烈的感情，可这种感情是什么我又说不清楚！我确实感到她不正常，一定有什么道理在里面面使我感到忧虑。我知道家里存在着一种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紧张气氛，个个都神经过敏，心惊肉跳。可我又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托马斯，有时候，这使我害怕。”

“使你害怕？”他慢吞吞和好奇的音调使她镇静了下来，神经质地笑了一下。

“这样说好像有些可笑……可我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呀，你来了可真好——能让我们分分心。啊，到了。”

他们转过最后一个弯，眼前出现了被人们称作海鸥角的那座建筑物。海鸥角矗立在俯视特恩河的悬崖之上，两侧是伸人水中的峭壁，花园和网球场在房子的左边，在房子的另一边，可以看到一些时髦的车房排列在远处的路边。

玛丽说：

“我把车开进车房，一会儿便回来。赫斯特尔会招呼你的。”

年迈的老管家——赫斯特尔像老朋友一样热情地迎接托马斯。

“罗伊德先生，经过这些年，再看到您真高兴。尊贵的太太也会高兴的。先生，您住东房，要是您不预先到您的房间里去，那么我相信您会在花园里见到大家。”

托马斯摇了摇头。他穿过会客室，一直走到阳台的落地窗前，默然无声地站在那儿观望了一会儿。

阳台只有两个女人，一个坐在栏杆的拐角上，隔水向远处眺望，另一个却望着她。

前者是奥德丽。托马斯知道另外一个一定是凯·斯特兰奇。凯不知道有人正在观察她,没有费劲去掩饰她的表情。对于女人,托马斯·罗伊德也许算不上一个观察敏锐的人,可他这时却丝毫也不会看错凯·斯特兰奇很厌恶奥德丽·斯特兰奇。

奥德丽隔河眺望,好像没有意识到,或者对她身旁的另一个女人漠不关心。

托马斯已经七年没见到奥德丽了,他仔仔细细地打量着她。她变了吗? 如果变了,又在哪些方面呢?

他肯定她是变了:变得更加消瘦,更加苍白,总之她的容貌更加优雅娇弱了——可是,还有某种变化,这种变化他是感到难以形容的。好像她在竭力抑制自己,注视着每一个行动——而且一直紧张地意识到她周围发生的一切事情。他觉得她像是那种有什么隐衷埋在心底的人。可那又是什么隐衷呢?对于过去几年来她的不幸遭遇,他略有所闻。她脸上痛苦和失望的迹象并不使他感到惊讶——但是,这里还有些别的什么东西。她像是一个用小手紧紧捂着一件珍宝的小孩,惹起人们注意她想隐藏些什么。

他的目光又移向另一个女人,那个现在是内维尔·斯特兰奇的妻子的女人。是的,她很美丽。玛丽·奥尔丁说得一点不错。可他还觉得她是一个危险人物。他想如果这女人手里有一把刀子,他是不会让她走近奥德丽的……

可她为什么要仇恨内维尔的前妻? 一切都已经过去而且被忍受了,现在奥德丽在他们的生活中已是无关紧要的了。

阳台上响起了脚步声，内维尔从房子的拐角走过来，手里拿着一份画报，看上去兴高采烈。

“这是连环画报，”他说，“只找到了一本——”

两件事不约而同地发生：

凯说：“啊，太好了，把它给我。”而奥德丽头也没抬，几乎是心不在焉地也伸出手。内维尔在两个女人中间左右为难，脸上露出窘色。没等他开口，凯就说话了，她的声音提高到了稍带有一点歇斯底里的音调。

“我要，把它给我！给我，内维尔！”

奥德丽·斯特兰奇吓了一跳，转过头来，缩回了她的手，喃喃地说：“啊，对不起，我当你是跟我说话呢，内维尔。”神态略有些困窘。

托马斯·罗伊德看到内维尔·斯特兰奇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朵根，他很快向前走了三步，把画报递给了奥德丽。

奥德丽变得更为难了，犹豫地说：“嗯，可是——”

凯粗暴地把椅子往后一推，站了起来，随后转身向会客室的落地窗走去。罗伊德要闪开之前，她因为没有看见他而撞了他。

这一撞使她后退了一步；当他向她致歉时，她才发现了他。他一下子明白了她为什么没看见他：她泪水盈眶——他想，那是愤怒的泪水。

“天哪！”她说，“你是谁？哦，知道了，从马来亚来的人！”

“是的，我是从马来亚来的。”托马斯说。

“上帝怎么不让我也到马来亚去！”凯说，“除了这个鬼地方，我去哪儿都行！我讨厌这个叫人恶心的房子！我讨厌

里面的每一个人!"

情绪激动的事情常常会使托马斯惊觉起来,他小心注视着凯,神经质地咕噜着:"嗯哼。"

"除非他们提防着点。要不我非把哪个杀死不可!"凯说,"不是内维尔就是那个面无血色的狡猾女人。"

她从托马斯身边快步擦过,走出了屋子,"砰"地一声关了门。

托马斯呆若木鸡似地站着,不知所措。可年轻的斯特兰奇夫人的离开使他感到高兴。他站在那里望着那扇凯狠命关上的门。新过门的斯特兰奇夫人好一副凶相!

落地窗突然暗了下来,内维尔·斯特兰奇气喘吁吁地站在两扇窗子中间。

他含糊地跟托马斯打了个招呼。

"噢——罗伊德,不知道你已经到了。你见到我妻子了吗?"

"她刚从这儿过去了。"

内维尔转身穿过会客室,他看上去焦躁不安。

托马斯·罗伊德慢慢地走过洞开的落地窗,他一向步履很轻。直到离奥德丽只几码远的地方,他才转过头来。

奥德丽分得很开的双眼睁大了,嘴唇也张开了。她离开墙壁奔了过来,伸着双手。

"啊,托马斯,"她叫道,"亲爱的托马斯!我是多么高兴见到你!"

他把她白皙的小手握在手里,弯下身子,这时,玛丽·奥尔丁散步来到了落地窗前,看到他们俩在阳台上,便停住

了脚步，看了他们一会，随后慢慢转身走进屋里。

## 2

内维尔是在楼上凯的卧室里找到凯的。这房子惟一的一间宽敞的备有双人床的卧室是特里西利安太太住的。已婚夫妇经常是住中间有一道门相通和附有浴室的套间。这有两间卧室的套间位于屋子西边，是一个独立的小单元。

内维尔穿过自己的卧室走进妻子的卧室。凯把身子扑在床上，抬起满是泪痕的脸，愤愤地叫着："这么说你来了！同样是到时候了！"

"凯？这样大惊小怪究竟是为什么？你发疯了？"

内维尔用平静的口吻说，可他的鼻翅扇动着，显出压在心底的愤懑。

"你为什么把那连环画报给她而不给我？"

"凯，你真是个孩子！就为了一本可怜的小画报大动肝火呀！"

"你给她了，没给我。"凯固执地重复说。

"怎么，为什么不能给她？这有什么关系呢？"

"对我有关系！"

"我不知道你今天怎么了，在别人家里，怎么能这样歇斯底里大发作，你难道不知道在大庭广众面前应该怎么做吗？"

"你为什么把画报给了奥德丽？"

"因为她想要。"

“我也想要，何况我还是你妻子。”

“从道理上讲，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把它给这样的女人，那就是年纪较大，而且法律上没有亲属关系。”

“她羞辱我！她想羞辱我，而且这样做了。你是偏袒她的！”

“你说话就像一个充满嫉妒心的傻孩子。看在老天爷而上，控制一下自己的感情，在大庭广众面前，举止要尽量做到合乎体统！”

“我想你是说要像她那样吗？”

内维尔冷冰冰地说：

“不管怎么说，奥德丽的举止像个太太。她不会当众出洋相。”

“是她让你来反对我的！她恨我，她是在报复。”

“凯，你听着，你别再夸大其词和闹笑话了。我都厌烦了！”

“那咱们离开这儿，明天就走！我恨这个地方！”

“我们才来了四天。”

“已经够了！咱们走吧，内维尔。”

“听我说，凯，我实在够了。我们说好在这儿待两个星期，我要在这儿待两个星期。”

“如果你要待两个星期，你是要后悔的。你和你的奥德丽！你还认为她很好呢！”凯说。

“我不认为她有多好，可我想她是一个极其正派和善良的女人。我亏待了她。可她却宽宏大量地饶恕了我。”

“你错就错在这儿了。”凯从床上起来，怒火已经平息

了，一本正经——甚至有些庄重地说：

“奥德丽没有饶恕你，内维尔，有一两次我曾看见她在瞧着你……我不知道她心里在想些什么，但总有什么东西——她是那种从来不让任何人知道她在想些什么的人。”

“遗憾的是这种人不多啊。”

凯的脸色变得非常苍白。

“你的意思是指我吗？”她用带着尖锐的威胁语调说。

“唉——你并没有表现出来过有多大的节制，你心里只要有那么一丁点的急躁和怨恨，你就非得直通通地全部发泄出来。你自己丢人，还让我也丢人。”

“还有什么？”

她的声音冷若冰霜。

他也用同样的冷冰冰的声音说：

“我很遗憾，如果你认为我这样说是不公平的。但这是清清楚楚的事实。你还不如一个小孩能克制自己呢！”

“你从不发脾气，是吗？你总是一个善于克制，心平气和的正人君子！我说你没有任何情感，你只是一个笨蛋——一个该死的、冷血的笨蛋！你怎么老是那么有耐性呀？你怎么不对着我喊叫呀？你怎么不咒我，让我下地狱呀？”

内维尔哑口无言，长叹一声，肩膀沉了下来。

“啊，上帝！”他说道，转身离开了屋子。

## 3

“托马斯，你显得和十七岁时一模一样。”特里西利安太

太说道,"老是板着脸,这和过去也完全一样。你现在说话也不比从前多多少,为什么不能多说几句呢?"

托马斯含糊其辞地说:

"我也不知道,我从来没有唠叨的本事。"

"艾德里安可不像你,他是一个十分机敏、很会说俏皮话的人。"

"我不爱说话大概是因为有他。话全都让他给说了。"

"我可怜的艾德里安,他可真有出息哩。"

托马斯点点头。

特里西利安太太转了话题。现在她是和托马斯会谈。平常她总是一次宁愿只会见一个客人,这样就不会使她觉得疲劳,并且能够使她集中精力倾听别人的谈话。

"你到这里已经一个昼夜了,"她说,"你觉得我们的处境怎样?"

"处境?"

"别装傻了。我是故意这么问的,你很清楚我是什么意思,在我这个房檐下自行出来了一个三角关系。"

托马斯谨慎地说:

"好像有点小摩擦。"

特里西利安太太有点恶狠狠地笑着。

"打开天窗说亮话,托马斯,我现在倒是可以看热闹了。我并不希望这类事在我眼皮底下出现,相反,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去阻止它,但是内维尔很固执,硬是要把两个人拉扯到一起。现在他是自食其果!"

托马斯·罗伊德在椅子上轻轻移动了一下。

“真有点滑稽。”他说。

“解释解释。”特里西利安气冲冲地说。

“没想到斯特兰奇是这种人。”

“你说的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我也是这样想的。这不符合内维尔的性格。内维尔同大多数的男人一样，通常是急切希望避免任何种类的麻烦或可能发生的不愉快事件。我猜想这最初不是内维尔的主意——但是，如果不是他的主意，又能是谁的呢?”她稍停了一下接着说，音调稍稍有些升高。“这该不会是奥德丽吧?”

托马斯连忙说:“不，这不会是奥德丽的点子。”

“我也很难相信这是那个不幸的年轻女人凯的主意。除非她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演员。你不知道，这几天我差不多要替她难过哩。”

“你不怎么喜欢她，是吗?”

“是的，我总觉得她浮躁而又轻率，一点也不沉着。不过，就像我所说的，我开始替她难过。她像一只在灯光下跌跌撞撞的长腿蜘蛛，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武器，她一窍不通。脾气暴躁，举止粗鲁，有时候像个孩子一样蛮不讲理——所有这一切在像内维尔这样的男人身上起了最令人遗憾的影响。”

托马斯平静地说：

“我想奥德丽是处在困难地位的人。”

特里西利安太太目光尖锐地瞧了他一眼。

“托马斯，你一直打心眼里爱着奥德丽，是吗?”

他泰然自若地回答：

“也许是这样。”

“实际上你们是青梅竹马，小孩在一起时就开始相爱了？”

他点了点头。

“后来内维尔来了，硬是把她从你的眼皮底下夺走了。是吗？”

他心烦意乱地在椅子上移动着。

“嗯——这个——我一直知道我是得不到机会的。”

“你是失败主义者。”

“我本来就是个迟钝呆笨的人。”

“老驽马！”

“老实巴交的托马斯！我在奥德丽眼里就是这样。”

“忠诚的托马斯，”特里西利安太太说，“这不是你的绰号吗？”他笑了，这番话勾起了他对孩童时代的回忆。

“很有趣！多少年没有听到别人这样叫我了。”

“现在这绰号可能会给你带来好处。”特里西利安太太说。

她故意注视着他的眼睛。

“忠诚就是这样一种品质，那就是任何有过奥德丽这样经历的人都是会加以赞赏的。托马斯一辈子始终不渝地忠诚，有时候也会得到好报的。”

托马斯·罗伊德眼睛朝下，手里摆弄着烟斗。

他说：“我这次所以回来，就是指望这个。”

## 4

“这么说大家都到了。”玛丽·奥尔丁说。

老管家赫斯特尔走进厨房时，使劲用手摸着自己的前额，厨娘斯派塞夫人问他为什么这样一副哭丧脸。

"讲句老实话，我受不了，我也不相信这是真的。"赫斯特尔说，"我不知道说得对不对，可我总觉得最近这房子里的人们说的话，人们做的事都有点异样，实际并不像他们所做所为那样——你懂我的意思吗？"

他看斯派塞夫人似乎不懂他的意思，就又继续说："大家都坐下来准备吃饭了——奥尔丁小姐说：'这么说大家都到了。'正是她这句话使我吃了一惊！这叫我想起了驯兽人，他把一群野兽赶进了笼子，然后把笼门'啪'地给关住了。我不知怎么有这样一种感觉，那就是我们冷不防都掉进一个陷阱里去了。"

"天哪，赫斯特尔，"斯派塞夫人说，"你一定是吃了不消化的东西了吧？"

"这和消化有什么关系？叫我不安的是，大家这几天都有些神经过敏。刚才那前门砰地响了一下，斯特兰奇夫人——我们的斯特兰奇夫人：奥德丽小姐——就像挨了一枪似的一下子从椅子上蹦了起来。还有那默不做声，大家沉默得出奇，好像都害怕讲话一样。可没过一会，他们一下子打开话匣，想到什么说什么，说个没完没了。"

"够大家为难的了，"斯派塞夫人说，"两个斯特兰奇夫人在一个房子里，我总觉得这不像话。"

餐厅里，人们正沉默着。这种沉默是赫斯特尔刚才形容过的。

费了好大的劲，玛丽·奥尔丁才转过头来对凯说：

“我请你的朋友特德·拉蒂默明天到这儿来晚餐!”

“哦,好!”凯说道。

内维尔说:“拉蒂默?他在这儿吗?”

“他住在复活湾饭店。”凯说。

内维尔说:“我们也许可以到那儿去吃顿饭呢,随便哪天晚上都行,轮渡一般最晚到几点?”

“一直到一点半。”玛丽说。

“每天晚上有许多人在那儿参加舞会吧?”

“差不多都是老掉牙的人。”凯说。

“你的朋友对那些人不会感兴趣。”内维尔对凯说。

玛丽很快地说:“我们可以到复活湾游泳去,那儿非常暖和,沙滩美极了。”

托马斯·罗伊德低声对奥德丽说:

“我想明天去划船,你愿意来吗?”

“我很高兴去。”

“我们都去划船怎么样?”内维尔说。

“你不是说你要去打高尔夫球吗?可我前天刚玩过,但状态不佳。”

“真是悲剧!”凯说。

内维尔富于幽默地说:

“高尔夫球是一种悲剧性的运动。”

玛丽问凯打不打高尔夫球。

“勉强能打一打。”

内维尔说:

“凯只要稍微下一点功夫,就能打得很出色。她在这方

面有些天资。”

凯对奥德丽说：

“你是什么运动也不沾边吗？”

“不是的，我能打几下网球——可我完全是一个蹩脚的运动员。”

“你还弹钢琴吗，奥德丽？”托马斯问道。

她摇摇头。

“现在不了。”

“你过去弹得很出色。”内维乐说。

“内维尔，我想你对音乐是一窍不通的。”凯说。

“知道得不多。”内维尔含糊地说，“我常常奇怪奥德丽怎么伸开手指去弹高八度音的，她的手可小啦。”

当奥德丽放下吃甜点心的刀叉时，他望着她的双手。

她的脸有些红，赶忙说道：

“可我的小指很长，我认为这对我有帮助。”

“那么你一定很自私！”凯说，“如果你不自私的话，你的小指就应该是短的。”

“真是这么回事吗？”玛丽·奥尔丁问道，“这么说我是无私的，看我的小指是够短的。”

“我想你是非常大公无私的。”托马斯一边说一边若有所思地看着她。

玛丽的脸红了——接着又很快地说：

“让咱们来比较小指的长短，看我们中间谁最无私。凯，我的比你的短，但是，我想托马斯的一定比我的短。”

“我比你们俩都短，看。”内维尔说着伸出了一只手。

“一只手不算，”凯说，“你左手的小指虽短，可你右手的小指却长得多。你左手的小指是天生的，右手的是后来在生活中锻炼出来的，这就是说你生下来时是无私的，可是时间越长，就变得越自私了。”

“凯，你会算命吗？”玛丽·奥尔丁问，伸出她的手，手心朝上，“一个算命的人告诉我，我这辈子要有两个丈夫，三个孩子，看样子我得抓紧时机。”

凯说：

“那些小的交叉手纹不是预示生儿育女而是预示旅行。这就是说你要在水上旅行三次。”

“看起来这不大可能。”玛丽·奥尔丁说。

托马斯·罗伊德问她：“你经常旅行吗？”

“几乎完全没有旅行过。”

她的话里含有惋惜之意。

“你喜欢旅行吗？”

“比什么都喜欢。”

他以自己慢悠悠的思考方式思忖着她的一生。她一直在伺候一个年迈的的女人。沉着老练，是一个优秀的管家。他好奇地问道：

“你和特里西利安太太一起过了很长时间吧？”

“差不多十五年了。爸爸死后我就和她在一起。他死前也瘫痪了好几年，那种病无法医治。”随后她又答道：

“我今年三十六岁，这是你想要知道的吧？”她感到这是托马斯想问而没问的问题。

“我很想知道，”他认可了，“要知道，你可以是——任何

年龄。"

"这有点儿像双关语。"

"有那么点,不过你可别多心。"

托马斯悒郁、审慎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玛丽的脸庞。对此玛丽并不感到困窘,因为她感到这是真正的关心与体贴,用不着害羞。她看到托马斯目光滞留在她的头发上,便把手伸向了那绺白发。

"我很小的时候就有这个了。"她说。

"我喜欢它。"托马斯·罗伊德直率地说。

他继续端详着她。最后,玛丽有点逗乐地说:"怎么样,最后的判决是什么?"

血涌上了他那黑黝黝的脸盘。

"嗯,我想我这样盯着你看未免有些不礼貌。这是因为我很想了解你——你确实是怎样的人。"

"那就请便吧!"她急匆匆地说着,从桌前站了起来,一边挽着奥德丽的胳膊走向会客室,一边说道:

"特里维斯老先生明天也要来吃饭。"

"他是谁?"内维尔问。

"他是鲁弗斯·洛德介绍来的,一个讨人喜欢的老先生,住在巴尔莫拉尔。他心脏不好,看上去非常衰弱,可他神通广大,认得好些有趣的人。我记不清楚了——他是一般的律师,还是可以在高等法院出庭的律师。"

"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差不多都是老朽不堪的了。"凯不满地说。

凯正站在一盏吊灯下。托马斯望着她。一切突然映人

他眼帘的东西总是慢慢地才能引起他的注意。现在对凯也是如此。

托马斯突然为她那种绝顶的、放荡的美所震惊。这种美艳丽动人，她自己都为此得意洋洋。他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向奥德丽，她穿着一套银灰色的衣裳，显得苍白无力。

他窃笑了一下，嘀咕着：

“红蔷薇与白雪公主。”

“什么？”玛丽·奥尔丁在他的身边问。

他重复着说过的话：“你知道，就像古老的神话里讲的一样——”

玛丽·奥尔丁说：

“这是十分高明的描述……”

5

特里维斯先生怀着品尝的心情饮着葡萄酒。晚餐的菜肴异常精美，款待十分热情。显然，特里西利安太太与她的佣人们相处得很好。

尽管女房主病魔缠身，可这房子里的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令人遗憾的是大家喝了葡萄酒后，小姐太太们没有退席。特里维斯先生喜欢这古老的常规——可那些年轻人却顾不上这许多。

特里维斯先生若有所思地注视着那个艳丽动人的年轻女子：内维尔·斯特兰奇的妻子。

今天晚上，凯是这里的王后。在熠熠的烛光下她容光焕发，鲜艳夺目。坐在她旁边的是特德·拉蒂默，他那长着光滑、漆黑的头发的脑袋老是朝她跟前凑，向她献媚。凯觉得非常得意，而且充满了自信。

只看一眼如此绚丽的生命力，特里维斯先生就感到他那身老骨头也有了生气。

青春——世界上无论什么也不能与青春媲美！

难怪那丈夫魂不附体，遗弃了他的前妻。奥德丽就坐在他身旁。她也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女人——一位太太。凭他的经验，特里维斯先生感到吃惊。他想知道她正在想些什么。一绺秀发贴在她那小小的像贝壳一样的耳朵上，怪迷人的……

一阵响动使得特里维斯先生稍微感到一惊而从沉思中醒过来，急忙站起来。

凯·斯特兰奇径直走到会客室里的留声机跟前，放上了一张舞曲的唱片。

玛丽·奥尔丁满含歉意地对特里维斯先生说：

“我肯定你是讨厌爵士音乐的。”

“没关系。”特里维斯先生彬彬有礼地回答，但不是真心话。

“等会儿我们打桥牌好吗？”她建议道。“现在就开局打在时间上不合适，因为我知道特里西利安太太正等着和你聊天呢。”

“那太令人高兴了。特里西利安太太从不下来和你们一起开开心吗？”

“不，她以前还坐着带轮的椅子下来看看，因为这个，我们还特地装了个小电梯呢。可现在她宁愿在她自己的房间里，在那里她可以想找谁聊聊，就找谁，像皇家司令官一样传唤人。”

“比喻得很贴切，奥尔丁小姐，我早就感觉到特里西利安太太的举止有皇家风度。”

在屋子中央，凯旋律缓慢地在跳舞。

她说：“内维尔，把那个桌子搬走吧！怪挡路的。”

她的口吻是命令式的，她的眼睛闪闪发光，嘴唇微微张开着。

内维尔顺从地移走了桌子。接着，向她走近了一步，可她却故意转向特德·拉蒂默。

“来吧，特德，咱们来跳舞。”

特德立即伸出胳膊搂住她。他们一块跳起舞来，摇曳旋转，他们的舞步非常合拍。精彩的表演令人惊叹不已。

特里维斯先生嗫嚅着：

“呃——是行家里手。”

虽然特里维斯先生的话纯粹是赞赏的意思，可玛丽·奥尔丁听了还是不免一怔。她望了一眼特里维斯先生那张小小的、精明的干瘪嘴脸，看到那上面挂着迷惘的神色。她觉得这位老先生也在想自己的心事。

内维尔站在那里迟疑了一下，随后走向在窗前立着的奥德丽。

“跳舞吗，奥德丽？”

他的声调那么刻板，甚至有些冷酷，你一定会说他提出

这样的要求仅仅是出于礼貌。奥德丽犹豫了一下，才点了点头，向他跨前一步。

玛丽·奥尔丁尽找一些客套话同特里维斯先生聊天，可他不置可否，没有答话。到现在为止，特里维斯先生并没有做出不想交谈的样子，他还一直表现得彬彬有礼——她知道他这么冷淡是因为他正聚精会神地想着什么。搞不清楚现在他是在欣赏那些翩翩起舞的人们，还是在打量孤零零地站在屋子另一头的托马斯·罗伊德。

特里维斯先生突然开了口：

“对不起，亲爱的小姐，你在对我说什么吗？”

“没什么。我只是说今年九月的天气特别晴朗。”

“是，——是这样，可旅馆里的人告诉我，这地方迫切需要雨水！”

“我想在那儿你住得舒适吧？”

“噢，是的，虽然我必须说刚到的时候我很恼火，看到那——”

特里维斯先生突然停住不说了。

奥德丽从内维尔的臂弯里脱离出来，有些抱歉地微笑了一下，说：

“在这儿跳舞实在太热了。”

她穿过敞开的落地窗向阳台走去。

“唉，你这个傻瓜，还不快跟上她。”玛丽小声说，尽管她极力压低自己的声音，可特里维斯先生还是听见了。他转过身来，吃惊地望着她。

她满脸通红，很难为情地笑了笑。

"我是自言自语却说出了声来，"她懊恼地说，"可他也确实太气人了，慢慢腾腾的。"

"斯特兰奇先生吗？"

"不，不是内维尔，是托马斯·罗伊德。"

托马斯·罗伊德刚准备朝前走去，但现在内维尔在犹豫了片刻之后，随着奥德丽走出了落地窗外。

有好一会儿，特里维斯先生很有趣地用一种思索的目光注视着那扇窗子。接着，他的注意力又回到跳舞的人身上。

"一个漂亮的跳舞小伙子——你是说这位年轻先生的名字叫什么——拉蒂默？"

"是的，爱德华·拉蒂默。"

"啊，是他，爱德华·拉蒂默。让我猜猜，他是斯特兰奇夫人的老朋友，对吗？"

"是的。"

"那么这位非常——呃——非常爱打扮的年轻先生是靠什么过日子的？"

"说真的，我也不太清楚。"

"的确如此。"特里维斯先生说，竭力把自己心里许多的想法用一个并无贬意的字眼说出来。

玛丽继续说：

"他现在住在复活湾饭店。"

"一个十分令人愉快的地方。"特里维斯先生说。

过了一会，他带着一种恍惚的神清说：

"一个挺有趣的头型——从头顶到脖颈形成一个奇怪

的角度——要不是他头发剪得那个样子，就更引人注目了，但即便如此，头型还是与众不同。”重新停了一下，他神情比方才更恍惚地继续说，“我以前最后见过一个这种头型的人被判了十年劳役监禁，因为他野蛮地殴打了一个年老的珠宝商。”

玛丽惊叫了起来：“真的吗，你不是说——”

“决不是的，决不是的。”特里维斯先生说，“你完全误解我了，我并不是在说你们的某一客人的坏话。我只是想指出：一个蛇蝎心肠的罪犯，在外表上可能是一个冠冕堂皇的漂亮小伙子。这很奇怪，可事情往往如此。”

他对她亲切地笑笑。玛丽说：“特里维斯先生，说实在的，我有点害怕你。”

“别胡扯了，亲爱的小姐。”

“我是害怕。你是——是这样一个眼光锐利的观察者。”

特里维斯先生自鸣得意地说：“我的眼光从来就是非常高明的。”他停了一下又说，“这样究竟是幸运还是灾难，一时还说不准。”

“这怎么能是灾难呢？”

特里维斯先生迟疑地摇了摇头。

“有时候，一个人被任命到负责的职位上去，但是要决定正确的行动方向常常是不那么容易的。”

赫斯特尔端着一个盛咖啡的盘子走了进来。

他递给玛丽和老律师一人一杯后，走过屋子，又给托马斯·罗伊德送了一杯。然后，玛丽叫他把盘子放在一个矮桌上，让他走了。

凯头靠在特德的肩膀上叫道："我们跳完这个曲子就喝咖啡。"

玛丽说："我把奥德丽的给她送去。"

她端着杯子走向落地窗，特里维斯先生陪伴着她。刚到窗前她就停了下来，特里维斯先生从她的肩膀上向前望去。

奥德丽坐在栏杆的拐角上。在皎洁的月光下，她的美丽显得更加妩媚动人了——从下颚到耳朵的线条那么优雅，颏和嘴形状那么柔和，头部轮廓和纤小的直直的鼻子那么诱人。这是线条的美，不是色泽的美。即使奥德丽成了一个老太婆，这种美也不会消逝——因为这是一种气质上的美，与表面肉体没有多大关系。那件缀着金属小圆片的衣裙仿佛使月亮增添了光辉。她坐在那里纹丝不动，内维尔站在一旁，端详着她。

内维尔向她走近了一步：

"奥德丽，你——"

她动了一下，接着轻盈地站了起来，用一只手捂住了耳朵。

"哎呀！我的耳环——我一定是把它给丢了。"

"丢到哪儿了？让我找找——"

他们笨拙地弯下腰去找，碰巧一下子挨到了一起，两人都显得很窘。奥德丽刚想躲开，内维尔叫道：

"别动！你等一下——我袖口的扣子勾住你的头发了。"

她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任凭内维尔在她的头发里摸索寻找扣子。

"哎哟——你要把我的头发连根拔出来啦!怎么这么笨手笨脚? 内维尔,你快点不行吗?"

"啊,对不起,我真是笨手笨脚的。"

皓月当空。特里维斯先生和玛丽能清楚地看到奥德丽没有看到的清景:当内维尔的手努力从奥德丽那一绺美丽的银色头发里解脱出来时颤抖得很厉害。

其实,奥德丽自己也在发抖——好像一阵寒气突然袭来。

"对不起——"玛丽·奥尔丁身后响起的一个温和的声音把她吓了一大跳。

托马斯·罗伊德从他们中间穿过,走了出去。

"我来找,行吗,斯特兰奇?"他问道。

内维尔直起腰来。他和奥德丽分开了。

"不用了,我已经找到了。"

内维尔脸色苍白。

"你冷吗?"托马斯对奥德丽说,"进屋喝咖啡吧。"

她和他一起走向屋里,而内维尔掉过头眺望着大海。

"我把咖啡给你端出来了,"玛丽说,"可你最好还是进去喝。"

"是的,"奥德丽说,"我想还是进屋去喝好。"

大家都回到客厅里,特德和凯已经跳完舞了。

门开了,一个高挑瘦削,穿一身黑衣服的女人走了进来,她恭敬地说:

"我们的太太向特里维斯先生问好,并说她现在很乐意在她的屋里会见他。"

## 6

特里西利安太太怀着显而易见的喜悦心情接待特里维斯先生。他们很快就滔滔不绝谈得很投机，沉醉于对他们共同相识的人与往事的回忆中。

半小时以后，特里西利安太太满意地长叹一声。

“啊，”她说，“我真打心眼里感到高兴！没有比在一起聊聊，扯扯过去那些陈年旧事更有意思的啦！”

特里维斯先生附合着说：“小小的怨恨能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有趣。”

“顺便问问你，”特里西利安太太说，“对我们这里这个没完没了的三角关系你有些什么看法？”

特里维斯先生露出谨慎的茫然不解的神色。

“呃——什么三角关系？”

“别装蒜了！就是内维尔和他的两个老婆。”

“噢，说这个呀！现在的这个斯特兰奇夫人长相可以称得上是闭月羞花的美貌少妇。”

“她和奥德丽是半斤对八两。”特里西利安太太说，特里维斯先生表示赞同：“是的——奥德丽也有她迷人之处。”

特里西利安太太感情有些冲动地说：

“你的意思是不是想告诉我，你能理解那个遗弃奥德丽的人，一个有着罕见的性格，并且迷恋着凯的人？”

特里维斯先生从容地回答：

“完全正确。这种事屡见不鲜。”

“真叫人恶心！我要是个男的，对凯很快就会感到腻烦的，我希望我一辈子也不要干出这种蠢事！”

“这种事也是司空见惯的。这种一见倾心的热恋常常是昙花一现而已。”特里维斯先生说。看起来仿佛非常冷静和古板的样子。

“跟着又会发生什么呢？”特里西利安太太问。

“一般地来讲，”特里维斯先生说，“他们——呃——他们要为自己重新安排生活，常常是两人第二次离婚。男的接着又和第三个人——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结婚。”

“胡扯！内维尔又不是一个摩门教徒[1]。说不定你的委托人当中有这种人！”

“与原配复婚的情况有时候也会发生。”

特里西利安太太摇了摇头。

“这不会的！奥德丽的自尊心强着呐！”

“你这么想吗？”

“这一点我敢肯定。你不要用这种生气的样子摇头！”

“根据我的经验，”特里维斯先生说，“女人在恋爱时只有一丁点儿或者根本没有自尊心。自尊心经常是挂在她们的嘴上，但很少见之于行动。”

“你不了解奥德丽，她爱内维尔爱得发疯。也许，爱得太过分了。自从内维尔为了这个女人而丢下她以后，她就永远不想再见他了。当然我也不能完全只怪罪他，那女人到处缠

---

[1] 摩门教：1830 年创立于美国的一个教派，初期实行一夫多妻制。——译注。

着他，你也清楚男人是什么样的。"

特里维斯先生轻轻咳嗽了一声。

"可是奥德丽毕竟还是来了呀！"

"喔，老天，"特里西利安太太有些恼怒地说，"我承认不懂这些时髦想法，我想奥德丽到这里来，只不过是想让他们瞧瞧，她并没有把过去的事挂在心上，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很可能，"特里维斯先生摸着下巴，"至少她自己可以这么说，肯定会的。"

"你是说，"特里西利安太太道。"她还眷恋着内维尔，这个——这个不可能！我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

"这种事情是可能发生的。"特里维斯先生说。

"我就见不得这种事，我也决不让这种事在我家里发生。"特里西利安太太说。

"你已经坐卧不安了，是吗？"特里维斯先生狡黠地说，"这儿的气氛很紧张，我已经感觉到了这一点。"

"这么说，你也有同感了！"特里西利安太太尖刻地说。

"必须承认，我感到迷惑不解。人们的真实感情还没有暴露。据我的看法是这里埋藏着炸药，随时都可能爆炸。"

"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告诉我应该怎么办。"

特里维斯先生两手一摊。

"说真的，我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不过我觉得任何事情总有一个关键，要是抓住了这个关键——可现在仍然不清楚的东西太多了。"

"我没有要求奥德丽离开的想法，"特里西利安太太说，

“据我的观察，虽然她处在十分为难的情况下，可她的举止完美无缺，很有礼貌，只是有些冷冰冰而已。我认为她的品格是无可指责的。”

“啊，是这样，是这样。这同样对那年轻的内维尔·斯特兰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特里西利安太太说：“内维尔的表现不好，我得同他说说。可怎么也不能把他从这房子里撵出去呀，哪怕是一会儿也不行，马修活着的时候实际上把他当成自己的养子看待。”

“我知道。”

特里西利安太太叹了一口气，低声说：

“马修是在这儿淹死的，你知道吗？”

“知道。”

“许多人见我待在这里不走都感到惊奇，他们真傻。待在这里，我总觉得马修就在身边。在这房子里到处都能看到他的影子。要是在别的地方，我会感到孤独和陌生的。”她停了一会儿又继续说，“起初，我以为用不了多久便能与他在天堂上相会了。特别是当我的健康愈来愈恶化的时候更觉得是这样。可是，我好像就是一扇吱嘎响的破门——长期病人永远死不了。”老太太狠狠地拍着枕头。

“跟你说，我可不认为这是我有造化！我早就这么想了，要是我的日子到了，那么就希望它快点来临——我要当着面迎接死神——它是在逐步地迫使我陷入一次又一次的病痛的深渊里。而且自己愈是不能照顾自己就愈要依靠别人。”

"我敢肯定你所说的'别人'都是忠实厚道的人。你有一个可靠的女仆人,是吗?"

"巴雷特?你是指那个带你上楼的那个女人吗?我能安安稳稳生活多亏了她。这老婆娘挺厉害的,但是一个绝顶热心肠的人。她跟我已经有些年头了。"

"你有玛丽小姐在你身边,应该说是够幸运的。"

"说得对,是够幸运的。"

"她是你的亲戚吗?"

"我的远房表妹。她是那种毫不自私的人,他们的一生就为了别人而不断地牺牲自己。她曾照料过她的父亲——那老头很精明,就是非常严厉。他死后,我求玛丽和我住在一起。她到的那天,我不知在胸前划了多少个十字。你还不知道,绝大多数服侍老弱病残的人,没有一点用处,尽惹人讨厌。他们的愚昧无知可以把你气得发疯。他们来服侍人只是因为别无所能。有玛丽作伴,那是好极了。她是一个博览群书的聪明女人。她的头脑确实是第一流的,——和男人的也不相上下——她读书范围很广,而且非常深人,因此,没有什么事情她不知道的。她处理起家务活来也跟她读书那样地聪明。她把屋里屋外管理得有条不紊,并且使那些佣人们保持了愉快的心情——吵架啊,嫉妒啊,统统没有了——我真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我寻思着这全仗着她的机智老练。"

"她和你在一起很长时间了吗?"

"十二年了——不,还长些,差不多有十三四年了。她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安慰。"

特里维斯先生点了点头。

特里西利安太太半睁眼睛望着他，突然说："你问这些干什么？有什么使你感到不安的吗？"

"有一点儿，"特里维斯先生说，"是有一点儿。你的眼睛真尖。"

"我喜欢琢磨别人在想什么，要是马修的心里有点什么事，我总是马上就能瞎到。"特里西利安太太说罢叹了一口气，向她的枕头靠去。"现在我必须和你道晚安了——"这是"王后"下的逐客令——没有什么不礼貌的。"我很累了，不过能和你叙谈的确是很大的乐事，希望你不久能再来看望我。"

"请你相信我会领受你这些亲切的言词的。我只希望我没有说得时间太长。"

"噢，没有。我总是突然感到累得不得了。你走之前是否请替我打一下铃。"

特里维斯先生小心翼翼地把那个古色古香、顶头有一绺大流苏的铃绳拉了几下。

"真是个古董了。"他说。

"说我的铃吗？是老古董。我可不要那些个时髦的电铃，三天两头地坏，而你不知道，还要继续不断地按呢！这玩意可从来不会坏。你一拉，楼上巴雷特屋里的铃就响了。铃就挂在她的床头。她总是铃一响马上就起来。要是稍有耽搁，我就很快地再拉它一下。"

特里维斯先生走出屋子时，听到那铃又拉了一下，他感到那叮叮当当的声音是在他头顶上什么地方响的。他抬头

看到有一条铁丝沿着天花板横穿过去。巴雷特从楼梯匆匆下来，从他身边一闪而过，向女主人的屋子走去。

特里维斯先生慢慢地走下楼来，他懒得去乘楼里那架小电梯。他皱眉蹙额，脸上布满了疑虑。

他发现所有的人都在会客室里，玛丽见到他立即建议他们玩桥牌，可特里维斯先生婉言谢绝了，说他马上就该回去了。

“我住的那旅馆是个老式旅馆，他们不愿意任何人半夜里还待在外边。”

“离半夜还早呢——现在才十点半。”内维尔说，“我想他们总不至于把你关在外面吧？”

“噢，这倒不会。其实我还怀疑旅馆的门晚上到底锁不锁呢。说是每天晚上九点钟关门，但只要转一下门把就可以走进去了。这里的人好像很随随便便的，可我认为他们信任本地人的老实厚道是有理由的。”

“在这地方，白天肯定没有人锁门的，”玛丽说，“我们的门一整天都是敞开着的。但是我们晚上是锁门的。”

“巴尔莫拉尔旅馆怎么样？”特德问道，“那楼像维多利亚时代的，怪里怪气。”

“巴尔莫拉尔无愧于它的声望。”特里维斯先生说，“那里具有完全真正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舒适条件，舒适的床铺、高超的烹调术、宽敞的维多利亚式大衣柜，以及用桃花心木镶边的大澡盆等等。

“你不是说过你刚到那儿几天感到很恼火吗？”玛丽问。

“嗯，是的。我事先曾很认真地写信预订了两个楼下的

房间。你们知道，我的心脏不好，不能爬楼梯。可来到以后发现楼下的房间有人住着，他们分给我两间最高一层的房间，气得我不行。当然必须承认那两个房间也是很舒适的。我提出了抗议，他们说一个老房客本来这个月要到苏格兰去，结果生了病，因此腾不出房子。”

“我想那是卢肯夫人。”玛丽说。

“是叫这个名字，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将就着住下了。幸运的是那楼里有一部很好的自动电梯——所以我也就没有感到什么不方便了。”

凯说：

“特德，你干吗不到巴尔莫拉尔来住？这样你来来去去可就方便多了。”

“嗯，那好像不是我待的地方。”

“很对，拉蒂默先生，”特里维斯先生说，“那儿不完全符合你的要求。”

不知什么缘故，特德·拉蒂默的脸红了。

“我不知道你的话是什么意思？”他说。

玛丽·奥尔丁察觉到气氛有些紧张，连忙打了个岔，谈起报纸上的一桩案件。

“我说肯蒂什镇皮箱案件拘留了一个人……”她说。

“这是警方拘留的第二个人了，希望他们这次没有抓错。”

“即使这个人是该抓的，他们也不可能把他抓起来。”特里维斯先生说。

“证据不足吗？”罗伊德问。

“是的。”

“可我仍然认为他们最后总能找到证据的。”凯说。

“并非如此，斯特兰奇夫人，要是你知道我们国家里有多少人犯了罪却仍然逍遥法外平安无事的话，你一定大吃一惊。”

“你意思是说因为他们没有被发现吗？”

“不仅仅是因为这个，有这么一个人——”他说起两年前一个轰动一时的案子——“警方知道他就是杀害幼儿的凶手——确凿无疑地知道——但他们无能为力。因为有两个人为他提出了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尽管这证据是假的，可是没法证明它是伪证。因此，这个凶手就逃之夭夭了。”

“真可怕。”玛丽说。

托马斯·罗伊德磕了磕烟斗里的烟灰，用他那冷静、沉思的声音说：“这更说明了我经常琢磨的一个问题，有时候一个人能把法律玩弄于掌股之间而来为自己辩护。”

“这是什么意思，罗伊德？”

托马斯重新把烟斗装满烟丝，若有所思地望着自己的手，急促地和连贯地说：

“假如你知道——知道一桩肮脏的事情，——知道那造孽的人对现行的法律并不负责任——也就是说他逃避了惩罚，那么我认为——有人自动起来对那个逃避罪责的人进行裁决就是正当的。”

特里维斯先生激动地说：

“罗伊德先生，这是最有害的观点！这种行为已经得到了证明——而恰恰是法律无能为力！”

"但未经法律允许的私自行动仍然是不可原谅的。"

托马斯微微一笑——非常温和的微笑。

"我不同意。"他说,"如果一个人应该让别人把他的脖子拧掉的话,我就会满不在乎地担起把他脖子拧掉的职责!"

"那么反过来你自己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托马斯仍旧面带微笑,说:"当然,我应该谨慎小心……事实上,每个人都必须采取某种诡计……"

奥德丽用清晰的声音说:

"你将会被发觉的,托马斯。"

"事实上,我不认为我会被发觉。"

"我知道有过这么一个案子,"特里维斯先生只说了一句,就停了。他抱歉地说:"你们知道,研究犯罪学是我平时业余消遣的癖好。"

"请说下去。"凯说。

"我对处理犯罪的案子有相当广泛的经验。"特里维斯先生说,"但其中只有少数几个案子是真正有趣的,几乎所有的杀人犯都是可悲地令人厌烦,鼠目寸光。尽管如此,我还是能给你们讲一个有趣的例子。"

"哦,请讲。"凯说,"我爱听凶杀案。"

特里维斯先生慢条斯理地讲开了,明显地字斟句酌。

"这案子和一个孩子有关,这个孩子的年龄和性别我就不说了。事情是这样的:两个孩子在一起玩弓箭,一个孩子一箭射到另外一个孩子的要害部位,结果那孩子死了。审问那个活着的孩子时,他已经完全神经错乱了。人们对这次意

外表示惋惜，并很可怜那个造成这次事故的不幸的孩子。”

他停住不说了。

“都说完了？”特德问道。

“都说完了，一次令人遗憾的意外事故。可是，故事还有它的另一方面。在那事发生以前，有一个农夫，刚好从林边的一条小路上走过。通过林间一条不大的缝隙，他看到一个孩子在练习射箭。”

他又停住不说了——让别人去揣摸他的意思。

“你是说，”玛丽·奥尔丁有些不相信地说，“那不是无意——而是有意的。”

“我不知道，”特里维斯先生说，“我从来就不知道。可在审问的时候，人们都说孩子们根本不懂怎样射箭，只不过是稀里糊涂乱射一气。”

“而事实并非如此，是吗？”

“对于其中的一个孩子来说，毫无疑问，事实并非如此。”

“那个农夫干了些什么呢？”奥德丽紧张得透不过气来。

“他什么也没有干。我一点也不敢肯定他这样做到底对不对。这对那孩子的将来是生死攸关的问题。那农夫觉得，一个孩子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应该被假定是无辜的。”

奥德丽说：

“你自己也并不怀疑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特里维斯先生严肃地说：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桩异常巧妙的谋杀——是一个孩子事前对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策划后的谋杀。”

特德·拉蒂默问。

"有什么根据吗?"

"嗯,当然有,有一个动机问题。小孩子们的相互嘲讽和斗嘴完全可以酿成仇恨。孩子们也很容易仇恨——"

玛丽惊叫道:

"但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是的,这深思熟虑是罪恶的。一个孩子,把杀人的企图埋藏在心底,日复一日地悄悄练习射箭,最后来了那么一下子——表面上好像是因为失手才造成了这场灾难,还装出一副十足的可怜相,这些都是难以置信的——即使在法庭上也没有人敢相信。"

"以后——以后那个孩子怎样了呢?"凯好奇地问道。

"我相信,他改名换姓了,"特里维斯先生说,"这样做是上策,因为在审问中他的名字人人皆知了。这孩子今天已经长大成人——还活在世界上。问题是他是不是还揣着颗杀人的心?"

他接着又若有所思地补充说:"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然面无论在哪里,我都能一眼认出那个小杀人犯。"

"不一定吧?"罗伊德反驳道。

"一定能。他身上有一个特殊的标记——好了,不谈这些了,怪扫兴的。我真该回去了。"

他站起身来。

玛丽说:"你要先喝一点什么吗?"

饮料在屋子另一头的一张桌子上放着。靠近桌子的托马斯·罗伊德向前走了几步,拿起一瓶威士忌,打开塞子。

“特里维斯先生，来点威士忌和苏打水?拉蒂默，你来点什么?”

内维尔对奥德丽低声说：

“夜色太可爱了，出去待会儿吧!”

奥德丽站在窗子边，望着外面洒满月光的阳台。内维尔从她身边走过，在外面等着她。她却很快地摇摇头，转身向屋里走去。

“不了，我累了，我——我想去睡觉。”

她穿过房间走了出去，凯也打了一个大哈欠。

“我也困了，你呢，玛丽?”

“同你一样。晚安，特里维斯先生。托马斯，照看着特里维斯先生。”

“再见，奥尔丁小姐。再见，斯特兰奇夫人。”

“明天我们一起吃午饭好吗，特德?”凯说，“要是天气还这样，我们还能游泳呢!”

“好吧，我会来找你的。晚安，奥尔丁小姐。”

两个女人离开了屋子。

特德·拉蒂默高兴地对特里维斯先生说：“我和你同路，先生，到渡口去刚好要路过你住的旅馆。”

“谢谢你，拉蒂默先生。有你陪同一起走，我很高兴。”

尽管特里维斯先生早就说要走，可他好像并不着急。他一边愉快地慢慢呷着酒，一边专心致志地向托马斯·罗伊德了解马来亚的生活习俗。

罗伊德的回答是极其简短的。从他回答时那种用单音节说话的困难劲儿看，似乎他在马来亚日常的生活琐事都

涉及到重要的国家机密，害怕人家硬要向他打听一样。他仿佛有点心不在焉，所答非所问。

特德·拉蒂默坐不住了，脸上露出难受和不耐烦的神气，急着想走。

他突然打断了他们的话，大声说："我差点忘了，我给凯带来的一些她想听的唱片还在大厅里放着。我去把它们拿来。罗伊德，你明天告诉她好吗？"

罗伊德点点头。特德离开了屋子。

"这小伙子是个坐不住的人。"特里维斯先生喃喃说。

罗伊德咕哝了一下，没有答话。

"我想他是斯特兰奇夫人的朋友？"老律师追问。

"凯·斯特兰奇的朋友。"托马斯说。

特里维斯先生笑了。

"是的，"他说，"我也是这个意思。他不可能是——第一位斯特兰奇夫人的朋友。"

罗伊德加重语气说：

"不，他不可能是。"

蓦地，罗伊德看见了对方向他投来的嘲弄的目光，脸颊有点发烧，他说："我的意思是——"

"噢，我很明白你是什么意思，罗伊德先生，你自己是奥德丽·斯特兰奇夫人的朋友，对吗？"

托马斯慢慢地从烟草袋里掏出烟丝填满烟斗，眼睛随着手而转动，有点含糊其辞地说：

"嗯，多少是在一起长大的。"

"她小时候一定是很讨人喜欢的姑娘吧？"

托马斯·罗伊德咕咕哝哝地说了些什么。

“一个房子里有两位斯特兰奇夫人，有点尴尬吧？”

“嗯，是的——是的，相当尴尬。”

“原先的斯特兰奇夫人的处境很困难吧？”

托马斯·罗伊德的脸红了：

“极端困难。”

特里维斯先生向前倾着身子，突然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那她为什么还要来，罗伊德？”

“嗯——嗯，我想——”他的声音模糊不清，“她——不愿意拒绝。”

“拒绝谁？”

罗伊德笨拙地扭动了一下身子。

“嗯，事实上，我相信她总是每年的这个时候来这里——每年的九月初。”

“那么是特里西利安太太邀请内维尔·斯特兰奇和他新娶的妻子同时来的吗？”老绅士彬彬有礼地问，可以听出他微妙的怀疑语气。

“至于这个嘛，我相信是内维尔自己要求来的。”

“那么他是不是急于要这次——重聚？”

罗伊德又不安地动了一下身子，避开对方的目光。

“我猜想是这样。”

“奇怪。”特里维斯先生说。

“这是干蠢事。”托马斯被什么刺激着，说的话多了些。

“大家都会多少感到为难的。”特里维斯先生说。

“嗯，没法子，今天人们就爱干这种事情。”托马斯闪烁其辞。

“我怀疑是不是另外有什么人出的主意？”

罗伊德愣住了。

“这会是谁的主意呢？”

特里维斯先生叹了一口气。

“世界上总有那么多善良的朋友——极力希望替他人安排日子——尽出一些不符合正常行为的主意……”他突然停住不说了，因为这时内维乐·斯特兰奇从落地窗那里遛达进来。特德·拉蒂默也正好同时从大厅那边过来了。

“喂，特德，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内维尔问。

“给凯的喂片，她叫我拿来的。”

“噢，是吗？怎么没跟我说过？”他俩的神情都显得有些不大自然。片刻后，内维尔踱到饮料盘前，给自己倒了一杯兑上苏打水的威士忌。他脸上露出激动和不安的神色，呼吸也很吃力。

特里维斯先生曾经听到有人这样形容过内维尔：“一个走运的家伙——他享有世界上人们所向往的一切东西。”可是这会儿他看上去完全不是一个走运的人。

托马斯看见内维尔重新进了屋，觉得他权充主人的责任已经完成了，没顾得说声“晚安”就离开了屋子，急急匆匆走得比平常要快，简直像是逃跑一样。

“一个令人愉快的晚上，”特里维斯先生彬彬有礼地说，放下了手中的杯子。“教益——啊——大极了。”

“教益？”内维尔微微抬了抬眉毛。

“关于马来亚的情况。”特德说，“从沉默寡言的托马斯嘴里讨几句话真比登天还难。”

“罗伊德，不同寻常的家伙。”内维尔说，“我相信他从来就是这个样子，叼着一个破烟斗，光听别人讲，自己只是偶然嗯啊两声，看起来狡猾得像只猫头鹰。”

“也许他想得很多。”特里维斯先生说，“现在我非走不可了。”

“希望你不久再来看看特里西利安太太，”内维尔陪着两人走进大厅时说，“你让她高兴得心花怒放，她现在与外界很少接触了。她真好极了，是吗？”

“是的，的确好极了。是一位最能打动人心的健谈者。”

特里维斯先生仔细地穿上大衣，围上围巾，重新道了晚安之后，与特德一起上路了。

巴尔莫拉尔旅馆位于大路的一个急转弯旁边，实际上有一百码远。它古板的形状朦胧地出现在那里，令人望而生畏。是这条蜿蜒的乡村小街的第一个前哨基地。

特德·拉蒂默要去的渡口是河的两岸距离最狭窄的地方，离这儿还有二三百码远。

特里维斯先生在巴尔莫拉尔旅馆门口止步了，伸出了手。

“再见，拉蒂默，你在这儿还要待很长时间吗？”

特德咧嘴一笑，洁白的牙齿闪闪发光。

“还说不定。特里维斯先生，我还从来没有感到厌倦的时候。”

“不——不，这我可以想象得到的。我料想你和现在的

大多数青年人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最怕的就是厌倦和寂寞。不过，我向你保证，世界上还有比这个更可怕的事情。”

“有什么例子吗？”

特德·拉蒂默的声音温和而愉快，可那里还潜藏着些什么东西——难以名状的东西。

“噢，这个我留给你自己去想象，拉蒂默先生。要知道，我不敢冒昧地给你进什么忠告，像我这样老保守的劝告，人们总是嗤之以鼻的。谁知道这种做法是好是坏呢？可我们这些老家伙总爱去思考那些生活经历教给我们的东西。你要明白，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学会了不少东西。”

一片乌云遮住了月亮，街道坠人黑暗中。就在这时，有一个人爬上坡来，走向他们。

那是托马斯·罗伊德。

“我到渡口那边散了一会儿步。”因为他的牙齿咬着烟斗，他的话听起来含糊不清。

“这是你住的旅馆？”托马斯问特里维斯先生，“看样子你好像被关在门外了。”

“嗯，我想不会的。”特里维斯先生说。

他拧动门上很大的黄铜球形把手，门就朝内开了。

“我们陪你安全地进去。”

三个人走进了大厅，那里只有一盏电灯亮着，光线昏暗。厅里阒无一人，一股残羹剩饭、干瘪了的紫罗兰和上等家具上光蜡混杂在一起的气味扑鼻而来。

突然，特里维斯先生恼怒地叫了一声。

他们面前的电梯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

电梯已坏

"我的天,这叫人生气极了,我只好去走那些楼梯了。"

"真糟糕。"罗伊德说,"难道没有一座别的什么装行李的电梯了吗?"

"恐怕没有。这座电梯有各种用途。好吧,我只得慢慢走上楼了。就这么着吧。再见了,你们二位。"

他慢慢地登上了宽阔的楼梯。罗伊德和拉蒂默向他道了晚安,消逝在黑暗的街上。

有好一阵他们谁也没吭气,然后罗伊德突然说:

"好啦,晚安。"

"晚安。明天见。"

"明天见。"

特德·拉蒂默步子轻快地下了坡,向渡口走去。托马斯·罗伊德站在那儿凝视了他一会儿,就朝位于相反方向的海鸥角慢慢走去。

月亮从云层里钻了出来,盐溪又重新沐浴在银白色的溶溶月色中。

## 7

"就跟夏天一样。"玛丽·奥尔丁小声说着。

她和奥德丽坐在沙滩上,沙滩正好是在复活湾饭店富丽堂皇的大厦下面。奥德丽穿着一件白色的游泳衣,看上去像一个小巧玲珑的象牙雕像。玛丽还没有下过水。凯面孔朝下,趴在离她们不远的地方,让太阳晒着她那裸露的古铜

色的四肢和脊背。

“哎，”凯站了起来。“这水冷得要命。”她没好气地说。

“噢，当然，现在已是九月了。”玛丽说。

“英格兰总是这么冷，”凯嗔怒地说，“我真希望我们现在是在法国南部，那该多好呀！那里才暖和呢。”

特德在她旁边也叽咕开了：

“这里的太阳根本算不上是太阳。”

“你完全不想下水吗，拉蒂默？”玛丽问道。

凯笑了起来。

“特德从来不下水，他只能像蜥蜴一样晒太阳。”

凯用脚把特德蹬了一下，他纵身站了起来。

“起来走一走吧，凯，我有点冷。”

他们一起沿着海滩走了。

“像只蜥蜴？多么不吉利的比喻呀。”玛丽·奥尔丁望着他们的背影喃喃说。

“你觉得他是那样的人吗？”奥德丽问。

玛丽·奥尔丁皱了一下眉头。

“还不完全是，蜥蜴是一种温顺的东西，可我认为他并不那么温顺。”

“是的，我也这么想。”奥德丽若有所思地说。

玛丽望着远去的那一对说：“他们在一起看起来多自在呀，不知怎么的，他们很相配，是吗？”

“我想是这样。”

“他们喜欢同样的东西，有同样的见解，甚至——甚至连说话都一个腔调。”玛丽继续说，“那真叫人不胜遗憾

……”

她突然闭上嘴。

奥德丽敏锐地说：

“什么事?”

玛丽慢慢地说：

“我是说，我是想说内维尔和她碰到了一块真叫人遗憾。”

奥德丽僵直地坐着，玛丽所说的那种冷若冰霜的表情出现在她脸上。玛丽赶紧说：

“对不起，奥德丽，我真不该谈这些。”

“我够了——如果你不在意的话，我们最好还是不谈这些。”

“当然，当然。我真傻，我——我希望——我想你要忘记那事。”

奥德丽慢慢把头转了过来，脸上毫无表情，从容地说：

“告诉你，根本没有什么值得我念念不忘的，我——对任何事情都无动于衷。我希望——衷心地希望，凯和内维尔能白头偕老，永远幸福。”

“奥德丽，你的心肠真好。”

“不是我心肠好，事情就是这样。我以为老把自己纠缠在过去的事情里并没有什么好处，什么这个不应该发生，那个真让人遗憾！全都时过境迁了，为什么还要旧事重提?我们是要生活在今天的日子里！”

玛丽直率地说：“我总想，像凯和特德那样的人总使我心里感到不安。因为——嗯，他们的为人处事同别人——我

认识的人——太不一样了。”

“是的，我想是不一样。”

“甚至连你，”玛丽的话里露出几分凄楚，“也曾经有过我也许永远无法体会的生活和经历。我知道你有过不幸——非常的不幸——可我总还禁不住地想，即使是这样，这总比——总比微不足道的人强，比空虚无用的人强！”

她最后一句话是特别加重了语气说出来的。

奥德丽的大眼睛里显出有点惊诧的神色。

“我做梦也没想到你会有这种念头。”

“你没有吗？”玛丽抱歉地笑了。“唉，亲爱的，这只不过是心血来潮，我并不真的这么想。”

“对于你来说这当然不是很愉快的，”奥德丽慢吞吞地说，“虽然卡米拉待人很好，可你一天到晚和她待在一起读书给她听，替她管理佣人，从来哪儿也不能去。”

“我饮食起居都很舒适，”玛丽说，“还有许许多多的女人连这点也还没有哩。说真的，奥德丽，我已经心满意足了。我有，”——一丝微笑从她嘴角掠过——“我有我自己的消遣。”

“不可告人的坏习气吗？”奥德丽也笑了。

“噢，这消遣是我在心里策划一些事情，”玛丽含含糊糊地说，“有时候，我还喜欢在一些人身上做些小试验——只是想看看我是不是能让他们按照我想要他们做的那样作出反应。”

“听起来你差不多是个虐待狂了，玛丽，我对你了解得太少了。”

“我这样做并没有一点恶意，这不过是孩子气的小小娱乐罢了。”

奥德丽好奇地问：

“你也在我身上作过试验吗？”

“没有，你是我见过的惟一的深奥莫测的人。我从来就不知道你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也许还是这样好。”奥德丽声音低沉地说。

她打了一个寒噤，玛丽叫道：

“你冷了。”

“是的，该去穿衣服了，到底是九月份了。”

玛丽·奥尔丁一个人呆在那里，凝望着水中的倒影。落潮了。她四肢伸展躺在沙滩上，闭上眼睛。

中午大家在饭店里美餐了一顿。虽然旺季已经过去，可那里还是很热闹，形形色色的人都有。噢，是的，到这儿来是为了散散心，把那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暂且忘掉。这不是奥德丽的错，可内维尔——

特德·拉蒂默“扑通”一声坐在她身旁，突然打断了她的思绪。

“你和凯一块儿干什么了？”玛丽问道。

特德简短地回答说：

“她被她合法的主人领走了。”

他说话的口吻有某种意味，使玛丽·奥尔丁一下子坐了起来。她望着闪闪发光的金黄色沙滩，看见内维尔和凯正在水边散步。接着，她迅速瞥了一眼在她身边的那个人。

她原来认为他轻浮、怪癖，甚至有些危险，可她现在第

一次感到他是一个心灵上受到创伤的青年人。她暗自思忖：

“他正和凯相爱——真心实意地爱着她——突然来了内维尔，将她夺去……”

“我愿你在这里生活愉快。”她和蔼地说。

这是老掉牙的客套话。玛丽·奥尔丁除了这些，很少再说别的话——这就是她的语言。然而，她的话里第一次含着友好之意。特德·拉蒂默作了回答：

“我在哪儿都能找到快乐！这儿也许一样。”

玛丽说：

“我很遗憾。”

“你遗憾什么，其实你一点儿也不在乎！我是个外人——外人的想法和感觉有什么关系！”

她转过头来，望着这个痛苦的英俊的年轻人。

他轻蔑地回敬了她一眼。

玛丽仿佛有所发现，慢慢地说：

“我明白了，你不喜欢我们。”

他冷笑了一下：“你希望我喜欢吗？”

她亲切地说：

“我想我正是这样希望的——当然，一个人想当然的事情愈多，就应该愈自量。是的，我从来没有想到你会不喜欢我们。我们是把你当作凯的朋友来欢迎的。”

“是的——当作凯的朋友。”

他带着尖刻的恶意打断了玛丽的话。

玛丽心平气和而且很诚挚地说：

“我希望——真心希望——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不喜

欢我们？我们干了些什么对不住你的事？我们有什么错？”

特德·拉蒂默加重语气恶狠狠地说：“自命不凡。”

“自命不凡？”玛丽并无恶意地问，仔细揣测着他指责的含意。

“是的，”她承认说，“我想我们看来好像是这样的。”

“你们就是那样。你们把享有生活里的一切美好的东西都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你们把普通老百姓摒之门外而在与世隔绝的小天地里高傲地享乐，你们把像我这样的人看得好像是门外的野兽！”

“我很遗憾！”玛丽说道。

“事实就是这样，不是吗？”

“不，不完全是。我们也许感觉迟钝，头脑不开窍，但没有恶意。我自己墨守成规而且肤浅，大概就是你所说的自命不凡。可是，你要知道，其实，我内心是很通人情的。此刻我非常难过，你感到很不愉快，我希望我在这方面能够做点什么。”

“嗯——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真是好人。”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后来玛丽亲切地说：

“你一直很爱凯吗？”

“很爱。”

“她呢？”

“我想斯特兰奇来以前，她也是爱我的。”

玛丽和蔼地说：

“你现在还爱她吗？”

“我想这是很清楚的。”

过了一会儿，玛丽平静地说：

“你最好还是离开这里，怎么样？”

“为什么？”

“因为你只能使得自己更加不愉快。”

他看了她一眼，笑了。

“你是个大好人，可你对那些在你们的小天地外面寻觅食物的野兽一无所知。在不久的将来，将会发生许多事情的。”

“什么事情？”玛丽急问。

他笑笑：

“走着瞧吧。”

8

奥德丽穿好衣服以后，从沿着海滩的一块凸出的岩石后面走出来。这块岩石与矗立在河对岸清澈、宁静的海鸥角遥遥相对。托马斯·罗伊德坐在那里，嘴里叼着他的烟斗。

托马斯扭过头，望着向他走来的奥德丽，一动也不动。她默默无言地在他身边坐下来，两个彼此非常了解的人沉浸在幸福的沉默中。

奥德丽终于打破寂静，先开了口。

“它看起来仿佛就近在眼前。”

托马斯瞟了隔河的海鸥角一眼。

“是的，我们能够游泳回去。”

“现在这样的潮水不能游。卡米拉过去有一个女仆，是

个游泳迷。潮水适宜的时候，她总是在这里游过来游过去。潮水有涨有落——退潮的时候，潮水就会把你冲到河口去。有一天她就碰到了这种情况——幸亏她一直挣扎着把头露出水面，后来被冲到复活角的岸边——累得差点没把命丢了。”

“可没有听说过这里有什么危险呀。”

“不是在这一边，危险是在那一边，悬崖底下的流水又深又急。去年，有个人想在那里自杀——他从斯塔克角上往下跳——结果被悬崖中间的一棵树挂住了，海岸警卫队使他脱了险。”

“可怜的家伙。”托马斯说，“我敢说他对那些卫兵不会有什么感激之情。下定决心要一了百了地死却又被救了，这事多窝囊，使他感到仿佛受到了愚弄一样。”

“也许他现在又高兴了。”奥德丽猜想地说。

“谁知道。”

托马斯含着烟斗抽了几口烟，为了看清奥德丽的脸，他把头微微侧过来。奥德丽呆望着逝去的流水，脸色庄重，全神贯注。托马斯注视着她秀丽的脸庞上长长的褐色眼睫毛和那像贝壳一样小小的耳朵——

这使他想起了什么。

“噢，顺便说说，你的耳环在我这儿——就是昨晚上丢的那个。”他把指头伸进口袋，奥德丽伸出一只手。

“啊，太好了，你在哪儿找到的？在阳台上？”

“不，在楼梯边找到的，一定是你下楼吃饭时丢的，我注意到你吃饭的时候就没戴着它。”

"能找回来真叫我高兴。"

她接过耳环。托马斯觉得这个耳环对她的小耳朵来说真是又粗又大。今天她戴的那一对也过于大了些。

他说：

"你甚至在游泳的时候也还戴着耳环，你不怕丢失吗？"

"噢，不，这些耳环都不值几个钱。耳朵上愿意戴耳环是因为这个……"

她用手摸了摸她的左耳，托马斯恍然大悟。

"噢，知道了，是那个时候叫那老邦塞咬的，是吗？"

奥德丽点点头。

两个人都沉默着，陷入对孩提时代的回忆。奥德丽·斯坦迪什（她那个时候叫这个名字）小的时候两腿细长，有一次低着头去看那只有只爪子受伤的狗，结果被狠狠地咬了一口，不得不把伤口缝合。现在还留着一道很小很小的疤痕——一般看不出来。

"亲爱的，"他说，"现在已几乎看不出那道疤痕了，你为什么还注意着它？"

奥德丽稍停了一会儿，用非常真诚的口吻回答：

"这是因为——因为我容不得一点瑕疵。"

托马斯点点头。他所了解的奥德丽就是这样——本能地要求尽善尽美。她自己本身就是这样一个完美无缺的人。

他突然说道：

"你比凯美多了。"

她猛地把头扭过来。

"噢，不，托马斯，凯——凯真是可爱极了。"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你是指我有美丽的灵魂吗？”奥德丽有点打趣地说。

托马斯把烟斗里的烟灰磕干净。

“不，”他说，“我是指你的肉体。”

奥德丽笑了起来。

托马斯重新装满了一烟斗烟丝。他俩足有五分钟没有说话。可托马斯瞥了奥德丽不止一眼，只是他做得很小心，她没有注意到罢了。

最后他平静地说：“你出了什么事，奥德丽？”

“出事？你指的是什么意思？”

“你心里有点儿什么事。”

“不，没有什么事，完全没有。”

“有。”

她摇了摇头。

“你愿意告诉我吗？”

“但没什么可以告诉你的。”

“我想我也许是个笨人——可我还是要说话的。”他停了一下又说，“奥德丽——你不能把它忘了吗？为什么你不能都统统随它去呢？”

她的小手颤动地抠着岩石。

“你不了解——你也不可能着手去了解。”

“不，奥德丽，我亲爱的，我了解，我心里很清楚。”

她转过脸来疑惑地看着他。

“我完全了解你所经受的一切。而且——而且清楚地知道，这对你说来意味着什么。”

奥德丽脸色苍白，连嘴唇都快要没血色了。

“我想，”她说，“过去我认为——谁也不知道的。”

“但是，我知道，我——我不想谈这个。想着重告诉你的是，一切都已结束——全都过去了。”

她低声说：

“有些事情是不可能结束的。”

“你听我说，奥德丽，沉湎于往事的回忆是没有好处的。即使你已经忍受了可怕的折磨。在心里翻来覆去想也是无补于事的。要向前看——不要回头顾盼。你还很年轻，你必须使生活活跃起来；你还有大半辈子要过，应该想的是明天而不是昨天。”

她用镇静的大眼睛凝视着他，而她的眼神丝毫没有透露她的真实思想。

“如果我做不到这点呢？”她说。

“但我必须这样做。”

奥德丽柔和地说：

“我想你还不了解。也许在对待有些事情上，我——我的态度还不大正常。”

他粗暴地打断了她。“废话，你……”他又不说了。

“我——我怎么啦？”

“我在想过去的你，那时你还是一个小姑娘——你和内维尔结婚以前。你为什么要和内维尔结婚呢？”

奥德丽嫣然一笑。

“因为我爱上了他。”

“是的，是的，这个我知道。可你为什么爱上了他？他有

什么值得你那么深地去爱呢?”

他眯着眼,好像要看穿那个已经一去不复返的小女孩的眼睛。

“我想,”她说,“这是因为他对一切都很自信。这正好和我相反,我爱坠入幻想——而且不太现实。内维尔却是非常讲究现实的。他是那么幸运,那么相信自己,那么——他拥有的一切都是我所缺乏的。”她还微笑着补充一句。“而且长得也很漂亮。”

托马斯·罗伊德挖苦地说:

“当然,理想的英国人——运动场上的健将,长得标致,又很谦虚,是第一流的绅士——要什么有什么。”

奥德丽坐得直挺挺的,凝视着他。

“你恨他。”她慢慢说,“你非常恨他,是吗?”

他转过头去避开她的目光,用双手形成杯状划了一根火柴,重新点燃已经熄灭了的烟斗。

“如果我恨他你会感到奇怪吗?”他含混地说,“他会打球,又会游泳、跳舞,能说会道。他有的一切我全没有。我是一个舌头硬邦邦的笨汉,一只手还残废了。他脑袋瓜那么灵活,干什么总是一帆风顺,而我却是一个呆板的废物。他还和我惟一钟情的姑娘结婚了。”

奥德丽难以察觉地哼了一声。他蛮横地说:

“这些你一直是都知道的,难道你不知道吗?我从你十五岁起就爱上你了。你知道,我现在仍然——”

她打断了他。

“不,现在不了。”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奥德丽站了起来,带着沉思的神色平静地说:

"因为——现在——我和过去不一样了。"

"在哪些地方不一样了?"

他也站了起来,脸朝着她。

奥德丽说:"即使你不知道,我也不能告诉你……我自己也总是说不准,我只知道……"

她的话说得又急又快,几乎喘不过气来。突然她停住了,猛地转身向岩石那边的饭店快步走去。

转过岩石,奥德丽碰上了内维尔。他四肢伸展躺在那里,睛眼盯着岩石上的一个小水坑。他抬眼看了一下,咧嘴笑笑。

"噢,是奥德丽。"

"嗯,内维尔。"

"我在看一只螃蟹,一个多么活泼的小家伙。看,它在这儿。"

她跪了下来,朝他指的方向看去。

"看见了吗?"

"嗯。"

"抽烟吗?"

奥德丽从他手里拿了一枝香烟,内维尔给她点了火。有好一会她没看他一眼,他有点紧张地说:

"我说,奥德丽!"

"嗯。"

"一切都很好,是吗?我是说我们俩之间。"

“是的，是的，那当然。”

“我是说——我们俩现在是朋友了。”

“噢，是的——当然是的。”

“我——我希望我们俩能够成为朋友。”

内维尔热切地看着她，奥德丽局促不安地笑了一下。

他健谈地说：

“今天玩得真痛快，天气很好，一切也都是很理想，是吗？”

“噢，是的。”

“九月份这样的天气可以说够热的。”

“是真够热的。”

一阵沉默。

“奥德丽……”

她站了起来。

“你妻子在叫你，她在向你招手呢！”

“谁——噢，凯。”

“我是说你妻子。”

他爬了起来，站在那里望着她。

他用极低的声音说：

“奥德丽，你是我的妻子……”

她掉头走了。内维尔穿过沙滩，沿着海滨向凯跑去。

## 9

他们一回到海鸥角，赫斯特尔就走进大厅对玛丽说：

“您能马上就到太太那儿去吗，小姐？她感到很不舒服，叫你一回来就去见她。”

玛丽急忙来到楼上，看到特里西利安太太脸色苍白，周身颤抖。

“啊，亲爱的玛丽，你可回来了，这下好了。我伤心透了，可怜的特里维斯先生死了。”

“死了？”

“是的，这不是太可怕了吗？这么突然，显然他昨天晚上连衣服都没来得及脱。他一定是刚进屋就倒下咽气了。”

“唉，老天，我真难过。”

“当然，人家知道这老先生身体虚弱，心脏也不好。我希望他在我们家作客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使得他过度紧张吧？晚饭没有什么难消化的东西吧？”

“我想是没有的——没有，我敢肯定绝对没有。他在这里看来还挺好。而且情绪甚佳。”

“我真难过极了，玛丽，我希望你到巴尔莫拉尔去，问问罗杰斯夫人，看我们能帮助做些什么，关于出殡送葬的事，为了马修的缘故，我们愿意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一切，让旅馆张罗这些事情也很麻烦。”

玛丽坚定地说：

“亲爱的卡米拉，说实在的，你可不要为此事着急。这事对你刺激太大了。”

“确实是这样。”

“我马上就到巴尔莫拉尔去，然后回来告诉你那里的情况。”

“谢谢你，亲爱的玛丽。你总是那么实在而且通情达理。”

“现在请好好休息休息，这种刺激对你来说太有害了。”

玛丽·奥尔丁离开房间下了楼。一走进会客室她就宣布：

“特里维斯老先生死了，他是昨晚回去以后死的。”

“可怜的老头，”内维尔吃惊地问，“这是怎么回事？”

“显然是心脏病犯了，他一进屋就躺倒了。”

托马斯·罗伊德若有所思地说：

“我猜想也许上楼梯要了他的命。”

“楼梯？”玛丽不解地看着他。

“是的，上楼梯。我和特德与他告别的时候，他刚开始上楼，我们告诉他要慢一点。”

玛丽大叫道：

“他怎么这么糊涂，干吗不乘电梯呢？”

“电梯坏了。”

“啊，我明白了。真不幸，可怜的老人。”

她又说：“我现在就到那儿去，卡米拉想知道我们能帮点什么忙。”

托马斯说：“我和你一道去。”

他们顺着大路，拐了一个弯，向巴尔莫拉尔走去。玛丽说：

“不知道他有没有亲戚需要通知一下。”

“他从来没提起过有什么亲戚。”

“是没有提起过。可人们总爱提这些，张口一个‘我的外甥’，闭口一个‘我的表哥’。”

“他结过婚吗？”

"我想没有。"

他们走进了巴尔莫拉尔旅馆敞开的大门。

女主人罗杰斯夫人正和一个身材颀长的中年男子说话，那人举起手友好地向玛丽招呼。

"你好，奥尔丁小姐。"

"你好，拉曾比医生。这是罗伊德，我们来替特里西利安太太捎话，她想知道我们能做些什么事情。"

"你们可真好，奥尔丁小姐。"旅馆女主人说，"请到屋里来好吗？"

他们走进一个雅致的小会客室。拉曾比医生说：

"特里维斯先生昨天在你们那儿吃晚饭，是吗？"

"是的。"

"他那时怎么样？身体有没有任何不适的样子？"

"没有，他看上去挺好，挺高兴的。"

医生点点头。

"他得的是一种最严重的心脏病，死亡一般来得很突然。我看了一下他放在楼上的药方，很清楚，他的健康已经坏到了危险的程度。当然我要和他在伦敦的医生联系一下。"

"他自己经常是很注意的。"罗杰斯夫人说，"我敢肯定，他在我们这儿得到了尽可能好的照料。"

"有一点可以肯定，罗杰斯夫人。"医生圆滑地说，"特里维斯先生的死恰恰是由于有一点过度劳累造成的，这一点毫无疑问。"

"例如楼梯。"玛丽提示了一句。

"嗯，这很可能。事实上，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他真的爬

了三层楼梯，他不呜呼哀哉才怪呢。可是，他肯定从来没有这样干过这种事情吗？”

“从来没有。”罗杰斯夫人说，“他经常是乘电梯的。特别是他，总是乘电梯的。”

“我是说，”玛丽说，“昨天晚上那电梯坏了——”

罗杰斯夫人大吃一惊，呆呆地望着她。

“奥尔丁小姐，昨天一整天电梯都是好好的呀。”

托马斯·罗伊德咳嗽了一声。

“对不起，”他说，“我昨晚和特里维斯先生一块来的时候，电梯上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电梯已坏’。”

罗杰斯夫人目不转睛地看着罗伊德。

“啊，这事可真怪了，我真该早点说电梯没有毛病——事实上，我敢肯定它确实没有毛病。要是真坏，我还能不知道？自从——噢，对了，差不多有十八个月这么长的时间，我们的电梯从来没出过什么毛病，电梯是非常可靠的。”

“也许，”医生说，“是哪个服务员或童仆下班时把牌子挂到那儿了。”

“医生，那个电梯是自动的，它不需要人去开它。”

“哦，是这样，我忘了。”

“我要和乔说几句话。”罗杰斯夫人说。她急匆匆地出屋子，叫道：“乔——乔——”

拉曾比医生困惑不解地看着托马斯。

“请原谅，你很有把握吗，呃？你贵姓？”

“罗伊德。”玛丽抢先替托马斯答了。

“毫无问题。”托马斯说。

罗杰斯夫人和服务员一块进来了。乔强调说前一天晚上电梯没有发生任何故障，这里确实有一块托马斯所说的那种牌子，可那玩意儿塞在桌子底下，已经一年多没有用了。

他们面面相觑，都说这是一件神秘莫测的事情。医生认为这是旅馆旅客的一出恶作剧。其他人也只能让他说说了事。

拉曾比医生在回答玛丽的询问时说，特里维斯的司机已经告诉了他特里维斯相识的律师们的地址，他正在和他们取得联系，他还要去见特里西利安太太，告诉她安排葬礼的事。

总是显得大大咧咧的医生说完话以后，就很快地离开了，玛丽也和托马斯慢慢地往海鸥角走回去。

玛丽说：

“托马斯，你当真看到那牌子了？”

“我和拉蒂默都看见了。”

“多么离奇的事情！”玛丽说。

## 10

### 9月12日

“再过两天就好了。”玛丽·奥尔丁说。她咬着嘴唇，脸上泛起红晕。

托马斯·罗伊德亲切地看着她。

“你心里这样想吗？”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玛丽说，“我这一辈子从来没

有这么心急火燎地盼望他们这次短期逗留尽快结束。以往内维尔来了，我们打心眼里高兴。奥德丽来了，也是一样。”

托马斯点点头。

“可这一次，”玛丽继续说，“大家都感到仿佛是坐在炸药桶上，每一分钟都有爆炸的可能。今天早晨我对我自己说的头一句话所以是‘再过两天就好了’，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奥德丽星期三走，内维尔和凯星期四走。”

“而我星期五走。”托马斯说。

“哟，我可没有把你算在里面。你是个可依赖的人，没有你，我真不知如何是好。”

“一个通人情的缓冲器？”

“远不止这样，你这么沉着，这么——这么和蔼。说这些未免有些可笑，但我确实是这么想的。”

托马斯虽然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可他看上去还是乐滋滋的。

“我不知道我们大家为什么都这么心神不定，极度烦躁，”玛丽沉思地说，“无论如何，如果一旦——一旦爆发，出了什么岔子，将会是难堪和棘手的，但最多也就是这样了。”

“可你感觉到的并非仅仅如此。”

“说对了，我还感觉到一种明显的恐惧，连佣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今天早晨，厨娘无缘无故地嚎啕大哭起来，说要辞雇不干了；厨师也坐立不安——赫斯特尔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就连平时遇事像——像军舰一样镇静的巴雷特也露出紧张的样子。所有这些都要怪内维尔。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出了那个要从前的妻子和现在的妻子交朋友的

荒唐主意。”

“可他这独出心裁的主意却奇怪地落空了。”托马斯说。

“是的，凯的表现也很失常。说真的，我不能不同情她。”她停了一下，“昨天晚上奥德丽上楼去时，内维尔在后面是用什么眼光看着她的，你注意到了没有？内维尔仍然很关怀奥德丽，整个事情是一桩最可悲的误会。”

托马斯开始装他的烟斗了。

“他早就应该想到这个。”他冷然说道。

“噢，我知道，人们是有这种看法的。可并没有改变整个事情是一出悲剧这样的事实。我不能不为内维尔感到难过。”

“像内维尔那样的人——”托马斯没说完就不吭声了。

“怎么了？”

“像内维尔那样的人总是相信他们自己的想法，那就是他们能够得到一切——而且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我敢说，他在奥德丽这件事情上碰钉子以前，他在生活的道路上从未受过挫折。可是，他现在也有这个时候了。他不能占有奥德丽，奥德丽是他可望而不可及的。他在这件事上说些骗取同情的谎言是没有用处的，他吃苦头是咎由自取。”

“你说得倒是不错，可你干吗咬牙切齿的。奥德丽与他结婚的时候很爱他——他们一起也总是情投意合。”

“可是，她现在不爱他了。”

“我不清楚。”玛丽低声嗫嚅道。

托马斯又说：

“我还要告诉你一些别的事情。内维尔最好还是对凯提

防一点，她是那种危险的年轻女人——确实危险。她要是发起脾气来，是肆无忌惮的。”

“啊，天哪，”玛丽叹了一口气，满怀希望地重复了她说的那句话，“好了，还剩两天了。”

在最后的四五天里，事情变得让人无所适从了。特里维斯先生之死使特里西利安太太受到很大震动，对她的健康起了恶劣影响。幸而葬礼已在伦敦举行过了，这使玛丽稍感宽慰，使老太太心里的悲哀可以较快地消除，玛丽才有可能干些别的事。因为家里已经人人惶惶不安，处事困难重重。玛丽今天早晨确已感到精疲力尽，精神沮丧了。

“这部分地是由于天气的关系，今年的天气很不正常。”她大声说。

往年九月份还这么炎热而且老不下雨是罕见的，有几天，阴暗处的温度都达到了华氏 70 度。

正说到这儿，内维尔从屋里踱出来，走到他们跟前说：

“埋怨天气啦?”他一边问一边抬头看看天空。“今天竟比哪一天都热，真叫人难以相信，而且一点风也没有，不知怎的使人感到有点精神紧张。无论如何，我想要不了多久就要下雨了，今天是热得快叫人受不住了。”

托马斯·罗伊德轻轻转过身来走了。他也不知自己要到哪里去，最后消失在房子的一角。

“愁眉苦脸的托马斯走了，”内维尔说，“没有人说他和我待在一起的时候显示过高兴的样子。”

“他是个好人。”玛丽说。

“不见得吧。是一个心胸狭小而且抱有成见的家伙。”

“我想他是一直希望能和奥德丽结婚，而这时你不期而至，把他排挤掉。”

“他要用七年的功夫才能打定主意向她求婚，难道他想在这段时间里，让那可怜的姑娘一直等着他吗？”

“也许，”玛丽故意说：“现在就要万事大吉了。”

内维尔看了她一眼，一边的眉毛抬了起来。

“真正的爱情要开花结果了，是吗？奥德丽同这个使人扫兴的家伙结婚？他根本配不上她！我不认为奥德丽会和愁眉苦脸的托马斯结婚。”

“她很喜欢他，内维尔，这一点我敢肯定。”

“你们女人都是好作媒人的！你不能让奥德丽多享受一点自由吗？”

“如果她愿意的话，当然能。”

内维尔很快地说：

“你以为她不幸福吗？”

“其实我对她一无所知。”

“我也不比你知道的多。”内维尔慢慢说道。“谁也不知道奥德丽想些什么。”他停了一下又说，“奥德丽可是个百分之百的有教养的人。她是完全幸福的。”

然后他与其说是对玛丽说话，不如说是在自言自语，他说：“天哪，我真是个该死的傻瓜！”

玛丽走进屋的时候又有些惴惴不安了，她第三次重复那句能给她带来安慰的话：“再过两天就好了。”

内维尔焦躁不安地在花园里和阳台上踱来踱去。

在花园的尽头，他看到奥德丽坐在矮墙上，凝望着下面

的河水，现在正是涨潮的时候，河水汹涌。

奥德丽迅速站起来，朝他走来。

“我正要进屋去，现在差不多是喝茶的时候了。”

她说得很快，有些不安，看也没看他一眼。内维尔在她身边走着，默默无言。

一直到了他们重新走到阳台时他才说：

“奥德丽，我能和你谈谈吗？”

她的手抓着栏杆边，马上回答道：

“我想你最好还是别谈。”

“这么说你是知道我想说什么了？”

她没有回答。

“怎么样，奥德丽？难道我们不能重新和过去相处时一样吗？不能把已经发生过的一切都忘掉吗？”

“也包括凯在内吗？”

“凯会识时务的。”内维尔说。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很简单，我到她那里去，把事实告诉她，请求她宽宏大量，告诉她真实情况是：你是我惟一爱着的女人。”

“当你和凯结婚的时候，你是爱她的。”

“我和凯结婚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我……”

他停止了。凯从会客室的落地窗那里走出来，在她那愤怒的眼睛面前，甚至内维尔不禁也有点畏缩。

“打扰了你们的情意缠绵的场面，实在对不起，可是我觉得我来的正是时候。”

奥德丽起身走开。

“你们谈吧。”她说道。

她的话和她的表情都是冷漠的。

“好吧，”凯说，“你已经干了所有你想干的伤害别人的事情，是吗？我回头再找你算账。现在，我宁可先跟内维尔闹个水落石出。”

“你要注意，凯，奥德丽与此毫不相干，这不是她的过错，要是你愿意，骂我好了……”

“我当然要骂你。”她怒视着内维尔，“你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吗？”

“一个非常可怜的人。”内维尔感伤地说。

“你扔掉你的老婆，发疯似地来追求我，结果让你老婆和你离了婚。你一会儿爱我爱得发狂，一会儿又讨厌我！看样子，你现在又想回到那个面色苍白、摇尾乞怜、招摇撞骗的小娼妇那里去了……”

“凯，你给我住嘴！”

“怎么，你想干什么？”

内维尔面色惨白。他说：

“凯，我是你喜欢那么叫的那种可怜虫，可这么叫也没有什么用处。我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我想——我确实应该始终不渝地爱奥德丽。过去我爱你是——因为我着了迷。但这没什么好处。亲爱的——你我格格不人，走不到一起去，在以后漫长的生活道路中，我无法使你得到幸福！凯，相信我，尽快分手以免多受这份罪会更好些。宽宏大量些，让我们和和气气地分手吧。”

凯假装用平静的声音说：

“你究竟在说些什么呀?”

内维尔没有看她,他的下巴绷得紧紧的。

“我们离婚,你可以因为我遗弃你而提出离婚。”

“现在我还不想离,你得等着。”

“我情愿等。”内维尔说。

“这么说,三年以后或者不管怎样,你将要求那温柔可爱的奥德丽重新和你结婚,是吗?”

“如果她要我的话。”

“没有问题,她会要你的!”凯刻薄地说,“那么,我去哪儿呢?”

“你可以自由找个比我好的男人吧。自然,我会保证使你有足够的……”

“别来收买我了!”她声音很高,终于控制不住自己了。”

“你听着,内维尔,你不能对我做这种事情!我不和你离婚,我和你结婚是因为我爱你。我知道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反感我的。这是在让你知道我跟随你去埃什托里尔这件事之后。你愿意把它看成完全是命里注定的,可你一想到原来这是我有意安排的,这就伤了你的虚荣心!可是,我对我所干的一切并不感到羞愧。你爱上我并和我结了婚。我是不会让你回到那个重新勾引上你的狡猾的小娼妇跟前去的。她想这样做——但她是不会得到成功的!那是痴心妄想!我要先把你杀死了,你听见了吗?我要杀死你,我还要杀死她,我要让你们俩都死掉,我要……”内维尔向前迈了一步,一把抓住她的胳膊。

“住嘴,凯,看在上帝的份上,你不能在这里这样闹了。”

“我不能？走着瞧吧，我要……”

赫斯特尔从阳台上走过来，脸上毫无表情。

“请到客厅用茶。”他说。

凯和内维尔慢慢走向客厅的落地窗。

赫斯特尔侧身让他们进去了。

天空中渐渐布满乌云。

## 11

七点四十五分的时候，下雨了。内维尔站在他卧室的窗前望着外面。他再没有和凯说什么话。喝过茶以后，他们两人都互相避开不见面。

这天晚上的晚餐桌上，大家都很不自然和感到别扭。内维尔心不在焉。凯异乎寻常地脸上涂满了脂粉。奥德丽坐在那儿像一个麻木不仁的幽灵。玛丽·奥尔丁千方百计地想打开话匣，并且因为托马斯·罗伊德没有和她配合找话谈面有点恼火。

赫斯特尔心里也是忐忑不安，上菜的时候他的手不住地发抖。

晚餐将要结束的时候，内维尔竭力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说：“饭后我要到复活湾去拜访拉蒂默，也许我们要打会儿台球。”

“拿上大门钥匙，”玛丽说，“说不定你要回来迟的。”

“谢谢，我会拿的。”

他们都到客厅里去，那里已经准备好了咖啡。

收音机打开以后,新闻广播是一桩受欢迎的消遣。

凯从吃饭时就开始令人注目地打哈欠,她说她头痛,要上楼去睡觉。

"你没吃阿斯匹林吗?"玛丽问。

"谢谢,我吃了。"

她离开了屋子。

内维尔把收音机调到音乐节目上,在沙发上静坐了一会,他也没有朝奥德丽看一眼。他坐在那儿缩成一团的样子就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小孩子。玛丽情不自禁地替他难过起来。

"哎呀,我走了或许情况会好一些。"他最后站起来说。

"你是坐车去还是乘渡船?"

"噢,乘渡船,到渡口走上十五六英里路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我喜欢步行。"

"可是天下雨了呀!"

"我知道,我有雨衣。"

他向门口走去。

"晚安。"

在大厅里,赫斯特尔向他走来。

"先生,您能到特里西利安太太那儿去一下吗?她特别想见你。"

内维尔看了一下钟,已经十点了。

他耸了耸肩膀,上了楼,沿着走廊走到特里西利安太太的屋门口,敲了一下门。在他等对方让他进去的时候,他听到楼下大厅里其他人的声音。今天晚上,好像每个人都要提早去睡觉似的。

“进来!”特里西利安太太清晰地说。

内维尔走了进去,随手把门带上。

特里西利安太太已准备就寝了,除了床头的一盏看书的灯外,其它的灯都熄灭了。刚才她正在看书,内维尔进来时她放下了书。老太太从眼镜上端打量了内维尔一眼,这一眼不知怎地,叫人望而生畏。

“内维尔,我想跟你谈谈。”她说。

内维尔不由自主地微笑了一下。

“说吧,太太。”

特里西利安太太板着面孔。

“内维尔,有些事情我是不允许在我的家里发生的。我不是那种爱偷听别人的私房话的人,可要是你和你老婆没完没了地恰恰在我窗户底下互相大叫大嚷,我就没法不听到你们说什么。我猜你们正在考虑这样的计划:让凯和你离婚,然后你与奥德丽重新结婚。内维尔,这种事你万万做不得,我一点儿也不愿意听到它了。”

内维尔好像费了好大的劲才控制住自己没有发脾气。

“我很抱歉我们在你窗户下面大声争吵,”他冷然地说道,“至于你说的其它事情,显然是我自己的事!”

“不,不是的!为了与奥德丽勾搭,你利用的是我的房子——要不然是奥德丽利用了……”

“这件事与她无关,她……”

特里西利安太太挥手打断了内维尔的话,她说:

“不管怎么样,这事你不能干。内维尔,凯是你的妻子,她享有你所不能剥夺的权利。在这件事上,我完全站在凯的

一边。这是你自作自受。现在的责任是回到凯那里去。我还要坦率地告诉你……”

内维尔向前走上一步，提高声音说话：

“这些你根本管不着——”

“还有，”特里西利安太太对他的抗议置之不理，说道：“奥德丽明天就离开这里——”

“你不能这样干！我不能容忍你这样干——”

“内维尔，不许你这样对我大喊大叫。”

“告诉你，这个我不能容忍——”

走廊里不知哪一扇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 12

眼睛长得像醋栗一样的女仆艾丽斯·本瑟姆神色不安地来到厨娘斯派塞夫人跟前。

“哎呀，斯派塞夫人，我真不知道怎样才好。”

“怎么了，艾丽斯？”

“是因为巴雷特小姐。一小时以前我给她端了杯茶，她睡得沉沉的，叫都叫不醒我也就没管她。刚才，五分钟前，因为给太太烧的茶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给她端上去了，我就又叫她。上楼一看，她还在蒙头大睡，我怎么也叫不醒她。”

“你没推醒她吗？”

“推了，斯派塞夫人，我使劲推了她一会——可她还是一动不动的躺在那里，脸色难看极了。”

“天哪，她不会是死了吧？”

"噢，没有，斯派塞夫人，我还能听到她在呼吸呢，可是呼吸得很怪，我想她是病了，或是其它什么缘故。"

"好吧，我上楼去看看，你把太太的茶端去，最好是重沏一杯，她一定要问出了什么事。"

艾丽斯顺从地照斯派塞夫人的吩咐去做。斯派塞夫人则上了楼。

她端着茶盘，穿过走廊，敲了一下特里西利安太太的房门。敲了两次还没动静，她就推门走进去。片刻后，只听瓷器哗啦啦碎在地上的声音，随即是一阵发狂的惊叫，艾丽斯连滚带爬地从屋里奔出，来到楼下。在大厅里正碰上到餐厅去的赫斯特尔。

"哎呀，赫斯特尔先生——有强盗，太太她死了——被人杀死了——头上一个大窟窿，到处是血……"

# 不可捉摸的凶手

## 1

度假以来，巴特尔警监的心情一直很愉快。在假期还剩三天就要结束时，天气起了变化，下起雨来，这真扫警监先生的兴。可是，在英格兰你还要怎样才算好呢？直到目前为止，他的运气一直是非常好的。

警监正和他的侄子——詹姆斯·利奇警督在吃早点，突然，电话铃响了。

“我马上就去，先生。”吉米[1] 放回了听筒。

“什么案子这么严重？”巴特尔警监问，他注意到了侄子脸上的神色。

“一桩谋杀案。特里西利安太太被害。一位老太太，在

① 詹姆斯的爱称。——译注。

这一带没人不知道她，是个病人。她的家就在盐溪的那个大悬崖上。”

巴特尔点点头。

“我就去见那个家伙(利奇总是这样不尊敬地称呼他的上司警察局长)。”“他是那老太太的朋友，我们要一块儿到现场去。”

走到门口吉米恳求道：

“叔叔，这次你能助我一臂之力吗？这样的案子我还是第一次碰到。”

“只要我在这儿，就一定帮助你。是破门抢劫吗？”

“还不清楚。”

## 2

半小时以后，警察局长罗伯特·米切尔少校正神色庄重地跟巴特尔和利奇叔侄俩说话。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他说，“但有一件事看来很清楚。这不是外人干的。东西没丢一件，也找不出任何破门撬窗的痕迹，所有的门窗都是关得好好的。”

他直直地盯着巴特尔。

“如果我请示苏格兰场的话，你看他们会让你来办这案子吗？你就在这里，还有我和利奇的关系，如果你愿意的话，那就要结束你的假期了。”

“这没什么，”巴特尔说，“不过，你还是请示一下埃德加(埃德加·科顿是苏格兰场的警察助理厅长)。”

“可我相信你们是朋友，对吗？”

米切尔点了一下头。

“是的，我想我能够说服埃德加。好吧，就这么定了！我马上和他联系。”

他拿起电话说：“接苏格兰场。”

“你认为这案子很严重吗，长官？”巴特尔问。

米切尔脸色阴沉地说：

“在这案子上，我们不想出一点纰漏，要绝对准确地捉拿住那个作案的男人，当然，也可能是女人。”

巴特尔点点头，他很清楚他话中有话。

“想必你知道是谁干的，可捕获的希望渺茫。”他暗自想道，“凶手肯定是个有名气和得人心的人，不信砍我的脑袋！”

## 3

巴特尔和利奇站在摆设考究、整洁干净的卧室门口。在他们前面的地板上，一个警官正仔细地检查着一根高尔夫球棒手柄上的指纹。那棒子沉甸甸的，棒子的顶端血迹斑斑，还有一两根灰白的头发粘在上面。

拉曾比医生正在床边俯身查看着特里西利安太太的尸体，他是这个地区的法医。

医生伸直了腰，长叹一口气。

“一切都很明显，她的头部正面挨了致命的一击。第一下就击碎了她的头颅骨，将她致死。可凶手为了万无一失，

又补了一下。我不必使用特别的术语来谈——这是明白易懂的普通常识。"

"她死了有多久?"利奇问。

"我认为她是在十点至午夜这一段时间里死的。"

"不能再把时间范围缩小一点吗?"

"恐怕不行。所有的因素都考虑过了。现在,我们并不凭死者的尸僵来判定时间。总之,不会比十点钟更早,也不会比午夜更迟。"

"她是被那根铁头高尔夫球棒打死的吗?"

医生瞥了瞥高尔夫球棒。

"很可能。幸亏凶手没把它拿走,但从伤口上看,我推断不出是被这个大棒打的。看样子,这球棒锋利的一面并没有碰着她的头——打到她的是这球棒带角的背面。"

"这样打不是比较更困难些吗?"利奇问道。

"如果是有目的的,是有点难。"医生赞同地说,"不过据我推测,球棒打下去,一定是有什么特殊的原因。"

利奇举起手,本能地试了一下想象中的打击动作。

"很别扭。"他说。

"是的,"医生沉思着说,"这样要干得利落可没有那么容易。你看,她的伤是在右太阳穴上——可是,不管是谁用这球棒打人,都必须站在床的右边——面对床头——因为左边没地方,墙与床之间的距离太小了。"

利奇认真地听着。

"是左手打的?"他问。

"这一点,我也不敢打包票。"拉曾比说,"料想不到的事

情太多了。你要是愿意听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最易得出的解释是：凶手是个左撇子。当然可以考虑到其它的作案方法。比如说，这老太太正好在凶手打的时候把头稍为向左转过来。或者他事先把床挪开，站在左边打完以后，又把床挪了回去。”

“后一种可能性不大。”

“也许可能性不大，但是可能已经发生了。在这些事情上，我还有点经验。告诉你们，我的伙计，要推断这致命的一击是左手打的，实在是比登天还难。”

侦探琼斯警佐从地板上抬起头说：“这个普通的高尔夫球棒是右手打球的人用的。”

利奇点点头。“可它并不一定是作案人的东西。我想这是个男人干的，医生，你说对吗？”

“那倒不一定。如果凶器就是这沉重的铁头高尔夫球棒的话，一个女人也能用它抡一下，致人于死命。”

巴特尔警监平静地说：

“你还不能肯定这就是凶器，是吗，医生？”

拉曾比很感兴趣地扫了他一眼。

“不能，我只能肯定它可能是凶器，这大概是凶器。我要化验一下上面的血迹，看是不是同一血型的——还要化验头发。”

“对，”巴特尔赞同地说，“这也是必须要搞得很彻底的。”

拉曾比好奇地问：

“警监，你自己对这高尔夫球棒有什么怀疑吗？”

“噢，没有，没有，我是个头脑简单的人，只喜欢相信用自己眼睛看到的东西。她是被一个沉重的东西打死的——沉重的东西。那上面有血迹和头发，所以很可能是她的血和头发。因此——这就是杀人的凶器。”

利奇问：

“她挨打的时候是醒着呢，还是在梦中？”

“依我看她是醒着的。她脸上有惊讶的表情，她根本没有想到会发生什么事，没有丝毫企图反抗的迹象——也没有恐惧和害怕。当然，这只是我私下的个人看法。我事先没有什么准备，但我认为，要么她是刚刚从熟睡中醒来，还迷迷糊糊地搞不清东南西北——要么她认识这个杀害她的人，而这个人是不可能起意伤害她的。”

“除了床边那盏灯是开着的外，没有别的什么情况了。”利奇沉思着说。

“是的，这也有两种可能。那灯也许是在她被闯入屋的凶手突然惊醒时开的，或者也许本来就是开着的。”

琼斯警佐站起身来，心满意足地笑了。

“那球棒上有指纹，清楚极了。”他说。

利奇松了一口气。

“这使案情变得简单了。”

“真是个乐于助人的家伙，”拉曾比说，“留下了凶器——留下了指纹在上面——我奇怪他干吗不把名片也留下呢？”

“他也许是昏了头。”巴特尔警监说，“有些人是这样的。”

医生点点头。

“真是的。好了，我现在必须走了，我还有别的病人需要照看。”

“什么病人？”巴特尔突然感兴趣地问。

“在发现这件事之前，我就被管家找来了。今天早上发现特里西利安太太的女仆昏迷不醒。”

“她出了什么毛病？”

“服了很多的巴比土酸盐。她情况很糟糕，但还是能恢复健康的。”

“女仆？”巴特尔说。他那像牛眼一样的大眼睛死盯着那个粗大的铃绳把手，把手上的流苏搁在死者的枕头上，而死者的手就在枕头旁边。

拉曾比点头说道：

“很对，如果特里西利安太太产生惊恐的感觉——她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拉铃，召唤女仆。可她就是把铃绳拉断了也无济于事，女仆是听不见的。”

“这是安排好的吗？”巴特尔说，“这一点你敢保证吗？她有没有吃安眠药的习惯？”

“我敢保证她没有吃安眠药的习惯，在她的屋子里还找不出一点类似的药物，而且我还发现药是怎么给她下的。番泻叶[1]，她每天晚上都要喝一点番泻叶汁，那东西就在那里放着。”

巴特尔警监搔着他的下巴。

---

① 番泻叶：一种泻药。——译注。

“嗯，”拉曾比说，“这个就是你们的事了。”

“我们的医生是有本事的人。”拉曾比刚离开，利奇就在后面说开了。

现在就剩下他们两个人了。刚才已经照了像、测量过了。对于这个出了杀人案的房间里的情况，两个警官了解了应该了解的一切。

巴特尔点点头，算是回答了他侄子的评论，好像他心里有某种解不开的疙瘩。

“你认为在这根球棒上已经有了指纹以后，一个人还能戴着手套用它吗？”

利奇摇摇头。

“反正我不这样认为，你也不会的。你不可能抓住球棒——面不利用它，我的意思是说，不弄模糊那些指纹。然而，指纹并没有被弄模糊，它们清晰得不能再清晰了。这你自己也看到了。”

巴特尔同意他的看法。

“现在我们要很有分寸、很有礼貌地问问大家是不是愿意让我们取他们的指纹——当然，不能强迫。而每个人都会表示同意的——接着，就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不是这个指纹和所有的指纹都不相吻合，就是……”

“就是我们将逮住那个我们想逮的男人，是吗？”

“我也这样假定，可作案的也许是女人。”

利奇摇了摇头。

“不，不会是女人干的。这个球棒上的指纹是男人的，女人的没有那么宽。另外，女人也不可能这样作案。”

“是不可能，这是男人犯的罪。”巴特尔同意说，“残忍、有劲、很利索，还有点愚蠢。你知道这房子里有这号人吗？”

“我和这房子里的人素不相识，他们现在都在餐厅里呢。”

巴特尔向屋门走去。

“我们去看看他们。”他回头又把那床上看了一眼，摇摇头说道。

“那个拉铃绳怎么看都不顺眼。”

“为什么？”

“放得不是地方。”

开门的时候巴特尔又说：

“我奇怪是谁想把她置于死地。有好多脾气坏的老太婆脑袋上挨这么一下是自找的。她看上去不是那种人，我想她是受到人们喜欢的。”他停了一下又问：

“她很有钱，是吗？那么她死后谁会得到这笔钱呢？”

利奇对这含蓄的话回答说：

“一针见血！这就是回答。当务之急就是要搞清楚这个。”

他们一起下了楼，巴特尔看着手中的名单念出声来：

“奥尔丁小姐、罗伊德先生、斯特兰奇先生、斯特兰奇夫人、奥德丽·斯特兰奇夫人。嗯，斯特兰奇这一家子还不少哇。”

“我知道，那是他的两个妻子。”

巴特尔的眉毛一动，小声说道：

"他是个蓝胡子[①]?"

大家在餐厅里被召集到餐桌周围坐下。

巴特尔警监锐利地观察着转向他来的脸庞。他用自己的特殊方式打量着这一张张脸,如果他们知道他的想法的话,一定会大吃一惊。那是冷酷的、偏执的想法。无论法律如何装出一副公允的样子,把一切还没有确凿证据证明是罪犯的人都看成是无罪的,巴特尔警监总是把一切与杀人案有牵连的人都看成是潜在的杀人犯。

他挨个地打量他们:玛丽·奥尔丁直挺挺地坐在桌首,脸色苍白;托马斯·罗伊德坐在她旁边,正全神贯注地往烟斗里装烟丝;奥德丽坐在一张离桌子稍远的椅子上,右手拿着一个带茶托的盛满咖啡的杯子,左手指之间夹着一枝香烟;内维尔有些茫然,有些慌乱,正用一只哆哆嗦嗦的手点烟;凯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浓装艳抹也遮不住她脸色的苍白。

巴特尔是这样想的:

那可能是奥尔丁小姐。她是一个冷静、能干的女人,想抓她的漏洞可没那么容易。坐在她旁边的那男人是个高深莫测的家伙,有一只坏胳膊,面无表情,多半有点自卑感。那是两个妻子中的一个,她大概吓得六神无主了——她是真的吓坏了。她手里拿的那个咖啡杯子怪有趣的。那是斯特兰奇,似曾相识呀,他也坐立不安,神经有些紊乱了。那红头

---

① 蓝胡子:法国民间故事中的一个连续杀掉六个妻子的男人。——译注。

发女人是个悍妇——脾气异常暴躁，但也不是没有头脑。

在他这样一个一个地估量他们的时候，利奇警督很生硬地说了一些话。玛丽把在场的每一个人的名字都通报了一遍。

她最后说道：

“虽然我们一个个都吓得要死，可我们却非常想尽我们的一切努力帮助你们。”

“首先，”利奇又开腔了，把高尔夫球棒拿了起来。“你们这里有谁知道它些什么吗？”

凯惊叫了起来。“真可怕，那是——”她不说了。

内维尔起身绕过桌子。

“像是我的，我能看一下吗？”

“现在没有关系啦，”利奇说，“你可以拿着它看好了。”

那个有点耐人寻味的“现在”并未引起在座的其他人的什么反应。内维尔仔细地察看着球棒。

“我想这是我放在球袋里的一根铁头高尔夫球棒，”他说，“我马上就能确切地告诉你们是不是，你们愿意跟我去看看吗？”他们跟着他走到放在地下室的一个大柜子跟前，他使劲拉开柜门。巴特尔的眼睛给看得眼花缭乱，好像看到里面尽放着些网球拍，与此同时，他突然记起他曾在哪里见过内维尔·斯特兰奇。他很快地说：

“先生，我在温布尔登看过你比赛。”

内维尔偏过头来。

“噢，是吗？”

他把有的拍子挪到一边。在柜子里还放着两个高尔夫

球袋，靠在一些渔具的旁边。

“只有我妻子和我玩高尔夫球。”内维尔解释道，“那是一根男用的球棒。是的，没有错——那是我的。”

他把他的球袋拉了出来，里面最少放着十四根球棒。

利奇警督心里想道：

“这些当运动员的家伙自认为是很认真的，我可不愿意被雇去当背球棒的人。”

内维尔说着：

“那是一根圣埃斯伯特公司出品的沃尔特·赫德森牌的铁头高尔夫球棒。”

“谢谢，斯特兰奇先生，这解决了一个问题。”

内维尔又说：

“使我吃惊的是什么东西都没丢，这房子好像没有被人撬门进来过呀。”他的声音掺杂着困惑——但也有恐惧。

巴特尔心想：

“他们在细心思考，所有的人……”

“仆人们，”内维尔说，“都是极其善良的。”

“关于仆人的情况，我要和奥尔丁小姐谈谈。”利奇警督圆滑地说，“同时，我想知道你能不能告诉我特里西利安太太的律师是谁？”

“圣卢的阿斯克威思和特里劳尼。”内维尔很快地回答。

“谢谢，斯特兰奇先生，我们要从他们那里搞清楚有关特里西利安太太的财产的全部情况。”

“你的意思是想知道谁继承她的财产吗？”

“是的，先生，要知道她的遗嘱和有关这方面的事情。”

“我不清楚她的遗嘱。”内维尔说，“可就我所知，她自己没有多少东西可以遗留下，她的大部财产情况我都能告诉你。”

“是吗，斯特兰奇先生？”

“根据已故的马修·特里西利安立下的遗嘱，她的大部分财产都属于我和我妻子，她只有终身财产权益，在生前托管它们。”

“确实是这样吗？”利奇警督很感兴趣地瞟了他一眼，好像一个人在他喜爱的珍藏上发现了可能额外增添的价值。这一眼把内维尔看得胆怯似地畏缩起来。利奇继续说：“斯特兰奇先生，你知道这个数目吗？”他的声音不能再亲切了。

“我无法马上告诉你，我估计有十万英镑左右。”

“真——的！你们每人都得十万吗？”

“不，我们两个人平分。”

“原来如此。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

内维尔笑了笑，镇静地说：“要知道，我根本无须指望去沾死人的光，我自己的钱就够花了。”

利奇警督看来很惊讶，他居然有这种念头。

他们回到餐厅，利奇接着又说了些话，他讲的是取指纹的事情，他说这是例行公事，为了排除屋子里那些不可能在死者的房间里留下指纹的人们。

每个人都表示不仅愿意，而且几乎是急切地让警官取他们的指纹。

他们被领进书房。琼斯警佐手里拿着小墨棍，正在那里等待。

巴特尔和利奇开始询问仆人了。

从他们那里几乎一无所获。赫斯特尔解释了一通他的锁门程序，并肯定他今天早晨发现那门没有人动过，没有任何被人撬门闯入的痕迹。他说前门是用弹簧锁锁上的，没上门栓，但可以从门外用钥匙打开，这是因为内维尔到复活湾去了，要很晚才能回来。

“你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知道，先生，大约是两点半左右。我觉得有人和他一块儿回来的，我听到了声音，先是一辆汽车开走了，接着是关门声，内维尔上了楼。”

“昨晚他是什么时候离开这儿去复活湾的？”

“十点二十左右，我听到关门的声音。”

利奇点点头，看来现在从赫斯特尔这里再问不出更多的情况了。他们又会见了其他人，人们都感到很紧张、害怕。在这种情况下，这是可想而知的。

有点丧魂落魄的厨房女佣是最后一个被召见的。当她刚把房门关上离开的时候，利奇怀疑地看着他叔叔。

巴特尔说：“把那个女仆叫回来——不是那个鼓眼睛的——而是又高又瘦、酸溜溜的那一个，她知道些情况。”

埃玛·威尔斯显然有些心慌意乱。因为这次是那个年长、魁梧的警官盘问她，使她感到惶恐不安。

“威尔斯小姐，我要给你一点忠告，”他和颜悦色地说，“要知道，想对警察隐瞒任何情况是徒劳的。这样做对你是不利的，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

埃玛·威尔斯气愤地但有些不安地抗议：

“我保证我从来没……”

“好了，好了。”巴特尔举起他那只又宽又大的手。“你是看到了些什么的，你也听到了些什么的——这到底是些什么？”

“确切地说，我没有去听它——我的意思是说我设法不听到——赫斯特尔，他也听了。我没想过，根本就没想过，这个与谋杀有什么关系。”

“很可能没有关系，很可能没有，只要告诉我们你到底听到了什么就行了。”

“好吧，当时我正要去睡觉。那时十点刚过一点，我先到奥尔丁小姐那儿把暖水瓶放到她的床上，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她总是要一瓶。这样，我当然就要从太太的门口经过。”

“说下去。”巴特尔说。

“我听到太太正和内维尔先生吵得不可开交，声音很大，他在那里喊叫。他们吵得真凶！”

“能准确记得他们说了些什么吗？”

“我没有像你所想的那样去偷听他们啊。”

“当然没有，可你还是一定能听到一些话的。”

“太太在说她不允许什么事情在她家里发生、内维尔说，‘你竟敢说她的坏话。’内维尔是被激怒了。”

巴特尔不动声色地试图要她多说一些，可她也说不出什么了。最后，他让那女人走了。

他和吉米相对无言。过了一小会儿，利奇说：

“琼斯现在应该能告诉我们一些有关指纹的情况了。”

巴特尔问：

“谁在检查那房间？”

“威廉斯，他是个好样的，他不会漏过任何一个角落的。”

“你没让屋里的人进去吧？”

“没有，直到威廉斯检查完毕才让进去。”

正在这时候，门开了，年轻的威廉斯把头伸了进来。

“我想让你们看一样东西，在内维尔·斯特兰奇的房间里。”

他们站起来跟着他向房子西边的一套房间走去。

威廉把在地上卷成一团的深蓝色外套、裤子和马甲指给他们看。

利奇机警地问：

“在哪儿找到的？”

“绑威一捆放在大衣柜的底下。先生，你看这儿。”

他拿起外套，让他们看那深蓝色的袖子边。

“看到那些黑色污点了吗？先生，如果那不是血，我就不是人。你看，几乎溅满了整条袖子。”

“啊，”巴特尔避开对方兴奋的目光说，“看来这对年轻的内维尔很不利，屋里还有其它衣服吗？”

“一件深灰色的细条子衣服挂在椅子上。脸盆附近的地板上到处溅满了水。”

“会不会是他在匆匆忙忙拭洗身上的血迹时弄的？嗯？这儿靠近打开的窗户，雨水也会打进来不少。”

“雨水不可能在地板上积这么多水，先生。现在它们还

没干呢。"

巴特尔没有吭声，他在眼前勾勒着一幅图画：一个手上、袖子上满是鲜血的人，急忙把身上带血的衣服脱掉，把它们揉成一团塞进柜子，拼命用水冲洗自己的手和赤裸的胳膊。

他看看房间里的另外一扇门。

威廉斯回答他询问的目光：

"斯特兰奇夫的屋子，门锁着。"

"锁着？在外面锁的？"

"不，在里面。"

"他在里面锁的，呃？"

巴特尔沉思了一会，最后说："让我们再去见见那个老管家。"

赫斯特尔心神不定。利奇干脆地说：

"赫斯特尔，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昨晚上你曾无意中听到斯特兰奇和特里西利安太太吵架？"

老人眨巴眨巴眼睛。

"先生，我压根就没想那事，你们说是吵架，我可没有这么想过。那不过是没有恶意的意见分歧。"

利奇想说："没有恶意的意见分歧才怪呢！"但他抑制了自己，继续问：

"昨天晚餐的时候，斯特兰奇穿的什么衣服？"

赫斯特尔踌躇不语。巴特尔平静地说：

"是深蓝的，还是灰条条的？我敢说如果你记不清的话，别人还是能告诉我们的。"

赫斯特尔打破了沉默。

“先生，现在我记起来了，是深蓝的。这一家子，”他说，生怕警察不信任他。“在夏天并没有换夜礼服的习惯。晚饭后，他们经常出去散步，有时在花园，有时还到码头上去。”

巴特尔点点头。赫斯特尔离开了屋子，在门口和琼斯交臂而过。琼斯看上去兴高采烈的。

他说：

“长官，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我弄到了所有的人的指纹，只有一个人的和球棒上的一样。当然现在我只能粗略地比较了一下，可我敢打赌，一点差错也没有。”

“是吗？”巴特尔说。

“棒柄上的一些指纹，长官，是内维尔·斯特兰奇的。”

巴特尔在椅子上往后一靠。

“这么说，”他说，“好像已经水落石出了，是吗？”

## 4

在警察局长的办公室里，三个人都沉着脸，显得焦躁不安。

米切尔少校叹了口气说：

“我看，现在惟一能做的事就是拘捕他，是吗？”

利奇平静地说：

“像是这样，长官。”

米切尔看了巴特尔警长一眼。

“巴特尔，振作起来，”他善意地说，“别像死了娘似的。”

巴特尔警监叹了口气。

“我不愿意这样干。”他说。

“我看我们之间谁也不愿意这样干。”米切尔说，“可是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该开逮捕证了。”

“不仅仅是充分。”巴特尔说。

“事实上如果我们不开一张逮捕证的话，人们是会笑骂我们的。”

巴特尔不高兴地点点头。

“咱们还是从头说起吧。”局长说，“动机明确——斯特兰奇先生和他的妻子在老太太死后能得到一大笔钱。内维尔是老太太死前最后一个去看她的人——人们听到他和她吵架。那天晚上他穿的衣服上有血迹，而那血型和死者的血型是一样的（当然这是惟一的反证），最使人坚信不疑的是，找到的凶器上发现的指纹是他的——而不是任何其他人的。”

“然而，长官，看样子你也不情愿开逮捕证啊！”

“要是我愿意，我就不是人。”

“长官，你究竟为什么也不愿意呢？”

米切少校擦擦鼻子。

“也许这样会把这家伙看得过于愚蠢？”他说。

“但是，长官，有些人有时候就是这样愚蠢。”

“噢，我知道——我知道。要是他们不愚蠢，我们还能吃这碗饭吗？”

巴特尔对利奇说：

“吉米，你为什么不愿意逮捕内维尔？”

利奇耸耸身子,闷闷不乐地说:

"我一直很喜欢斯特兰奇先生,这些年常见他在此地来来去去,他是一个正派的绅士——一个运动员。"

"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优秀的网球运动员就不能也是个杀人犯。"巴特尔慢条斯理地说,"这并不矛盾。"他顿了一下,"我不同意拿他是问,是因为那根铁头高尔夫球棒叫我心里不踏实。"

"铁头高尔夫球棒?"米切尔有些不明白地问。

"是的,长官,或者二者择一,是那个铃。不是铃就是球棒,总是有一个玩意儿让我心里不安。"

他继续用谨慎的语调缓慢地说:

"我们到底是怎样看这个案子的呢?斯特兰奇先生到特里西利安太太的屋里去了,结果和她吵了一通,发了脾气,用球棒在她脑袋上开了个窟窿。事情是这样的吗?如果是的话,那就不是预谋,可他怎么会刚好带着一根球棒呢?这种事情,不是你晚上闭上眼能想出来的。"

"他也许正练习挥动手臂击球什么的。"

"他也许是这样,可是没人这么认为,因为没人见他这样做。人们最后一次看到他手里拿着铁头高尔夫球棒是一星期前他在沙滩上练击球的时候。就我对这件事的看法来说,你们不能把这两点扯到一块。不是他吵了一架,发脾气,就是——说到这,你们注意一下,我曾经在球场上见过他。在一场锦标赛中,那些球星们总是神经过敏,动辄勃然大怒。如果他们的性情是很容易惹是生非引起争端,那就会表现出来。可我从来没见过内维尔使性子。我要说呀,这个内

维尔是最能克制自己的，甚至可以说最善于的了。而我们却说他突然变得狂暴，给一个虚弱的老太太当头一棒。”

“巴特尔，还有另一种推测。”局长说。

“我知道，长官。这个推测就是谋杀，一切都是预谋好的，他想要老太太手中的钱。这样一来，那个铃就说得通了——这必须将那个女仆药昏——这样推断，那球棒和吵架就说不通了。如果他想要在屋里把她报销，他必须非常谨慎，避免与她争吵。他先把女仆药昏——深更半夜再溜进老太太的屋子——敲碎她的脑袋，再制造一个小小的抢劫场面，然后把球棒擦干净，小心地放回原处！先生，可现在完全相反——冷静谨慎的预谋竟和非预谋的暴力混在了一起，而这二者是混合不到一起的！”

“你说的有些道理，巴特尔——但是——该选择哪一种推测呢？”

“长官，是那根铁头高尔夫球棒吸引了我。”

“没有一个人能用那根球棒把她打了而不破坏内维尔的指纹——这是毫无疑问的。”

“根据这情况来说，特里西利安太太的脑袋是被其它的东西打碎的。”巴特尔警监说。

米切尔少校深深地吸了口气。

“这不是异想天开吗？”

“长官，我以为这是普通常识。要么是斯特兰奇先生用那根球棒把她打了，要么谁也没用那根棒打她。我坚决认为是后者。这样看，那根球棒是放意放在那里的。球棒上的血和头发也是后来沾上去的。拉曾比医生也看那球棒不顺眼，

只是因为那是最明显的凶器，而他也不敢肯定别人用没用过它，才不得不接受了这种看法。”

米切尔坐在他的椅子里往后一靠。

“巴特尔，说下去。”他说，“我会放手让你自由地干，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撇开那根球棒不谈，剩下的还有什么该考虑的呢？第一，是动机。内维尔·斯特兰奇是不是确实有图财害命的动机呢？我想，他继承那一大笔钱，多半取决于他是不是必需那笔钱。他自己说不他不需要，我建议对这一点查证，把他的财产情况搞清楚。如果他经济上有亏空，果然急需钱的话，那么情况就对他非常不利。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如果他说的是实话，并且经济状况良好，那么……”

“那么怎么办？”

“那么，我们就要查查那房子里其他人的动机喽。”

“那么，你认为内维尔·斯特兰奇被诬陷了？”

巴特尔警监眯着眼睛。

“我记不清在哪儿读到一句话，它激起我的想象力。那话好像说的是一只狡猾的手。我在这桩买卖里也隐隐约约地看到了这只手。从表面上看，这是一起并不曲折的残酷的凶杀，可我好像从中看到了别的什么东西——一只在幕后活动的狡猾的手……”

局长看着巴特尔，好大一会儿没吱声。

“你也许是对的，”他终于开口了。“他妈的！这案子挺有点意思。现在你对我们的行动计划有什么想法？”

巴特尔摸着宽厚的下巴。

“嗯，长官，”他说，“我这人总喜欢明打明地办事，现在我们在每一件事上都怀疑内维尔·斯特兰奇。那就让我们继续怀疑他吧。当然没有必要做到确实把他逮起来的地步，但要作出这样的暗示，要审讯他，使他感到紧张——然后全面地观察每一个人的反应。研究他的供词，对他那天晚上的活动要像梳头一样篦一遍，这就是说，把我们的意图暴露越清楚越好。”

“真是不择手段。”米切尔少校眨着眼睛。“明星演员巴特尔真把一个心狠手辣的警官演得活灵活现。”

警监笑了。

“长官，我总是愿意做大家希望我做的事情。这次，我想我们应当稍微慢一点——稳扎稳打。我想做一些侦查，对内维尔的怀疑是我们做这次侦查的极妙借口。我有一个看法，要知道，这所房子正在发生某种相当古怪的事情。”

“从性别的角度上查起？”

“如果你愿意这么说也行，长官。”

“你自己瞧着办吧，巴特尔，你和利奇继续干，他听你的。”

“谢谢你，长官。”巴特尔站了起来。“从律师那儿没得到什么可供参考的情况吗？”

“没有，我给他们打过电话了。我和特里劳尼是老相识了，他要把马修和特里西利安太太遗嘱的副本送来。她买过一些保安的金边股票[1]，一年能拿五百英镑。她给巴雷特留

---

[1] 金边股票：一种由政府担保的股票。——译注。

下一份遗产。赫斯特尔也能得到一点，剩下的都给了奥尔丁。"

"这三个人我们要特别注意。"巴特尔说。

米切尔看上去很高兴，他说：

"你这个疑神疑鬼的家伙。"

"五万英镑使一个人没法不鬼迷心窍，"巴特尔不动声色地说，"有好多人为了不到五十英镑就杀人害命呢。这要看你需要多少钱了。巴雷特能得一份遗产——说不定她是故意麻醉自己来避开我们的怀疑。"

"她几乎昏迷不醒，拉曾比没让我们讯问她。"

"也许是因为无知，一下子喝得太多了。就我们所知，赫斯特尔也许急需现钱。还有奥尔丁小姐，如果她身无分文的话，说不定也想弄点钱，过几天舒服日子。等将来老了，就享受不到这些了。"

局长脸上露出怀疑的神色。

"好吧，这就看你们俩的了。"他说，"去干吧。"

## 5

回到海鸥角以后，两位警官接到了威廉斯的报告。

"在每间卧室都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或可供参考的东西。仆人们正吵闹着要我们允许他们去干家务活呢。要给他们答复吗？"

"我想可以吧。"巴特尔说，"我自己马上要到楼上转一转，那些经常不拾掇的屋子能告诉你一些关于屋主的有用

情况。”

琼斯把一个小小的硬纸盒放在桌子上。

“这是从内维尔·斯特兰奇先生的深蓝色外套里取出来的。”他说，“红头发是在袖口上找到的，淡黄头发是在领子里面和右边一条袖子里找到的。”

巴特尔拿出那两根长长的红头发和七八根淡黄头发，端详着它们。他的眼睛里微微闪着光，说：

“嗯，得来全不费功夫。现在我们知道应该从哪里下手了。在这个房子里，有一个黄头发的人，一个红头发的，一个黑头发的。红头发是在袖口发现的，而淡黄头发是在领子里发现的，是吗？内维尔·斯特兰奇先生的确有点像蓝胡子，他的胳膊搂住这个老婆，而另一个老婆则偎在他的肩头。”

“袖子上的血拿去化验了，一有结果他们就会打电话来。”

利奇点点头。

“仆人们的情况怎样？”

“长官，遵照您的指示。我注意到没有一个想离去的，看来好像也没有一个对老太太怀恨在心。老太太为人严厉，但受人爱戴。这些仆人都受奥尔丁小姐的管束，她好像在他们当中很得人心。”

“第一眼看到她，我就觉得她是一个能干的女人。”巴特尔说，“要是她是我们想找的凶手的话，可没那么容易对付。”

琼斯仿佛吃了一惊。

“长官，那铁头高尔夫球棒上的指纹可是——”

“我知道——我知道。”巴特尔说，“没错，是那位乐于助人的内维尔的。人们都说运动员的头脑简单（当然也不尽然），可我并不相信内维尔·斯特兰奇完全是一个低能儿。那个女仆的番泻汁放在什么地方？”

“经常放在二楼仆人洗漱间的架子上。她一般在中午的时候把它浸泡起来放在那里，到晚上睡觉前再把它拿走。”

“这就是说，房子里的任何人都完全能拿到它喽？”

利奇坚信不疑地说：

“这一定是一个知道内情的人干的！”

“是的，我也这么想。我的意思倒不是说这事肯定就是屋子里的哪个人干的。每一个有钥匙的人都能打开前门进来。内维尔·斯特兰奇昨晚上是拿着那把钥匙——可是另配一把也很容易，或者一个老手用根铁丝就把事干了。但我并不相信一个外贼能知道这铃和巴雷特晚上喝番泻汁的习惯！这是内情！吉米，跟我来，上楼去看看那个洗漱间和所有其它的屋子。”

他们是从最顶上一层开始的。现在到了一间堆满杂物、破烂玩意儿和旧家具的小阁楼里。

“这里我没有来看过，长官。”琼斯说，“我知道……”

“为什么你要到这儿来看？不来也可以，纯粹是浪费时间而已。从地板上的灰尘来看，至少有六个月没有人进来过。”

所有仆人的房间都在这层楼上，另外还有两间空屋和一间浴室。巴特尔粗略地把每间屋子都看了一遍，发现那个鼓眼睛的女仆艾丽斯正关着窗户蒙头酣睡；那个细条的埃

玛有很多亲戚，他们的照片放满她的五斗橱里；赫斯特尔有几件虽说已经有了裂缝但很精致的德累斯顿和克朗·德比的瓷器。

厨师的屋子非常整洁；那个在厨房干杂活的女仆的屋子则又乱又脏。巴特尔从离楼梯最近的那个洗漱间走过。威廉斯把洗脸盆上的长架子指给他看。那上面堆满牙缸、牙刷、各式各样的软膏，大瓶小瓶的盐和洗发剂。一盒番泻叶敞着盖，放在架子的顶头。

“杯子和盒上没有指纹吗？”

“只有女仆自己的。她的指纹我已经在她的屋里搞到了。”

“凶手根本用不着碰那杯子。他只要把麻醉剂倒在里边就行了。”

巴特尔下了楼，利奇跟在后面。他们从这最高一层的楼梯往下走到一半的时候，看到一扇位置很别扭的窗子。一根末端带着勾子的长竿靠在墙角。

“他们用这东西关上面的窗子。”利奇解释说，“可窗子上面有一个安全螺丝，只能关到这个程度。但留下的空隙很窄，没有人能钻进来。”

“我并没有去想谁能从那儿爬进来。”巴特尔若有所思地说。

他走进第二层楼的第一间卧室，那是奥德丽·斯特兰奇的。卧室里整齐而干净，化妆台上放着几把象牙刷子，没有铺台布。巴特尔把头伸进衣柜看了一下，里面放着两件普通的外套和裙子，几件夜礼服，三两件夏天穿的上衣，衣料

虽非上等的，但剪裁得很讲究而且奢华，不过看起来都显得旧了。

巴特尔点点头，他站在写字台前呆了片刻，下意识地拨弄着放在吸墨用具左边的笔托盘。

威廉斯说："吸墨纸和废纸篓里没有什么叫人感兴趣的东西。"

"说得对。这儿没有什么可查看的。"

他们转到其它屋子里去了。

托马斯的屋子十分凌乱，衣服随意地放着。烟斗扔在桌子上，到处散落着烟灰。床边摆着一本翻开的吉卜林的《吉姆》[1]。

巴特尔说："他习惯让土著仆人给他拾掇东西，喜欢读些过时的名著，是那种守旧的人。"

玛丽·奥尔丁的屋子不大，但很舒适。巴特尔看着放在书架上的一些有关旅游的书籍和几把旧式的银刷子。屋里的摆设和色调比其它屋子都时髦些。

"她并不很守旧，"巴特尔说，"房间里也没有照片，她不是留恋过去的人。"

这层楼还有三四间留给别人用的空房间和浴室，都收拾得干干净净。接着是特里西利安太太宽敞的双人卧室。离开那里再下三级小台阶，就是斯特兰奇夫妇占用的两间屋子和一个浴室。

---

① 吉卜林（1865—1910）：英国作家，曾获1907年诺贝尔文学奖金。——译注。

巴特尔在内维尔住的套间里没有呆多长时间。他从打开的窗子里朝外眺望，窗下是陡峭、直插海水的岩石，窗子朝西开，与从海里耸起、严峻的斯塔克角遥遥相对。

“下午有阳光，但早上的景色是可怖的，退潮的时候会有一股难闻的海草味。”他低声说，“对面那个海岬看上去怪可怕的，难怪它引起人们的自杀！”

他们走进那间较大的房间，那里的门锁已经开了。里面乱七八糟，衣服狼藉一地——有穿一下就扔的丝织衬衣、袜子和无袖套领衫，一件花格子衬衫胡乱地搭拉在椅子背上。巴特尔往衣柜里看了一眼，里面满是皮大衣、夜礼服、短裤、网球和运动服。

巴特尔几乎是虔敬地关上了柜门。

“奢侈的爱好，一定让她丈夫花了不少钱。”巴特尔说。

利奇隐晦地说：“这也许就是为什么……”

他留了半句话不说了。

“这是为什么他需要十万——或者不如说五万英镑？也许是这样。但是我认为，关于这一点，我们最好是看看他自己怎么说。”

他们下楼来到了书房。威廉斯正奉命通知仆人们可以干家务活了。如果愿意的话，屋子里的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到自己的房间里去。讲完这些以后，他又说利奇警督还想和他们每一个人再单独会一次面，首先从内维尔·斯特兰奇先生开始。

威廉斯离开房间以后，巴特尔和利奇在一张巨大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桌子后面正襟危坐，一个拿着记录本和铅笔

的警察坐在屋子一角。

巴特尔说：

“吉米，你先来开个头，要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当吉米点点头的时候，巴特尔搓搓下巴，皱起了眉头。

“真不知是什么使我想到了赫尔克里·波洛[1]。”

“你是说那个老家伙——那个比利时人——那个矮小的滑稽鬼？”

“滑稽个屁！”巴特尔警监说，“他从一开始闯江湖的时候就像一条黑毒蛇和母豹子一样危险！我真希望他就在这里，这种事正同他对路。”

“对什么路？”

“心理学，”巴特尔说，“真正的心理学——不是那些对此一无所知的人所卖弄的半瓶子醋的废话。”他生气地想起了安姆弗雷小姐和他的女儿西尔维亚。“是啊，一个有能耐的人能使工作顺利进行，使一个凶手滔滔不绝地讲——这就是他的方法之一。他认为每一个人迟早要说真话的——因为归根结底这比说假话要容易些。所以，凶手总会漏出一些他们认为无关紧要的东西——而这就是你逮住他的时候了。”

“这么说，你要让内维尔·斯特兰奇自投罗网了？”

巴特尔心不在焉地表示同意。接着，他又有些烦恼和困

---

[1] 赫尔克里·波洛：一个出生在比利时的侦探，他在阿加莎·克里斯蒂写的侦探小说里频繁出现，现在和英国小说家柯南道尔刻画的侦探歇洛克·福尔摩斯一样受到广大读者的喜欢，他的名字风靡全世界。——译注。

惑地说：

“真正叫我烦恼的是为什么赫尔克里·洛波会出现在我脑袋里。对了，是楼上的什么东西，可我在那儿究竟看见了什么东西而使我想起了这个矮小的家伙了呢？”

内维尔·斯特兰奇的到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他脸上苍白，看上去忧心忡忡，可并没有早餐时显得那么紧张。巴特尔用犀利的目光盯着他。倘若一个人知道了——如果有足够的思考能力，就一定会知道——他的指纹已经留在犯罪的器械上——而且他的指纹已经被警方取了下来——居然能表现得既不慌张，也不想厚脸皮耍赖到底，那就使人难以相信了。

但是，内维尔·斯特兰奇看上去相当自然——震惊，忧虑，悲伤——仅仅有点儿不是病态的紧张而已。

吉米·利奇用他有趣的西部口音说：

“斯特兰奇，我们希望你能回答一些问题，讲一讲你昨天晚上的活动和一些有关的情况。同时，我还要提醒你，你并没有义务必须回答这些问题，除非你愿意的话。如果你愿意回答，你可以让你的律师在场。”

他说完向后靠去，观察着这番话的效果。

很显然，内维尔看上去好像很为难，不知如何是好。

利奇心想：“他现在要不是对我们的意图真的不明白，那他就是该死的头等演员。”看到内维尔没有回答，他又大声说，“喂，斯特兰奇先生，你听见了吗？”

内维尔说：

“当然，你们愿意问我什么都可以。”

“你要知道，”巴特尔和颜悦色地说道，“你所说的一切我们都要记录下来的，也许以后在法庭上还要当作证据用呢。”

斯特兰奇满脸愤怒，尖锐地说：

“你在恐吓我吗？”

“不，不，斯特兰奇先生，是在警告你。”

内维尔耸耸肩膀。

“我想这都是你们的一部分例行公事。继续问吧！”

“你已准备好供词了吗？”

“你们这样说也行。”

“那么，你能丝毫不差地告诉我们你昨晚都干了些什么吗？从晚饭开始讲起。”

“没问题。吃完饭，我们到客厅去了。喝咖啡，听收音机，听的是新闻什么的。然后，我决定过河到复活湾饭店去找一个朋友，他就住在那里。”

“你朋友的名字叫什么？”

“拉蒂默。特德·拉蒂默。”

“交情很深吗？”

“噢，谈不上什么交情。他来到这儿以后，三天两头见面，就这样混熟了。他经常过来吃饭，我们也去那儿。”

巴特尔说：

“你到复活湾去的时间是不是太晚了些？”

“噢，那可是个好地方——不夜的地方。”

“可屋子里的人不是相当早就要上床睡觉的吗？”

“总的来说是这样。可不管怎么说，我带着前门钥匙，无

须任何人等着替我开门。”

“你妻子没想和你一块去吗？”

内维尔再开口时，声调稍微有些变了，变得生硬了。

“没有，她头痛，我走时她早已上床了。”

“说下去，斯特兰奇先生。”

“我正要上楼去换衣服——”

利奇打断了他的话。

“对不起，斯特兰奇先生，换什么衣服？换上夜礼服还是换掉夜礼服？”

“都不是。我刚好穿着我的蓝色衣服——那是我最好的一套。因为有点儿下雨，我打算从渡口过去，到河对岸步行——正如你知道的，大约要走半英里路左右。所以我换了一套旧一些的衣服，如果你们知道得更清楚一点的话，可以告诉你们，是一套灰条子衣服。”

“我们很愿意把一切事情都搞清楚。”利奇谦恭地说，“请继续往下说吧。”

“刚才说到我正想上楼，这时赫斯特尔走来告诉我，特里西利安太太想要见我，所以我就去了，结果和她闹了点口角。”

巴特尔和蔼地说：

“斯特兰奇先生，我想她生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就是你，是吗？”

内维尔脸红了。

“嗯——是吧——我想是这样。那时她还好端端的。”

“你和她在一起待了多久？”

"我想大概是二十分钟到半个小时,然后我就回到自己的房间,换上了衣服,带着门上的钥匙赶紧上路了。"

"那是什么时候?"

"我想也许是十点钟左右。我迅速地走下山,刚好赶上就要开的轮渡,然后按照我原来的想法步行到那里。我在饭店找到了拉蒂默。我们喝了几杯酒,玩了一会儿台球。时间过得真快,等我发觉时已经过了一点半,赶不上最后一班轮渡了。拉蒂默不错,开上他的车把我送了回来。你也知道,这意味着要绕盐溪走——十六英里路。我们离开饭店时大约是两点钟,我想到家像是两点半左右。我很感谢特德·拉蒂默,请他进屋来喝一杯,可他说他宁愿马上回去,所以我自己进了屋,立刻就去睡觉了。我没有听见也没有看到有什么异常现象,也没有听见什么,整个房子仿佛都在安宁的酣睡中。今天早上,我听到那女孩大声贼叫,以后……"

利奇叫他停住。

"好了好了,现在稍微回过头来——讲讲你和特里西利安太太的谈话——她那时言谈举止正常吗?"

"噢,绝对正常。"

"你们都说了些什么?"

"噢,随便聊了聊。"

"态度融洽吗?"

内维尔脸红了。

"当然喽。"

"你没有——例如说——和太太激烈地争了一通吗?"利奇圆滑地继续问道。

内维尔没有立即回答。利奇说：

“你最好还是说实话。坦白地告诉你，有人无意中听到了你的一些谈话。”

内维尔暴躁地说：

“我们有一点小争执，那算不了什么。”

“争执什么问题？”

内维尔努力忍住性子，恢复了平静。他微笑着说：

“坦率地说，是她责骂了我。这是常发生的事。她要是不满意谁，就把谁劈头盖脸地训斥一通，你不知道她是个老式守旧的人，很憎恶如今的处世方法和现代的思潮，诸如离婚之类的事情她就更反感了。我们争论了一会，我的头脑有点发热，但我们是在亲密无间的友好气氛中分手的——都同意各自保留不同的意见。”接着他又有些激动地说，“我当然不会因为在拌嘴时发了脾气，就在她脑袋上猛击一下——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

利奇瞟了巴特尔一眼。巴特尔把沉重的身体朝前倾向桌子。他说：

“你今天早上承认那根铁高尔夫球棒是你的东西，在那上面发现了你的指纹，你能对此事实作出任何解释吗？”

内维尔愣了一下，然后尖刻地说道：

“我——当然会有我的指纹——那是我的球棒——我经常拿它。”

“我的意思是说，你能否对这样的事实作出任何解释，这事实就是你的指纹证明你是最后一个拿过这根球棒的人。”

内维尔呆若木鸡，脸色也变得苍白起来。

“这不可能，”他终于说出话来，“这不可能，别人能够在我拿过以后再拿它的——只要戴上手套戴行了。”

“不对，斯特兰奇先生——没有人能够按照你说的那样去拿它——举起它来打人——而不蹭掉你自己的指纹。”

一阵沉默——很长时间的沉默。

内维尔不寒而栗，浑身发抖地说：

“啊，上帝。”他用手捂住眼睛，两个警察注视着他。

一会儿，他的双手从脸上挪开，又坐直了身子。

“这不对，”他平静地说，“这肯定不对。你们认为是我杀了她，而我没有。我敢发誓我没有。这是可怕的误解。”

“可你对这些指纹不能作出解释。”

“我怎么可能？我都要吓死了。”

“那么你能对你那套蓝衣服的袖子和袖口上的血迹作出解释吗？”

“血？这不可能！”这是在极度恐惧中低声说出来的话。

“比如说，你没有划破自己身上什么地方吧……”

“没有，没有，当然没有。”

他们等待了一会儿。

内维尔·斯特兰奇眉头紧锁，好像陷人了沉思，最后他抬起他那充满恐惧的眼睛望着他们。

“这是捕风捉影！完全是捕风捉影！没有一点是真实的。”

“事实是抹煞不掉的。”巴特尔警监说。

“可我为什么要干这种事呢？这不可想象——不可思议！我早就了解卡米拉！”

利奇咳嗽了一下。

“斯特兰奇先生，我相信你自己告诉过我们说，特里西利安太太死后，你能得到很大一笔钱。”

“你们以为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可我并不需要钱！我不缺钱用！”

“这只是你说说而已。”利奇轻轻地咳了一声说。

内维尔一下子跳了起来。

“听着，有些事情我能证明。我能证明我不需要钱。让我给我的银行经理打个电话——你们自己可以和他谈。”

电话接通了，没有占线，一会儿就接通了伦敦。内维尔说：

“是你吗，罗纳德森？我是内维尔·斯特兰奇，你能听出我的声音的。你听我说，你能不能告诉警察——他们就在这儿——所有他们所想知道的有关我的情况，好——嗯——请讲吧。”

利奇接过话筒，他说话声音不大，两人一问一答。

他终于把话筒放下了。

“怎么样？”内维尔急切地问。

利奇不动声色地说：“你有很多存款，银行负责照管你的投资，报告说明投资情况良好。”

“怎么样，我说得不错吧？”

“像是这样——可是，斯特兰奇先生，你可能作过承诺，负债——被敲诈勒索而付钱——你可能有许多我们所不知道的需要用钱的原因。”

“但是我没有！我向你们担保我没有。你们查不出任何类似这种情况来。”

巴特尔警监晃晃他宽厚的肩膀，俨然像个慈父一样地说道：

“斯特兰奇先生，我们有很多你无法抵赖的证据，足可以给你开一张逮捕证了。可我们没有这样做——现在还没有这样做！你要放明白点，我们还在假定你是无辜的。”

内维尔愤愤地说：

“你是说，你们已经认定我是凶手了，可你们还想搞到我的动机，这样不是就好定案，就好一棍子把我打死吗？”

巴特尔默然不语，利奇望着天花板。

内维尔气急败坏地说：

“这就像一场可怕的噩梦。我什么也不能说，什么也不能做，就像掉进一个陷阱，难以自拔。”

巴特尔警监的身子动了一下，半睁半闭的眼睛里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这番话说得好，”他说，“确实说得很好，它让我茅塞顿开……”

## 6

琼斯警佐巧妙地让内维尔从大厅和餐厅里出去，而把凯从落地长窗带了进来，这样就避开了夫妻碰头的机会。

“可内维尔还是能见到其他的人。”利奇说。

“这更好。”巴特尔说，“她是我惟一想趁她还蒙在鼓里的时候同她打交道的人。”

天气阴沉沉的，风很大。凯穿着花呢裙子和紫色毛衣，

光泽的头发就像一个擦得锃亮的铜碗。在那些陈旧掉色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书籍和鞍形座椅反衬下，她显得美丽动人。只是看上去提心吊胆，惶惶不安。

利奇毫不费力地诱使她滔滔不绝地叙述她前一晚上的经过。

她头疼，很早就上床了——她想大约在九点十五分左右，睡得很沉，一无所知，直到第二天早上被一阵惨叫的声音惊醒。

巴特尔发问了。

"你丈夫走前，没去看看你怎么样吗?"

"没有。"

"从你离开客厅到第二天早晨这段时间里就一直没有见到他吗?"

凯点了点头。

巴特尔摸着下巴。

"斯特兰奇夫人，你和你丈夫的房间中间的那扇门是锁着的。那是谁锁的呢?"

凯简短地说:"我锁的。"

巴特尔没有说什么——他在等待，像一个老奸巨滑的猫，守候着将从洞里跑出的老鼠。

他的沉默比提问更有力量。凯突然激动地大声说:

"噢，这个我想你们都知道了！那个老朽的赫斯特尔一定听到了我们在喝茶前谈的话。即使我不说，他也会告诉你们的。说不定他已经告诉你们了。我和内维尔吵了一架——吵得不可开交！他快把我气死了！我去睡觉前把门锁了，因

为我的怒气还没有消。”

“明白了——明白了。”巴特尔用他无限同情的声音说道。“你们有什么难以解决的问题呢?”

“跟这有什么关系吗? 好吧,我告诉你们也不在乎。内维尔这一阵的举止完全像个白痴,可这全都是那个女人造的孽。”

“哪个女人?”

“他的前妻。是她首先提出让内维尔到这里来的。”

“你是说,到这里和你见面吗?”

“是的。但内维尔认为这全是他自己出的主意——可怜的笨蛋! 他以前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这种事情。直到有一天他在公园里碰到了她,她把这个主意塞进了他的脑袋,并设法使他相信这是他自己的主意。他也老实巴交地认为这是他的点子。可我从一开始就看到了奥德丽在背后操纵的那只黑乎。”

“她为什么要干这种事?”巴特尔问。

“因为,她想把他再弄到自己手里。”凯说。她说得很急,有点喘不过气来。

“自从内维尔和我结婚后,奥德丽就一直怀恨在心,这是她在复仇。她让他安排我们在这里聚会,然后,她就对他耍开乎腕了。我们来到这里以后,她就开始搞这个鬼名堂。她鬼得很,知道怎么装出一副可怜相和躲躲闪闪的样子——是的,也知道怎么去讨另一个男人的好。她把托马斯·罗伊德也弄来了,这老狗一直是对她爱慕不已。她装出要与他结婚的样子,借此来激怒内维尔。”

她停下来不说了，呼呼直喘粗气。

巴特尔温和地说：

“我猜想内维尔一定为她——呃——在一个老朋友身上又找到了幸福而感到高兴。”

“高兴？他嫉妒死了！”

“那么内维尔一定很喜欢她喽？”

“噢，是的，”凯没好气地说，“她看到了这一点！”

巴特尔的手指还在下颚上摸来摸去，脸上的神色是半信半疑的。

“你对到此地聚会的安排大概反对过吧？”他问。

“我怎么能？这不好像是我在吃醋吗？”

“嗯哼，”巴特尔说，“归根结底，你是吃醋了，是不是？”

凯的脸上泛起了红晕。

“我一直是！我一直在嫉妒奥德丽！从刚开始和内维尔过日子，或者说快要和他结婚的时候起，我总感到她仿佛就在那房子里，好像那房子不是我的，而是她的！我把房子粉刷的颜色全改了，彻底地变了个样，可还是无济于事！我老觉得她就像一个灰色的幽灵一样在那里徘徊。我知道内维尔因为过去亏待了她而痛悔。他忘不了她——她是在那里——有一种内疚的感觉在他的心灵深处。你们知道，世界上就有这样的人，他们好像是淡漠而毫无生趣的，可他们总能让别人魂牵梦萦。”

巴特尔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他说：

“好了，斯特兰奇夫人，谢谢你。现在能问的就这么多了。可我们不得不——呃——再问一些问题，尤其是关于你

丈夫从特里西利安太太那里继承来的那一大笔钱——五万英镑——”

“有那么多吗？是马修在遗嘱里许给我的那些钱吧？”

“这些你全知道吗？”

“嗯，是的。他留给内维尔和内维尔的妻子平分。可这并不是说那老家伙的死使我高兴。我不是那种人。我并不怎么喜欢她——可能这是因为她也不喜欢我——可是一想起强盗悄悄地潜入屋子把她的脑袋砸开了，我就浑身毛骨悚然。”

她说完这些话就走了。巴特尔看着利奇。

“你觉得她怎么样？我说她长得漂亮，能轻而易举地把一个男人弄得神魂颠倒。”

利奇同意他的话。

“可她并不像一个温文尔雅的太太。”他游移不定地说。

“当今这种人屈指可数。”巴特尔说，“我们该见头面人物了吧？不，下一个还是找奥尔丁小姐好。我想从她那儿了解一下局外人是怎么看待这出恋爱剧的。”

玛丽·奥尔丁镇静地走了进来，然后坐下了。虽然她表面看去很平静，眼里却藏着焦灼和不安。

她条理清晰地回答了利奇的问题，证实了内维尔昨天晚上的活动。她是十点左右上床睡觉的。

“你上床时，斯特兰奇先生正和特里西利安太太在一起吗？”

“在一起，我能听到他们说话。”

“说话还是吵架，奥尔丁小姐？”

她脸红了一下，但回答是沉着的：

“要知道，特里西利安太太什么事都要争个脸红脖子粗。她说起话来经常是尖酸刻薄的，可是她并没有恶意。还有，她喜欢独断专行，凌驾于众人之上——而男人并不像女人那样能容易忍受这种情况。”

“也许不能像你那样。”巴特尔心想。

他打量着她那张透露着聪睿的脸庞。是她打破了沉默。

“不是我不开窍——可这个我确实想不通——很想不通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怀疑这家里的一个人。这为什么不能是外人干的呢？”

“奥尔丁小姐，怀疑家里的人是有几种原因的。一是什么东西也没有丢失，也没有外人撬门潜入的迹象。我无须提醒你，你们房子的周围环境是怎么样的，可最好还是把这些记住：西边是高耸于大海的峭壁；南边有几个阳台和一堵临海的墙；东边花园的斜坡几乎一直延伸到了海岸，可它被高墙围着。惟一的一扇通向马路的小门，今天早上仍然跟平日一样从里面锁着。而向马路的房子的大门也同样如此。我不是说一个人就不能爬墙过来了，或是用另外一把钥匙、甚至万能钥匙打开门进来，我是说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发现有人干这种事。作案的人知道巴雷特每天晚上喝番泻汁，于是下了麻醉药，这就意味着这是家里的某个人干的，铁头高尔夫球棒也是从地下室的柜子里拿出来的。这不是外人干的，奥尔丁小姐！”

“这不是内维尔干的！我敢肯定这不是他干的！”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

奥尔丁无可奈何地抬了抬手。

“只不过是看来不像是他干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不会去杀害一个躺在床上毫无自卫能力的老太太。内维尔不会的!”

“这看来仿佛是不大可能。”巴特尔通情达理地说。

“可是你也不必奇怪,当有些人有了足够理由的时候,他们是会做出一些事情来的。斯特兰奇先生也许很需要钱。”

“我敢肯定他不需要。他不是那种挥霍浪费的人——从来不是。”

“他不是,他的妻子是。”

“凯? 她也许是。可是,这太可笑了。我敢担保内维尔最近根本就没把钱放在心上。”

巴特尔警监咳了一声。

“我知道,他有另外的烦恼事情,是吗?”

“我想凯已经告诉你们了,对吗?是的,这才是最难办的呢。可是,这事无论如何仍然是和可怕的谋杀毫无关系。”

“也许没有关系。可我还是愿意听听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奥尔丁。”

玛丽慢腾腾地说:

“嗯,我要说这件事造成一个困难——的局面。不管是谁先出这主意的——”

巴特尔巧妙地打断她。

“我知道这是内维尔·斯特兰奇的主意,对吗?”

“他说是他的。”

“可你自己不这么想吗?”

“我——不,不知怎的,这不像是内维尔的主意。我一直是这样的感觉,这是别的什么人把这主意强加给他的。”

“也许是奥德丽·斯特兰奇夫人吧?”

“很难相信奥德丽会干这种事。”

“那么能是谁呢?”

玛丽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

“我不知道,这事真蹊跷。”

“蹊跷,”巴特尔若有所思地说,“我也这么想,这案子很蹊跷。”

“一切都很蹊跷,人人都有一种感觉——我也说不出那是什么感觉,好像有什么不祥的东西在空中漂浮——大祸就要临头了。”

“每个人都感到惶惶不安吗?”

“是的,正是这样……我们都受着煎熬,甚至连拉蒂默先生——”她不说了。

“我正想提到拉蒂默呢,奥尔丁小姐,关于这个拉蒂默,你能告诉我些什么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说真的,对他我知道得不多,他是凯的一个朋友。”

“斯特兰奇夫人的朋友?相互认识很久了吗?”

“是的,凯结婚前就认识他。”

“斯特兰奇夫人喜欢他吗?”

“我看很喜欢。”

“没有——出过什么事吗?”

巴特尔细致地问。玛丽强调地立刻回答说:

“当然没有！”

“特里西利安太太喜欢拉蒂默先生吗？”

“不很喜欢。”

巴特尔觉察到她说话的冷淡口吻，改变了话题。

“现在说那个女仆简·巴雷特。她和特里西利安太太在一起很长时间了吗？你认为她靠得住吗？”

“噢，绝对可靠，她对特里西利安太太忠心耿耿。”

巴特尔身子朝后向椅子背一靠。

“事实上，你根本连想都没有想过存在这样的可能性，那就是巴雷特猛击了特里西利安太太之后，自己再喝麻醉药以免被人怀疑，是吗？”

“当然没有了，她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干呢？”

“你知道，她能得到一份遗产。”

玛丽目不转睛地看着巴特尔。

“是的，你也得一份。”巴特尔说道，“你知道有多少吗？”

“特里劳尼先生刚到，他告诉我了。”

“你以前不知道吗？”

“不知道。可有时我从特里西利安太太有意无意的言谈中敢肯定，她给我留了一些东西。我自己的东西是很少的，如果不干点工作的话，是难以维持生活的。我想特里西利安太太最少一年能给我一百英镑。可她还有几个亲戚，我很本不知道她打算如何处理那部分归她所有的钱。当然，我知道马修先生的财产是给内维尔和奥德丽的。”

“这么说她不知道特里西利安太太给她留了些什么，至少她自己是这么说的。”玛丽·奥尔丁走了以后，利奇说道。

“她是这样说的。”巴特尔同意这一点。“现在轮到蓝胡子的第一个老婆了。”

## 7

奥德丽身穿浅灰的法兰绒上衣和裙子。穿着这身衣服，她看上去那么苍白，像游魂一样。这不禁使巴特尔想起凯说的话：一个在屋里徘徊的灰色幽灵。

她无动于衷地简单回答了他提出的问题。

和奥尔丁小姐一样，她也是晚上十点就上床了，一夜什么也没听到。

“请原谅我干预你的私人事情。”巴特尔说，“你能不能讲一讲你是怎么有了想到这里来的念头？”

“我每年这个时候都来这儿住一段时间，今年，我的——我原先的丈夫希望在同一时间到这里来，并问我是不是在意。”

“这是他的主意？”

“噢，是的。”

“不是你的？”

“噢，不是。”

“但是你同意了？”

“是的，我同意了……我觉得——我不好拒绝。”

“为什么，斯特兰奇夫人？”

可她含糊其辞。

“一个人不愿意做不肯通融的事。”

“你是受损害的一方?”

“请原谅,你说什么?”

“是你要和你丈夫离婚的吗?”

“是的。”

“你——恕我直言——你怨恨他吗?”

“不——一点也不。”

“斯特兰奇夫人,你有一个非常宽宏大量的性格。”

她没有答话。他试图有意沉默不语——可奥德丽并不像凯那样容易被引起说话。她可以坐在那儿缄口不言而丝毫没有不安的样子。巴特尔只好甘拜下风。

“你肯定这次会面不是你的主意?”

“十分肯定。”

“你和现在的斯特兰奇夫人相处得很好吗?”

“我认为她不喜欢我。”

“你喜欢她吗?”

“是的,我认为她长得很美。”

“好了——就到这儿吧——谢谢你了。”

她起身向门走去,接着犹豫了一下,又走回来。

“我想说一说——”她有些不安,说得很快。

“你们以为这是内维尔干的——以为他贪财杀了她,我敢肯定事实绝不会是这样。内维尔从来把钱不当一回事。我知道这个,我们做了八年夫妻。我有充分理由认为他不会为了钱就那样把人杀害的——这——这——不是内维尔干的。我知道,我这番话作为证据来说没有任何价值——可我仍旧希望你们能相信我所说的。”

她转过身子匆匆走出了房间。

“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利奇问。“我从没有见过这么——这么缺乏感情的人。”

“她没有流露出任何感情。”巴特尔说。

“可她是有感情的,一种很强烈的感情,然而我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感情……”

## 8

最后一个进来的是托马斯·罗伊德。他严肃地、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眼睛有点像猫头鹰一样眨巴着。

八年来,他第一次从马来亚回到家来。他从小就有到海鸥角逗留的爱好。奥德丽是他的一个远房亲戚——九岁的时候被他家收养了。前一天晚上他快十一点时上的床,是的,他听到内维尔出去的声音,可没有看见他。内维尔是大约十点二十分出去的,或者还稍为晚一点。他自己一夜什么也没有听到,发现特里西利安太太的尸体时他已经起床了,正在花园里。他是个很早就起床的人。

一阵沉默。

“奥尔丁小姐告诉我们说家里有一种紧张的气氛,你是否也觉察到这点了吗?”

“我不这么看。我很少注意周围的事情。”

“这是撒谎。”巴特尔心里说,“你不但很注意,而且比谁都注意。”

不,他认为内维尔·斯特兰奇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缺

钱花，他一点也不像个缺钱的人。可他对内维尔先生的事情了解得很少。

“你对第二个斯特兰奇夫人是不是了解一些情况？”

“我到这儿才头一次见到她。”

巴特尔施展出最后的一手说：

“罗伊德先生，你也许知道我们在凶器上发现了内维尔·斯特兰奇的指纹，而且还在他昨天晚上穿的衣服的袖子上发现了血迹。”

他顿住不说了。罗伊德点点头。

“他告诉我们了。”他喃喃地说。

“我坦率地问你，你认为是他干的吗？”

托马斯·罗伊德从来不喜欢匆匆忙忙，他等待了一分钟——这时间可不算短——才答道，“我不明白为什么要问我？这不是我的事情，这是你们的买卖。要是让我说——很不可能。”

“你能想出哪个人在你看来更有可能一些吗？”

托马斯摇摇头。

“我惟一想到有可能的人也不可能干这事，如此而已。”

“他是谁呢？”

罗伊德更坚决地摇了摇头。

“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无论如何不能说的。”

“你有协助警察的责任。”

“说要说事实。这不是事实，只是臆测。不管怎样，这不可能。”

“从他那儿我们没捞到什么。”罗伊德走后，利奇说。

巴特尔也有同感。

“是没有，可他脑袋里有些东西——某种十分明确的东西。我很想知道它是什么。吉米，我的孩子，这是一起非常特殊的犯罪案子呀——”

利奇刚要答话，电话铃响了，他拿起话筒。听了一二分钟后，他说了声“好”就把话筒砰地放下了。

“衣袖上的血是人血，”他说，“和特里西利安太太的血型是一样的，看样子内维尔·斯特兰奇这下势必要倒霉了——”

巴特尔已经走到窗前，正在很感兴趣地朝外张望。

“那边有一个漂亮的小伙子。”他说。

“我想，他很漂亮，但肯定是坏人。很遗憾，拉蒂默先生——因为我觉得正是这位拉蒂默先生——昨天在复活湾呆着。他是那样一种人，那就是他如果觉得作了恶可以逃之夭夭，并能从中捞到些什么的话，那么就是砸烂他亲奶奶的脑袋也是在所不惜的。”

“可是，这事对他没有一点好处啊。”利奇说，“无论如何他从特里西利安太太的死中是无利可图的。电话又响了。这电话真讨厌，现在又是什么事？”

他朝电话机走去。

“喂，噢，是你，医生吗？来啦？她吗？什么？什么？”

他转过头，“叔叔，你过来谈谈。”

巴特尔走过去接过话筒。他听对方讲着，脸上像往常一样毫无表情。他对利奇说：

“吉米，把内维尔·斯特兰奇叫来。”

内维尔进来的时候，巴特尔正把话筒挂上。

内维尔脸色苍白，疲惫不堪，他好奇地盯着苏格兰场的警监，想辨察出他那张木然的面孔后面的真实感情。

巴特尔说："斯特兰奇先生，你知道谁很讨厌你吗？"

巴特尔凝视着警监，摇摇头。

"没有？肯定吗？"巴特尔加重语气说，"我的意思是，先生，是否有人不仅讨厌你——直说了吧——是否有人对你恨之入骨？"

内维尔坐得笔直笔直的。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没有这种人。"

"斯特兰奇先生，好好想一想，你有没有这样或那样地伤害过什么人——"

内维尔脸红了。

"只有一个人能说是被我伤害过的。可她并不是那种喜欢怀恨在心的人。她就是我前妻，我为了另外一个女人而离开了她。可是我向你们保证，她并不恨我，她是——她是一个没有坏心眼的人。"

警监身子前倾，伏在桌上。

"斯特兰奇先生，让我告诉你吧，你是一个非常走运的人。这并不表明我想把你牵到这案子中来——我没有这样做。可这毕竟是案子！一个完全可以成立的案子。除非陪审团刚好看中了你的人格，不然它会把你推上绞架的。"

"听你的这口气，好像一切都过去了？"内维尔说道。

"过去了，"巴特尔说，"斯特兰奇先生，你得救了，可这完全是侥幸。"

内维尔仍然用好奇的眼光望着他。

“昨晚你离开特里西利安太太以后，”巴特尔说道。“她又拉铃索叫过她的女仆。”

巴特尔注视着内维尔听他说话的神情。

“以后……这么说巴雷特看到过她——”

“是的，她那时还安然无恙。巴雷特走进太太屋子以前还看到你离开了家。”

内维尔说道：

“可那根铁头高尔夫球棒——我的指纹——”

“她不是被那根铁头高尔夫球棒打的。我当时就看出拉曾比医生不大同意那玩意儿就是凶器。她是被别的什么东西打死的。那根铁头高尔夫球棒是有意放在那儿以便引起对你的怀疑。这个人也许偷听到了你们吵架，所以就选中了你作一个合适的替罪羊。也可能是因为……”

他没有说下去，但重复他提到过的问题：

“斯特兰奇先生，这房子里究竟谁对你怀恨在心呢？”

## 9

“医生，我有件事想请教。”巴特尔说。

他们在护理室和简·巴雷特作了一次简短的谈话后，来到了医生的房子。

巴雷特虽然虚弱、疲乏，但她把一切说得很清楚。

她吃了番泻叶汁以后刚刚躺下，特里西利安太太的铃就响了。她看了一下钟——时间是十点二十五分。

她穿上睡衣下了楼，听到下面的大厅里有声响，就从栏杆上往下看一眼。

“这是内维尔先生刚要出去，他正从衣钩上取下他的雨衣。”

“他穿的是什么衣服？”

“那件灰格子的。他一脸不高兴，看上去很忧虑。他把胳膊乱伸进雨衣，好像怎么穿都可以。接着他走了出去，把前门‘砰’的一声带上了。我到太太那里去了。可怜的太太非常瞌睡，竟想不起来拉铃叫我干什么——可怜的太太常常这样。可我替她把枕头拍拍高，重新给她倒了一杯水，把她安置得舒服一些。”

“她看上去是不是心烦意乱或者害怕什么的样子？”

“没有，就是疲劳而已。我自己也累得要命，老打哈欠。我上了楼倒头就睡着了。”

这是巴雷特说的情况，而且看来也不可能对她听到太太死了之后的真诚的悲伤和害怕有什么怀疑。

他们回到了拉曾比的房子以后，巴特尔说他有一个问题要问。

“问吧。”拉曾比说。

“你认为特里西利安太太是什么时间死的？”

“我已经跟你讲过了，在十点钟到午夜之间。”

“我知道你所说的，但这不是我的问题。我是问你，你自己是怎么想的？”

“我的话不用记录，呃？”

“不用。”

“那么好吧。我猜想是十一点钟左右。”

“这就是我想要你说的。”巴特尔说。

“我很乐意满足你的要求，为什么呢？”

“她绝不可能是十点二十以前被杀的，这种说法不能成立。那时候巴雷特服下的安眠药还没起作用。这安眠药告诉我们凶杀是在很晚以后进行的——在夜间。我自己倾向于认为是在半夜。”

“这是可能的，十一点只不过是一个猜测。”

“但凶杀也肯定不会迟于半夜。”

“不会的。”

“不会晚于两点三十分，是吗？”

“天哪！不会。”

“唉，这样看来只能让斯特兰奇先生毫无问题地溜掉了。我还得去核对一下他离开家以后的活动。如果他所说属实，他就洗刷干净了。我们就得在其他嫌疑者身上再下功夫了。”

“在那些继承钱财的人身上，对吗？”利奇说。

“也许是。”巴特尔说，“可不知为什么我并不这样认为。我要寻找的是一个有怪癖的人。”

“怪癖？”

“一种卑鄙的怪癖。”

离开医生家以后，巴特尔和利奇到了渡口，渡口有一条划艇，威尔和乔治·巴恩斯俩兄弟替人摆渡。巴恩斯兄弟熟悉盐溪的每一个人，从复活湾来的大多数人，他们也都认

识。乔治立即告诉他们海鸥角的斯特兰奇先生前一天晚上是十点三十分过河去的。不过他没有把他摆渡回来。最后一班船是一点半从复活湾开出的，斯特兰奇先生不在船上。

巴特尔问他是否认识拉蒂默先生。

“拉蒂默？拉蒂默是那个漂亮的先生吗？是的，我知道他，经常从饭店到海鸥角去，可昨天晚上没有看见过。今天早上他过来了，坐早上最后一班船回去的。”

他们过了渡口，径直到复活湾饭店去了。

他们找到了刚刚从那边回来的拉蒂默。他是坐他们之前的一趟划艇回来的。

拉蒂默先生迫不及待地想尽自己所能协助警察们。

“是的，内维尔那家伙昨晚上过来了。他看上去气色不佳，仿佛有什么心事。他告诉我他和老太太吵架了。我还听说他跟凯也闹翻了，当然他没有把这告诉我。反正他有点垂头丧气。不过他好像因为一看见我在这里和他在一起作伴而感到很高兴似的。”

“我知道他没有马上就找到你，是吗？”

拉蒂默马上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坐在休息室里。斯特兰奇说他朝里看了一下，没看到我，不过他那个时候就是有些心不在焉。也许是我到花园里去蹓跶了几分钟的缘故，我一有机会就爱往外跑，这饭店里臭气熏天。昨晚在酒吧里我就闻到了，我想那是污水管的味道！斯特兰奇先生也说这里味道不对！我们俩都闻到了那股令人作呕的腐臭味儿，说不定是台球房的地板下有一只死老鼠。”

“你们玩了台球，后来你们又干了些什么？”

“噢，我们闲聊了一会，喝了一两杯酒。后来内维尔说‘糟糕，我误了渡船了。’听他这么说，我就对他说我很乐意用车把他送回去，我也那么做了。我们回到那儿大约两点半。”

“斯特兰奇先生一晚上都和你在一起吗？”

“噢，是的，这是有目共睹的。”

“谢谢你，拉蒂默先生，我们不得不这样认真。”

他们离开了笑容可掬、冷静沉着的小伙子。利奇说：

“你这样仔细认真地调查内维尔·斯特兰奇是什么意思？”

巴特尔微微一笑，利奇茅塞顿开。

“天哪，你是在调查另外一个人，这就是你的用意所在。”

“现在要说有什么用意还嫌言之过早。”巴特尔说，“我现在只不过是必须确切地知道特德·拉蒂默先生昨天夜里在什么地方。我们知道从十一点十五分起到半夜以后，他和内维尔在一起。可是在此之前他在什么地方呢？那时内维尔来了以后却没有找到他呀。”

他们耐心地询问酒吧招待、服务员和电梯工。九点到十点，有人看见拉蒂默在休息室，十点一刻他在酒吧间，可从那时起到十一点二十，他好像奇怪地去向不明。后来，有一个女仆告诉他们说，拉蒂默先生曾经“在一个小书房里和贝多斯夫人——一个从北方来的胖太太——在一起。”

当追问到时间时，女仆说她想大约是十一点钟。

“又断了线。”巴特尔脸色阴沉地说，“他一直在这儿，只

是不想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他那个朋友身上，那个胖太太一定很富有。这又得让我们掉头去对付那些人了：仆人们、凯·斯特兰奇、奥德丽·斯特兰奇、玛丽、奥尔丁和托马斯·罗伊德。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杀了老太太，可是是哪一个呢？如果人们能找到真正的凶器——”

巴特尔忽然停住不说了，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

“吉米，我的孩子，有了！我现在知道是什么使我想起了赫尔克里·波洛。我们随便在这儿吃顿午饭就回海鸥角，我要指给你看一样东西。”

## 10

玛丽·奥尔丁坐立不安。她忽儿进来，忽儿出去；一会儿去掐那朵已经枯死的大丽花的花瓣，一会儿又走到客厅杂乱无章地变动花瓶的摆法。

从书房里传来一阵模模糊糊低声说话的声音，特里劳尼先生和内维尔在那里。凯和奥德丽都不知到哪儿去了。

玛丽又走进了花园，看到托马斯·罗伊德在墙底下安安静静地抽着烟，就走了过去。

“啊，天哪。”她迷惘地长叹一声，坐在托马斯身边。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托马斯问。

玛丽稍微有点歇斯底里的样子笑了一下。

“除了你没人能说出这种话了。家里出了人命案子，你却说‘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托马斯有点吃惊地说：

“我的意思是说有什么新情况?”

“噢,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要是每个人都像你这样安之若素,那可真谢天谢地了!”

“对待这些事情过分激动和烦躁有什么好处?”

“没有,是没有什么好处,你有突出的聪明才智,你们这种年龄的男人常常是这样的,这真让我佩服。”

“不,我总觉得我是一个局外人。”

“这倒是真的。你会像我们大家一样因为内维尔被洗刷干净而感到大大宽慰。”

“内维尔没事了,我当然也高兴。”罗伊德说。

玛丽战栗了一下。

“这事好玄哪,要是卡米拉在内维尔离开以后没想到拉铃叫巴雷特的话——”

她把话说了一半,托马斯替她说完了。

“那么,内维尔这家伙就成了瓮中之鳖了。”

他说这话时有一种冷酷无情的满意心情,但他看到了玛丽责备的目光,就摇了摇头,脸上挂着一丝微笑。

“确实不是我幸灾乐祸。既然现在内维尔已经没事了,我不禁为他这次受到了一些打击感到高兴。他平日总是那么该死的洋洋自得。”

“实际上他不是那种人,托马斯。”

“也许不是,就是他那劲儿我看不惯。反正今天早晨他是吓得够呛!”

“你有一种什么样的残忍性格呀!”

“哎,他现在已经没事了。玛丽,你要知道,内维尔甚至

在这一点上也有异乎寻常的好运气。但是有些可怜的家伙一旦有那么多的对他不利的证据,是不可能有内维尔这样的机会的。"

玛丽又颤抖了一下。

"你是这样想的吗,亲爱的?"托马斯的声音是温和的。

玛丽突然说:

"托马斯,我真担心,我既担心又害怕。"

"知道。"

"是因为特里维斯先生。"

托马斯的烟斗一下掉到了石头上,他弯下腰去捡,说话的声音有些变了。

"这和特里维斯先生有什么关系吗?"

"那天晚上他在这儿——讲了一个故事——关于一个小杀人犯。托马斯,我一直很惊异……这是否仅仅是一个故事,还是他另有目的讲的?"

"你是说,他是针对当时在房间里的某个人讲的?"罗伊德慎重地问。

玛丽低声说:"嗯。"

托马斯平静地说:

"刚才你来的时候,我一直在竭力回忆,他讲的时候……"

玛丽半闭着眼睛:

"你知道,我也一直在竭力回忆……他讲的时候是那么深思熟虑……几乎是硬把它插入我们的闲谈中的。他还说他不论在哪儿都能把那个人认出来,他特别地强调这一点,

好像他已经认出这个人来了。”

“嗯哼。”托马斯说，“这些我都全部想到了。”

“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呢？是什么目的呢？”

“我想，”罗伊德说，“这是一种警告，警告不要企图去干什么事。”

“你的意思是说特里维斯先生当时就知道卡米拉要被人谋杀，是吗？”

“不，我想这太令人难以相信了，也许这只是一个一般的警告。”

“我现在拿不定主意的是：你认为，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告诉警方？”

托马斯又思忖了一会儿。

“我看没有必要。”他最后说，“我看不出这故事和谋杀有什么联系。即便是特里维斯先生还活着，他无论如何也说不出什么东西来。”

“不，”玛丽说，“他死了！”她突然颤抖了一下。“托马斯，他死得真离奇。”

“心脏病，他心脏衰弱。”

“我的意思是指那个电梯怎么不明不白地坏了，我看不对劲。”

“我自己也觉得不大对头。”托马斯说。

## 11

巴特尔警监环视卧室。除了床已经叠好以外，其它一切

照旧。他们第一次来看的时候，屋子就很整洁，现在依然如故。

“就是那玩意儿。”巴特尔警监说，用手指着一个老式的炉栅。“你看那炉栅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维护得很好，一定是经常擦拭的。”吉米·利奇说，“我看不出有什么奇怪的地方，除了——对！除了左边的那个圆疙瘩比右边的更亮一些。”

“就是这个玩意儿使我想起了赫尔克里·波洛。”巴特尔说，“你知道，他有爱好不太对称的东西的怪癖——这会促使他开动脑筋。我想我是无意中想到这个的，‘这会使波洛这家伙伤脑筋的’，然后，我开始谈起他来了。琼斯，取指纹的工具带来了吗？我们要检查一下这两个钢疙瘩。”

一会儿琼斯就向巴特尔报告。

“右边的那个上面有一些指纹，左边没有。”

“那么，我们要的就是左边那一个。右边那个疙瘩上的指纹是女仆上次擦拭的时候留下的，左边的那个以后又被人擦拭过了。”

“废纸篓里有一些拧螺丝用的砂纸。”琼斯主动说，“可我觉得它们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那是因为你不清楚你自己想要查找什么。轻一点弄，我敢打赌你是想把那个疙瘩拧下来——对，我也这么想过。”

这会儿，琼斯把疙瘩拧了下来举在手上。

“这玩意儿分量不轻。”他说。把疙瘩拿在手里掂量着。

“疙瘩的螺丝口上有些黑色的东西。”

“多半是血。”巴特尔说，“有人光擦拭疙瘩，却没有注意

到螺丝口上的这一点痕迹。我敢打赌这就是把老太太头颅打破的凶器，当然，还有许多东西有待于继续去查找，琼斯，这就要看你的了。把这房间重新搜查一遍，这回你该知道你是在查找什么了吧。”

巴特尔做了一点简短、具体的指示，接着就走到窗户跟前，把头探出窗外。

“常春藤里隐藏着什么东西，黄颜色的，我想这也许又是一个难解的谜。”

## 12

巴特尔警监穿过大厅的时候被玛丽截住了。

“警监，我能跟你说几句话吗？”

“当然，奥尔丁小姐，我们到里面谈好吗？”

他推开餐厅的门，午饭后的刀叉盘碟已被赫斯特尔收拾干净了。

“警监，我想问你点事情，你一定不再认为这桩可怕的凶杀案是——是我们中间某一个人干的吧？这肯定是外面人干的！是哪个疯子干的！”

“奥尔丁小姐，你没全错。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疯子是形容这罪犯的最好字眼，但是，这罪犯不是外人。”

玛丽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你的意思是说这屋子里有人发疯了吗？”

“说到疯子，你一定在想哪个人口吐白沫，两眼发直。”巴特尔警监说，“疯子并不都是那样。有些最危险的犯罪狂

看上去就像你我一样神志正常。一般说来，这是一个被某种思想缠住而无法摆脱的问题。一个人一旦头脑被一种念头缠住，他就渐渐被弄得很不正常。人们到你跟前来，向你有声有色地、哀婉地诉说他们怎样受到迫害、怎样被盯梢，而你有时会觉得他们说的都是实话。”

“我敢说这里没有一个人有受迫害的感觉。”

“我这不过是给你举个例子，当然发疯还有其它形式。但是有一点我坚信不疑：不管是谁犯下的罪，这个人肯定是被一种固定的念头支配着——一种一直在盘算着的念头，直到——确切地说——认为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和无足轻重了。”

玛丽浑身一颤，说：“我想有一些事应该让你知道。”

她简明扼要地把特里维斯先生来晚餐和他讲的故事告诉了他。巴特尔极感兴趣。

“他说他能认出那个人？顺便问一下，那人是男的还是女的？”

“我认为故事讲的是一个男孩子，可特里维斯先生实际上并没有这样说。噢，我现在记起来了，他当时就明确声明他将不特别点明性别和年龄。”

“他是这样说的吗？这也许是意味深长的。他说那个孩子有一个明显的生理特征，他凭那个特征到哪儿都能把他认出来，是吗？”

“是的。”

“也许是一道伤疤，这里谁有伤疤吗？”

巴特尔警监注意到在回答之前，玛丽·奥尔丁稍微迟

疑了一下。

“我还没有注意到。”

“好了，奥尔丁小姐。”他笑着说，“你已经注意到什么了。如果是这样的，我不认为我也将会注意到的吗？”

她摇了摇头，“我——我什么也没有注意到。”

可是警监看出玛丽的震惊和不安。他的话里显然包含着一种对她极为不满的情绪，他正是想知道这是什么，可是经验告诉他在这个时候强迫她是徒劳无益的。

他把话题扯回到特里维斯先生上面。

玛丽把那天晚上老先生的悲惨结局告诉了他。巴特尔很详细地问了一些问题，最后平静地说：“这种事对我来说还是头一遭，以前从没有碰到过。”

“什么意思？”

“仅在电梯上挂一个牌子就把人谋杀了，这种既简单又高超的谋杀手段，我还从来没碰到过。”

玛丽仿佛大吃一惊。

“你真的以为——”

“这是一个谋杀？当然是的！麻利的、机智的谋杀。当然这种方法也许成功的希望很小——可它确实成功了。”

“单单是因为特里维斯先生知道——”

“是的，因为特里维斯先生能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房子里的一个特定的人身上。但是他死了，我们只好在黑暗中着手侦查。不过现在我们已经觅得了一线光明，而且，这案子越来越明朗化了。奥尔丁小姐，我告诉你——这个谋杀是事先经过精心策划的，而且连最小的细节都是周密考虑过

的。有一件事我要你牢记在心——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告诉我的一切。这非同小可，切勿告诉任何人，千万注意。”

玛丽点点头，可她仍然神色茫然。

巴特尔警监走出屋子，又继续去干玛丽截住他以前正要干的事情。巴特尔是个办事井井有条的人。他需要去了解一定的情况，在这种时刻一个新发现的、大有希望的意外收获并不能分散他按部就班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的注意力，无论这个收获具有多大诱惑力。

他敲了一下书房的门，传来内维尔·斯特兰奇的声音说：“进来。”

内维尔把巴特尔介绍给特里劳尼先生。他是一个身材颀长，有一双敏锐的黑眼睛，神采出众的人。

“来打搅你们，很对不起，”巴特尔警监抱歉地说，“可我有些情况还不大清楚。斯特兰奇先生，你继承了已故马修先生的一半遗产，那么另一半属于谁呢？”

内维尔有些诧异。

“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属于我的妻子。”

“我知道，可——”巴特尔很不自在地咳嗽了一下。“是哪一位妻子，斯特兰奇先生？”

“噢，我明白了，是我没讲清楚。钱是属于奥德丽的，立遗嘱时她是我的妻子，我说得对吗，特里劳尼先生？”

律师说对。

“遗嘱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遗产应该分给马修先生的被保护人内维尔·亨利·斯特兰奇和他的妻子奥德丽·伊丽莎白·斯特兰奇·尼·斯坦丽丝，以后的离婚对此无影

响。”

“这下清楚了。”巴特尔说，“我想奥德丽完全知道这些事实吧。”

“当然喽。”特里劳尼先生说。

“现在的斯特兰奇夫人呢？”

“凯？”内维尔看上去有点吃惊。“嗯，我估计她知道，可是我从来没有怎么跟她说过这些事，至少……”

“我想你会发现，”巴特尔说，“她是有所误解的，她认为特里西利安太太死后，钱就归你和你现在的妻子所有。至少，她今天早晨是这么对我说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来查查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是多么奇怪呀！”内维尔说，“不过这也不足为奇，我现在想起来她曾经有几次对我说：‘卡米拉死后，钱就归我们的了。’我一直认为她是把她自己和我联在一起来谈我那一份。”

“这是很奇怪，两个经常谈论同一件事情的人，却会有这样的误解——两人所想的大相径庭——可是谁也没有发觉差异所在。”

“我想是这样，”内维尔不大感兴趣地说，“无论如何，这跟此案没有什么关系。我们根本不缺少钱花。我倒是真为奥德丽高兴，她一直是手头拮据，这下将会使她和过去大不相同了。”

巴特尔直率地说：“可是，先生，毫无疑问，你们离婚的时候，她就有权利从你名下享有一笔赡养金，是吗？”

内维尔脸红了，不自然地说：“警监，人总是有自尊心

的，奥德丽一直坚决拒绝对我希望给她的赡养金动用一文钱。”

“一笔数目相当大的赡养金。”特里劳尼插嘴说，“可奥德丽·斯特兰奇夫人总是把它退回，拒不接受。”

“真有意思。”巴特尔说，没等别人让他解释这句话用意何在就走了出去。

巴特尔找到了他的侄子。

“从表面价值来看，”他说，“这案子所牵涉的每一个人几乎都有其金钱的动机。内维尔·斯特兰奇和奥德丽·斯特兰奇每人可以得到整整五万英镑；凯自以为也有权享受五万英镑；玛丽能得到一笔使她免得为生活而操劳的收入；至于托马斯·罗伊德，我不得不说，一无所获。其次，能拿到钱的还包括赫斯特尔，甚至还有巴雷特，如果我们认为她是不惜冒生命的危险来避免别人怀疑她的话。是的，真如我所说的，这里存在着谋取金钱的动机。但是，如果我没说错的话，这案子与钱财根本无关。要是世上确有纯粹出于为仇恨而杀人害命的事，这就是一桩。倘若没人来从中捣乱的话，我这就能抓住凶手！”

事后巴特尔才知道他为什么那时偏偏说了“倘若没有人来从中捣乱”这句话，这是因为安格斯·麦克沃特上个星期天来到了复活湾。

## 13

安格斯·麦克沃特坐在复活湾饭店的阳台上，隔河眺

望着对面阴郁地高耸着的斯塔克角。

此刻,他在沉思,思绪万千。

七个月前,在这个地方,他曾想了此残生。命运,纯粹是命运的干预,使他捡了一条命。他在琢磨着对此该不该感激。

他清楚地意识到他并无感激之情。当然他现在也绝无再去自杀之意,这种念头已永远打消了。他现在宁愿既无热情也无欢乐,过一天算一天地按部就班在人世间活着。他现在承认不能再无情地毁灭自己的生命。人生会有一些意外的微不足道的失意、悲伤、绝望和愤怒。可一个人不能仅仅因为感到生活只是一种无聊而乏味的无限循环而去自杀。

他觉得他现已被当作一个非常幸运的人了。命运在无情地戏弄了他之后,又向他微笑了。可他没心情去对它微笑。但是一想到被召去同那个富裕的,怪里怪气的贵族洛德·科内利的会见,他便不禁哑然失笑了。

"你就是麦克沃特?过去是赫伯特·克莱的人,是吗?就是因为你不愿意说他开车的速度是每小时二十英里,他的驾驶执照上被注了违章记录。他气得暴跳如雷!他是一天晚上在萨伏依把这事告诉我们的。'那头该死的苏格兰蠢猪!'他这么说。我想这不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人吗?一个不为利诱而去说谎的人。你用不着为我撒谎,我从不用这种方法做买卖。我走遍世界寻找老实人——可他妈的这种人就是少得可怜。"

矮小的贵族哈哈地笑着,狡黠的猴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漾着笑意。麦克沃特木然地站着,并不感到有什么好笑。

可是他得到了工作，一个很好的工作。他的前途现在有着落了。一星期后，他就要离开英国到南非去。

他弄不清楚是什么驱使他到这个地方来度过屈指可数的最后几天空闲日子，但他被这里的某些东西吸引着，还是来了。他也许是想试验他自己——他的心里是否仍然遗留着昔日的绝望的残迹。

英纳?他现在很少把她挂在心上，她已经成了别人的妻子。有一天在街上他和莫纳擦肩而过，可没动一丝感情。他曾清楚地记着当莫纳离开他时他那痛苦和悲伤的心情，可现在一切都过去了。

一只浑身淋湿的狗的吠声夹杂着气愤的吆喝声，把麦克沃特从沉思中唤醒。这是他新交的十三岁的朋友戴安娜·布林顿小姐的喊声。

“你滚开，唐，你给我滚到一边去，讨厌死人了。它在海滩上烂掉的鱼和别的什么东西上打滚，那味道老远就能闻到。那鱼不知死了多长时间了。”

麦克沃特的鼻子也闻到了这股味道。

“好像是在岩石的裂缝里粘上的，”布林顿小姐说，“我拉它到海水里，想洗掉那味道，但好像没有多大用处。”

麦克沃特同意她所说的。唐，这只亲切可爱的有硬毛的小狗，看到它的朋友有坚决要将它拒于千里之外的意思时，似乎很委屈。

“海水不行，只能用热水和肥皂。”麦克沃特说。

“我知道，可在饭店里非常不容易办到。我们自己又没有澡盆。”

最后，麦克沃特和戴安娜用绳子拴着唐，悄悄地从旁边的门溜进了饭店，把小狗偷偷地带到了麦克沃特的洗脸间，给它进行了干净彻底的刷洗。麦克沃特和戴安娜都浑身弄得湿漉漉的。洗完之后，唐很是难受。就像它碰到类似其它的狗都会感到羡慕的上等香水一样——它觉得像是又闻到那股讨厌的肥皂味。是啊，这常常是和人类一样——他们对香味缺乏正常的嗅觉。

这件小事使麦克沃特精神比刚才好多了。他坐着公共汽车到萨尔丁顿去。他曾送一套衣服到那儿的一家洗衣店里洗涤。

这家洗衣店保证二十四小时内把衣服洗好。这时，洗衣店里的姑娘心不在焉地看着他。

"你是说麦克沃特吗？衣服怕还没洗好。"

"该洗好了，"店里本答应他昨天来取衣服的，现在过了四十八小时而不是二十四小时了。一个女人是可能说出这些话来的，可麦克沃特只皱了皱眉头。

"时间还没到。"姑娘漫不经心地笑着说。

"胡说。"

姑娘收敛了笑容，不客气地反驳道：

"不管怎么说，就是没洗好。"

"既然如此，那我就把衣服拿走。"麦克沃特说。

"衣服还一点都没动呢。"她警告说。

"我要取走。"

"我想明天就能洗好——作为对你的特别照顾。"

"我没有要求人家特别照顾的习惯，请你只要把衣服给

我就行了。”

姑娘满脸怒气地看了他一眼，走进后面的一个房间里去。她拿着一包捆得乱糟糟的包裹出来，把它一下扔过柜台。

麦克沃特拿上包裹走了。

可笑的是麦克沃特觉得他好像取得了一个胜利。而实际上，这不过意味着他必须把衣服拿到别的地方去洗！

回到饭店以后，他把包裹扔到床上，烦恼地看着它。也许在饭店里就能把它们洗干净并熨好。实际上这样也不错——说不定还根本用不着洗呢。

他打开包裹一看，一下子火冒三丈，那个二十四小时交货的洗衣店真是不管用得难以形容！这不是他的衣服，甚至连颜色都不一样！他交给他们的是一套深蓝色的衣服。这些家伙全是些马马虎虎，玩忽职守的糊涂虫！

他怒气冲冲地看了一眼标签，那上面确实写着麦克沃特的名字。又有一个麦克沃特呢，还是谁稀里糊涂地把标签换错了？

他恼火地看着那揉成一团的衣服，突然用鼻子闻了闻。

他敢肯定他闻过这种味儿——一种特别难闻的味道……有点和狗身上的味道差不多。没错，就是那股味儿。他想起了戴安娜和她的小狗。肯定是那股臭鱼味！

他弯下腰去查看那套衣服，发现上衣的衣袖上有一块褪色的痕迹。在肩膀上——

麦克沃特感到这确实很蹊跷……

无论如何明天麦克沃特将要对那个二十四小时交货的洗衣店的姑娘说几句难听话的。严重的管理不善！

## 14

吃罢晚饭，麦克沃特漫步走出了饭店，沿着马路向渡口走去。夜色晴朗，但是有些寒意。这预示着秋季即将来临。夏天已经过去了。

麦克沃特乘渡船来到盐溪，这是他第二次来到斯塔克角。这地方对他来说有一种吸引力。他慢慢地走上山坡，踱过巴尔莫拉旅馆，来到矗立在悬崖上的一幢大房子跟前。海鸥角——他读着写在油漆的门上的名字。对了，这就是那个老太太被谋杀的地方。在饭店里，人们对这件事议论纷纷，侍女喋喋不休地向他讲这件事，报纸把它放在显著的地位连篇累牍地登载这件事，使麦克沃特很恼怒。他对犯罪案不感兴趣，他喜欢读的是世界大事。

麦克沃特接着走下了坡，绕着海滩和一些已经现代化了的旧渔舍走了一小圈。然后，又上了坡。他一直向前走着，大路渐渐地变成了一条通往斯塔克角的小径。

斯塔克角形状狰狞，令人望而生畏。麦克沃特伫立在悬崖边上，俯视大海。那天晚上，他也是这样站在这里的，此时，他试图重新捕捉当时的一些情感——绝望、愤怒、疲惫——渴望从这一切中解脱出来。可现在这些情感都不复存在了。他只感到心里有一种冷冰冰的愤懑。挂在那棵树上，被海岸警卫队救下来，在医院里像一个淘气的小孩一样被人哄劝，这一切使他感到丢人和耻辱。为什么别人老缠着他不放呢？他真愿意，一千次愿意从一切中解脱出来。他现在

依然这么想，他惟一缺少的东西是必要的动力。

那时他一想到莫纳就似万箭穿心！现在却可以平心静气地去想她了。她一直那么傻，任何阿谀奉承和曲意迎合她的人都能轻易地使她受骗。她很美丽，是的，非常美丽——只是没有头脑，不是他以前一度梦寐以求的那种女性。

可是，美就是如此。这时，他仿佛隐隐约约看到一幅梦幻似的图画：一个女人在夜色里飞奔，白色的衣裙在她身后飘拂……好像是装饰船头的破浪神雕像——只是没有那么豪放……没有那么坚硬……

不一会，不可置信的事情却戏剧般地突然发生了！夜色里，有一个身影在飞奔。白色的身影，时隐时现，不停地奔向悬崖。这美丽而绝望的人影被在身后穷追不舍的复仇之神迫上了死路！她绝望地奔跑着……这绝望他似曾相识，他知道它意味着什么……

麦克沃特蓦地从暗影里站出来，正当她要纵身朝悬崖下跳时，一把抓住了她。

他激动地说：

“不，你不能……”

他就像抓一只小鸟，她挣扎着——默默地挣扎着，接着又像一只小鸟一样，突然一动不动了。

他急切地说：

“不可轻生！这不值得，一点也不值得！即便是你遇到了最不顺心的事——”

她发出了声音，像是一个已经远去的幽灵发出的笑声。

他严厉地说：

“你不是因为不幸而自杀？那么又为什么呢？”

她马上有气无力地小声答道：

“我害怕。”

“害怕？”他大吃一惊，一下子松开了她，往后退了一步，这样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她。

麦克沃特意识到她的话是真实的，是恐惧使她奔跑得如此之快；是恐惧使她那张苍白的聪明小脸变得如此茫然和发呆；是恐惧使她那双分得很开的眼睛睁得那么老大。

他不解地问：

“你害怕什么？”

她回答时声音很轻，他几乎听不见。

“我害怕上绞架……”

是的，她正是这样说的。麦克沃特久久地凝视着她，眼光从她身上又望向悬崖。

“这就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的缘故吗？”

“是的，还不如痛痛快快地死算了，免得——”她闭上了眼睛，浑身战栗着，一直颤抖个不停。

麦克沃特在头脑里把事情合乎逻辑地贯穿起来。

他最后说：

“特里西利安太太？老太太被杀了。”接着他用责备的口吻说，“你是斯特兰奇夫人——斯特兰奇的第一个夫人。”

她点点头，浑身仍然颤抖不止。

麦克沃特谨慎地慢慢说着，竭力想回忆起他所知道的一切——谣传与事实掺合在一起。

“他们拘留过你的丈夫，是吗？有许多证据对他很不利

——他们后来又发现这些证据都是有人假造的……”

麦克沃特停下来打量着她。她不再发抖了，她只站在那里，像一个温顺的小女孩一样望着他。那极能打动人心的神态使他忍不住又说了下去。

“我明白……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为了另一个女人而遗弃了你，是吗？可你还爱他……这就是为什么——”他顿了一下，又说：“你的心情我理解，我妻子也丢下我和另一个男人……”

奥德丽猛地伸出自己的胳膊，绝望地、断断续续地说：

“不，不，不，我不是这样的，完全不是这回事——”

他打断了她的话，带着坚决和命令的口吻说：

“回家去！你用不着再害怕了，听见了吗？我保证你是不会上绞架的。”

## 15

玛丽·奥尔丁躺在客厅的沙发上，感到头晕目眩，四肢无力。

前些天开始的调查在对证据进行了一番煞有介事的鉴别之后中断了一个星期。

特里西利安太太的葬礼明天举行，奥德丽和凯坐车到萨尔丁顿去买丧服，特德·拉蒂默跟着她们一起去，内维尔和托马斯·罗伊德出去散步了，屋里除了那些仆人，就剩下玛丽独自一个人。

巴特尔警监和利奇警督今天也不在，这使玛丽那颗老

是揪紧的心稍稍放了下来。她觉得他们不在就好像笼罩着屋里的一层阴影消失了。他们是彬彬有礼、举止相当文雅的，可是那些无休止的、对每一件事都要刨根究底的问题总使人心神不定。到现在，那个木头脸的警监一定对过去十天所发生的每一件事，人们所说的每一句话，甚至所做的每一个动作都了如指掌了。

现在他们不在，真让人有如释重负之感。玛丽也让自己轻松一下，她要忘记一切——忘掉所有的东西，她要好好地养养神。

“对不起，小姐——”

赫斯特尔站在门口，好像有点歉意似地说。

“有什么事，赫斯特尔？”

“有一个人想见您，我把他领到书房去了。”

玛丽有些惊讶和厌烦地看着他。

“他是谁？”

“小姐，他说他叫麦克沃特。”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么个人。”

“是的，小姐。”

“他一定是个记者，赫斯特尔，你不该让他进来。”

赫斯特尔咳嗽了一下。

“我想他不是记者，小姐，我想他是奥德丽的一个朋友。”

“哦，那就不同了。”

玛丽梳理了一下头发，拖着沉重的步子穿过客厅，向小书房走去。当那个站在窗边、身材高大的人把头扭过来时，

她多少有点吃惊。他丝毫不像是奥德丽的朋友。

可她还是和悦地说：

“对不起，斯特兰奇夫人出去了，你想见她吗？”

来人若有所思地打量着她。

“你是奥尔丁小姐？”他问道。

“是的。”

“我说你也一样能帮助我，我想找根绳子。”

“绳子？”玛丽很诧异。

“是的，绳子。你们一般把绳子都放在什么地方呢？”

事后，玛丽想那时她好像被半催眠了似的。如果那个陌生人主动地做任何一点解释的话，她一定会拒绝他的。可是，安格斯·麦克沃特搜肠刮肚也想不出什么巧妙的理由，就非常聪明地决定什么也不讲。他只开门见山地说他要什么，她也就茫茫然地领他去找绳子了。

“你要什么样的绳子？”她问道。

他回答道：

“什么样的都可以。”

她有些拿不准地说：

“也许在花房里——”

“我们到那儿去好吗？”

她领他去了。那里有一些两股和单股的绳子。麦克沃特摇了摇头。

他要的是成卷的大号绳子。

“楼上还有间小房间。”玛丽犹豫地说。

“哦，也许就在那里。”

他们从花房重新回到屋子里，然后上了楼。玛丽推开了小房间的门，麦克沃特站在门口向里看了一下。他满意地叹了一口气。

“就是它。”他说。

在门边的柜子旁，有一大卷绳子和鱼具与被虫子咬烂的椅垫放在一起。他挽着她的手臂，把她轻轻推到绳子跟前，一起低头看着绳子。他摸了一下绳子说：

“奥尔丁小姐，我希望你能记住这绳子，你看到没有，绳子旁边的东西上全有灰尘，可这绳子上没有。你摸一下。”

她惊异地说：

“还有点湿。”

“正是这样。”

麦克沃特转身出去了。

“这绳子呢？我还以为你要它呢?”玛丽奇怪地说。

麦克沃特笑了。

“我只想知道它在不在这里，再没别的了。奥尔丁小姐——也许你不反对把这门锁上，并且把钥匙拿走?要是你把钥匙交给巴特尔警监或是利奇警督，那我就更感激不尽了。钥匙最好是让他们保管着。”

他们下楼的时候，玛丽竭力想使自己振作起精神来。

走到客厅里，她表示异议地说：

“说真的，我不能理解——”

麦克沃特坚定地说：

“你没有必要理解，”他握着她的手亲切地摇摇。“我对你的帮助不胜感激。”

说完他就径自走出前门，玛丽真不知道她是不是在做梦！

这时，内维尔和托马斯回来了。不一会儿，汽车也回来了。看到凯和特德那种高兴的样子，玛丽·奥尔丁不禁有些嫉妒。他们嘻嘻哈哈地逗乐子。可这到底又有什么不行呢？卡米拉·特里西利安在凯的眼里完全是无足轻重的。生性快乐的青年人最忌的就是这种悲凄凄的事情。

他们刚吃完午饭，警察们就来了。赫斯特尔用不安的声音告诉大家：巴特尔警监和利奇警督在客厅里。

巴特尔警监笑容可掬地同他们打招呼。

“我真不愿意来打扰你们，”他抱歉地说，“可有一两件事我需要了解。比如说，这只手套是谁的？”

他掏出一只小小的黄色羚羊皮手套。

他问奥德丽：

“这是你的吗，斯特兰奇夫人？”

她摇摇头。

“不——不是我的。”

“是你的吗，奥尔丁小姐？”

“不是，我没有这种颜色的手套。”

“让我看看是不是我的？”凯伸出了手。“不是。”

“也许试一下好吗？”

凯试了一下，手套太小了。

“奥尔丁小姐，你也试一下好吗？”

玛丽也试了一下。

“你戴上也太小了。”巴特尔说。他转向奥德丽。“我看

你戴上一定正合适，你的手比她们两位太太的都小。”

奥德丽接过手套，戴在右手上。

内维尔生气地说：

“巴特尔，她不是已经告诉你了，这不是她的手套。”

“哦，是吗？”巴特尔说，“也许她说错了，要不就是忘记了。”

奥德丽说：“可能是我的——一样的手套是很多的，不是吗？”

巴特尔说：

“斯特兰奇夫人，不管你怎么说，这只手套是在你卧室的窗外捡到的，它和另外一只一起扔在常春藤里。”

一阵沉默。奥德丽欲言又止。她的眼睛在警监咄咄逼人的目光下低垂了下去。

内维尔一下子跳了起来。

“警监，你听着——”

“斯特兰奇先生，也许我们可以同你个别谈一谈吧？”巴特尔阴沉地说。

“当然可以，警监，咱们到书房去。”

内维尔在前面走，两个警官在后面跟着。

门刚关上，内维尔就厉声说：

“在我妻子窗外捡到手套这个荒谬的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巴特尔不动声色地说：

“斯特兰奇先生，我们在这房子里发现一些非常奇怪的东西。”

内维尔紧皱眉头。

“奇怪的？你们说的奇怪是什么意思？”

“我会让你看看的。”

利奇顺从地点点头，离开了屋子，一会儿，他拿着一个非常奇怪的玩意儿回来了。

巴特尔说：

“正如你看见的，这奇怪的东西是两样东西组成的，一是一个从维多利亚式壁炉的炉栅上取下来的钢球——一个沉重的钢球；再就是一个被锯掉网拍部分的网球拍子，然后钢球被安在这个拍子把手上。”他停了一下。“我认为毫无疑问，这就是置特里西利安太太子死命的凶器。”

“真可怕！”内维尔浑身为之一颤，然后说，“你们在哪儿找到这个——这个可怕的东西的？”

“那个钢球已经被擦净重新安到炉栅上，可那个凶手一时疏忽大意，没有把螺丝口擦净，我们在那上面发现了血迹。那个拍把子和网拍部分同样重新安在一起，是用医用胶布缠住的，被凶手随手扔回地下室的柜子里，和其它许多东西乱堆在一起。要是我们不专门去找这种东西的话，谁也不会对它引起注意的。”

“警监，你干得真漂亮。”

“这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

“上而没有指纹吗？”

“那球拍从分量来看，大概是凯·斯特兰奇的，她用过这个拍子，你也用过它，这上而有你和她的指纹。但是，有清清楚楚的痕迹表明，在你们俩用过以后，又有人戴着手套拿

过它。在重新把网拍部分和拍把子缠合在一起的医用胶布上有另外一个指纹，我想这可是粗心大意留下的。现在暂时还不说这是谁的指纹，因为我还有别的话要先讲一讲。”

巴特尔停顿了一下说：

“斯特兰奇先生，我希望你要做好精神准备，我会让你大吃一惊的。首先，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能否肯定你们在这里重新聚会是你自己的主意而不是实际上由奥德丽·斯特兰奇夫人向你建议的？”

“奥德丽没有做过这种事情。奥德丽——”

门开了，走进来的是托马斯·罗伊德。

“对不起，打扰了你们。”他说，“可我觉得现在还是进来为好。”

内维尔转过身来看着他，脸上露出因受干扰而感到不耐烦的表情。

“我说老伙计，你不在乎？这可完全是私人谈话呀。”

“恐怕我顾不得这个了，因为我在门外听到了一个名字。”他顿了一下，“奥德丽的名字。”

“奥德丽的名字到底和你有什么关系呢？”内维尔发怒起来说。

“照你这么说，那我进来又关你什么事呢？我还没有把一切都对奥德丽讲明白。我这次回来是要求她嫁给我，我想她心里也清楚这一点。更重要的是，我决意要娶她。”

巴特尔警监咳嗽了一下，内维尔吃惊地看着他。

“警监，实在对不起，他这样来打搅——”

巴特尔说：

“斯特兰奇先生，这对我来说无关紧要，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在出了人命案的晚上你穿的是件深蓝色的上衣。在那件衣服的领子和肩膀上发现有黄头发，你知道它们是怎么跑到那里去的？”

“我想那是我的头发。”

“不，那不是你的头发，先生，那是一个女人的头发。衣袖上还有红头发。”

“我想那些红头发是我妻子——凯的头发。至那些黄的，你认为是奥德丽的？十有八九是的。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在阳台上，我袖口的一个扣子缠住她的头发了。”

“照这么说，”利奇警督小声咕噜着。“那些黄头发就应该在袖口上。”

“你到底要暗示什么？”内维尔叫道。

“在领子里还有香粉的痕迹。”巴特尔说，“‘波丽马弗拉自然香一号’，一种味道极香、价钱昂贵的香粉。斯特兰奇先生，你总不能说你也用这个吧，这我是不会相信的。凯抹的是‘兰花太阳吻’，而奥德丽·斯特兰奇夫人却用的是‘波丽马弗拉自然香一号’。”

“你要暗示什么？”内维尔重复道。

巴特尔把身子向前倾去。

“我暗示的是，奥德丽·斯特兰奇夫人曾经穿过你这件衣服。这是惟一合乎情理的解释那些头发和香粉是怎么会遗留在那里的。你刚才看到我拿来的手套了吗？那就是她的手套，右手的，左手那只在这里——”他把那只左乎的手套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到桌上。那上面满是皱褶，沾着一块

块的铁锈似的斑迹。

内维尔说话的声音里含着恐惧："那上面沾的是什么？"

"斯特兰奇先生，是血。"巴特尔断然地说，"你看好了，这是左手那一只。奥德丽·斯特兰奇夫人是左撇子。当我看到她坐在桌前吃早餐时，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因为她右手端咖啡，左手拿香烟。还有，她写字台的钢笔盘也被改变方向放在左边。她屋里炉栅上的钢球，她窗外的手套，那件衣服里她的头发和香粉，这一切都相互吻合了。特里西利安太太的右太阳穴被猛击一下——可是床的位置告诉我们：想站在床的另一边来这么一下子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要用右手猛击特里西利安太太这一下是很不顺手的——可是对一个左撇子来说，那就很好理解……"

内维尔轻蔑地笑了笑。

"你是暗示奥德丽——是奥德丽费尽心机做了这些准备，是奥德丽为了能捞一笔钱就把一个她相知多年的老太太杀死了？"

巴特尔摇了摇头。

"我可没这么说，遗憾的是你已经知道了是怎么回事了。这谋杀，自始至终是冲着你来的。自从你离开奥德丽·斯特兰奇，她就一直在寻找机会进行报复。最后，她终于失去了理智。也许她的理智本来就不很健全。大概她是想杀死你，可这还不足解恨。后来，她终于想出了要让你因谋杀罪去上绞架的计策。她选了一个你和特里西利安争吵的晚上，她从你的卧室里把你的上衣拿走，在谋杀老太太的时候穿上了它，这样衣服上就会溅上血，她把你的铁头高尔夫球

棒放在地板上，并在棒头上弄上血和头发，她知道我们会在那上面发现你的指纹。她来到这里后就把那个到这里来聚会的主意塞进了你的脑袋。可她没想到特里西利安太太拉铃叫了巴雷特，面巴雷特又看见你离开了家。”

内维尔双手捂住了脸，说：

“这不可能，这不可能！奥德丽从来就没有怨恨过我。你们把事情全都搞错了。她是最忠实、最正直的人——心里从来没有一丝歹念。”

巴特尔叹了口气。

“斯特兰奇先生，我的任务不是来和你争论。我只想使你有所准备。我这就要警告斯特兰奇夫人，让她和我特在一起不要离开，我已经拿到了逮捕证。你最好还是为她去找个律师。”

“这真是荒谬，绝顶的荒谬。”

“爱变成恨比你想象的要容易得多，斯特兰奇先生！”

“我告诉你，你们把事情全搞错了——真是荒谬！”

托马斯·罗伊德这时插进来，他的声音平静而温和：

“内维尔，别张口一个荒谬、闭口一个荒谬了，沉住气。难道你不知道现在惟一能拯救奥德丽的办法就是丢开你的骑士精神，而把事情的真实情况一五一十地讲清楚？”

“真实情况？你的意思是——”

“我指的是奥德丽和艾德里安的事情。”罗伊德转向警官。“警监，你们把事情弄错了。不是内维尔遗弃了奥德丽，而是奥德丽离开了他。她和我兄弟艾德里安一起私奔了。后来艾德里安因车祸丧了命。内维尔这时对奥德丽宽宏大量，

所作所为活像一个骑士。内维尔让奥德丽和他离婚，这样挨骂受唾的就是他了。”

“我不想让她名声扫地。”内维尔绷着脸轻声含糊地说，“我以为其他人都不知道这件事呢。”

“艾德里安在出车祸前写信跟我讲过他和奥德丽的事情。”托马斯简单地作了解释，接着说：“看到没有，警监，你所说的动机全落空了！奥德丽没有理由去恨内维尔，相反，她却有一切理由对他感激才是呢！他力图让她接受她不应当拿的赡养金。可想而知，当内维尔要她来这儿和凯见面时，她觉得难以拒绝。”

“都听到了吧，”内维尔迫不及待地插了进来。“你所讲的她的那些动机全是不存在的，托马斯说得千真万确。”

巴特尔那张像木头一样的面庞毫无表情。

“动机只是一个方面，”他说，“这个我也许搞错了，可事实又是另一回事。所有的事实都说明她是有罪的。”

内维尔意味深长地说：

“但是两天以前，所有的事实都说明我是有罪的！”

巴特尔仿佛有一点仓皇失措。

“这倒不错，可是斯特兰奇先生，现在看看你想让我相信些什么。你想让我相信有人恨你们两个——有人起先想陷害你不成，就又把奥德丽·斯特兰奇推进陷阱。斯特兰奇先生，你现在能不能想出这样一个人来，他不仅恨你而且还恨你的前妻？”

内维尔又用手把脸捂住。

“你把事情说成这样，听起来真令人难以相信！”

"因为这是令人难以相信的。我只能尊重事实。如果斯特兰奇夫人能提出什么解释的话——"

"难道我不是已经向你作了解释吗?。"内维尔问道。

"斯特兰奇先生,这没有,我不得不履行我的职责。"

巴特尔蓦地站了起来,和利奇一块儿离开了屋子,内维尔和罗伊德紧紧跟在他们后面。

他们穿过大厅来到客厅,在那里停住了脚步。

奥德丽·斯特兰奇站起来,向前走了几步迎他们。她直盯着巴特尔,嘴唇半启,像是在微笑。

她非常柔和地说:

"你们要带我走吗?"

巴特尔打着官腔说:

"斯特兰奇夫人,我现在以你被控告在九月十二日——上个星期一谋杀卡米拉·特里西利安而逮捕你。这是逮捕证。我必须警告你,你所说的一切都要被记录下来,也许在开庭审判你的时候要用作证据。"

奥德丽叹了口气。她轮廓分明的姣小的脸庞是那么安详、平静,就像一块纯洁无瑕的宝石浮雕。这差不多就是从痛苦中的解脱。

"我很高兴这一切——终于结束了!"

内维尔跳上前去。

"奥德丽——什么东西也不要说——什么也别说!"

奥德丽朝他微笑。

"为什么不说呢,内维尔?这些全是真的——我已经是精疲力尽了。"

利奇深深吸了一口气。哦,果然不错,真是疯了。可这也能省去好多麻烦!他不知道他叔叔怎么了。老家伙的眼睛直勾勾的,像是看见了一个幽灵;巴特尔死盯着那个疯了的、可怜的人,仿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哦,这案子真有意思,利奇轻松自在地想。

这时,赫斯特尔打开了门,高声说:

"麦克沃特先生到。"

他的出现使屋里本来挺紧张的气氛突然缓和下来。

麦克沃特显得胸有成竹地径直走向巴特尔。

"你是负责特里西利安案件的警官吗?"

"是的。"

"那么,我有一些很重要的情况要告诉你。很抱歉我以前一直没来。我上星期一晚上碰巧目睹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我到现在才刚刚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他迅速环视了一下屋子。"我能到别的地方跟你讲吗?"

巴特尔转向利奇。

"你和斯特兰奇夫人待在一起好吗?"

利奇一本正经地说:

"遵命,长官。"

然后利奇把身子向前倾去,和巴特尔耳语了一番。

巴特尔转过来对麦克沃特说:

"这边来。"

巴特尔把麦克沃特领进了书房。

"现在,你想对我说什么呢?我的同事告诉我他以前见过你——去年冬天,是吗?"

"没错，"麦克沃特说，"那时我自杀未遂，这是我要讲的一部分。"

"说下去，麦克沃特先生。"

"一月份，我企图自寻短见，从斯塔克角上跳了下去。这个月，幻想促使我重新来看看这个地方。星期一晚上，我攀登到那里去。我在那儿伫立了一会，俯首凝望着脚下的大海和远处的复活湾，以后，我又看了看我的左边，也就是说，我朝这幢房子望了一会儿。月光下，我看得一清二楚。"

"嗯哼。"

"直到现在我才知道，就是在那天晚上发生了谋杀案。"

他向巴特尔凑近了一点。

"我现在告诉你我所看到的事情。"

## 16

其实，只有五分钟巴特尔就回到了客厅，可坐在那里的人都觉得这五分钟长得不行。

凯突然失去了控制，对奥德丽大嚷起来。

"我知道这是你干的，我早就知道这是你干的，我知道你居心叵测——"

玛丽·奥尔丁赶紧对凯说：

"别说了，凯。"

内维尔厉声地说：

"凯，看在上帝的份上，给我住嘴。"

特德·拉蒂默走向快要哭出来的凯，亲切地说：

“凯，控制一下自己。”

特德对内维尔生气地说：

“你好像根本不知道凯一直在受着什么样的折磨！斯特兰奇，你为什么不体贴她一些呢？”

“我用不着他来体贴。”凯说。

“我真恨不得，”特德说，“把你从他们这帮人中间带走！”

利奇警督咳嗽了几声。他知道在这种时候，人们总要说许多不明智的话。不幸的是，以后人们对这些话总是耿耿于怀。

巴特尔回到客厅，脸上毫无表情。

他说：“斯特兰奇夫人，你是不是去整理一下东西？恐怕利奇警督有必要和你一起上楼去。”

玛丽·奥尔丁说：

“我也去。”

当两个女人和利奇警督离开以后，内维尔急忙问：

“哎，那家伙想干什么？”

巴特尔慢条斯理地说：

“麦克沃特讲了一个非常离奇的故事。”

“对奥德丽能有帮助吗？你还是决意要逮捕她吗？”

“斯特兰奇先生，我跟你讲过了，我得履行我的职责。”

内维尔转身走了，脸上热切的神情消失了。

他说：

“我想最好还是给特里劳尼打个电话。”

“斯特兰奇先生，你不要太着急。麦克沃特先生的故事使我想做一个实验，等斯特兰奇夫人走了以后再说。”

奥德丽下了楼，利奇警督紧随她身边，她的脸上还依然挂着那种冷漠、超然的镇静神情。

内维尔张开双臂向她走去。

“奥德丽——”

她冷冷地扫了内维尔一眼，说：

“内维尔，没什么，我不在乎，一点也不在乎。”

托马斯·罗伊德站在前门口，仿佛要挡住他们的道。

奥德丽的嘴角上挂着一缕不易察觉的微笑。

“忠实的托马斯。”她小声说道。

托马斯咕哝着说：

“要是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谁都无能为力。”奥德丽说。

奥德丽昂首走了出去。一辆警车在外边等着，琼斯警佐坐在里面。奥德丽和利奇上了车。

特德·拉蒂默幸灾乐祸地说：

“多光彩的退场呀！”

内维尔狠狠地瞪着他。巴特尔警监马上察觉了这一点，插进话来。他的声音是平静的：

“我说过了，我要做一个实验。麦克沃特先生正在渡口等着呢，我们要在十分钟内赶到他那里去。我们要坐摩托艇去兜兜风，太太们最好穿暖和些。请在十分钟内准备好。”

巴特尔就像一个舞台监督，在舞台上主宰所有的人，对他们困惑的神色全然不屑一顾。

# 决定性的时刻

## 1

水面上寒气袭人，凯把她穿的那件小皮夹克紧紧地裹在身上。

摩托艇突突作响地循着海鸥角下的河水顺流而下，然后转进了一个把海鸥角和狰狞的斯塔克角间隔开来的小海湾里。

人们有一二次提出疑问，而巴特尔警监每次总是摆摆他那火腿一样的大手，表示还不到时候。除了激起浪花的河水从他们跟前滔滔流去以外，艇上的人都默不作声，凯和特德站在一起，望着水面；内维尔显得有些萎靡不振，两腿伸在船舷外面；玛丽和托马斯坐在船首。这些人不时地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身材高大的麦克沃特。他背对着大家，缩着肩膀，孤零零地站在船尾，谁也不看。

一直到摩托艇驶进斯塔克角令人生畏的阴影里，巴特

尔才关掉发动机，开始讲话。

他说话时神情很自然，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深思熟虑。

“这案子很奇怪——是我所碰到过的案子里最奇怪的一个。我现在想一般地说说关于谋杀的问题。当然，我将要说的东西并不是什么新鲜见解。实际上是我无意中听到的皇家律师丹尼尔斯先生对此发过的一番议论。如果说他也是从别的什么人那里听来的，那我是不会感到奇怪的——他是有这样做的习惯的！

“你们请听好了！当你读一桩谋杀案的记录，或者欣赏一本以谋杀为题材的小说时，你经常是从谋杀本身开始看起。这就全错了！谋杀在此很久以前就开始进行了。谋杀是各种错综复杂的事情在一个已定的时间和一个已定的地点汇聚到一起，并发展到最高潮的结果。人们是从世界的各个角落和出于难以预料的原因被引进到这里面去的。比如，罗伊德先生是从马来亚到这里来的；麦克沃特先生到这里来是因为要重访故地——想再看看他过去自杀未遂的地方。谋杀本身不过是故事的结尾。这是决定性的时刻。”

他停了一会儿。

“现在就是决定性的时刻了。”

五张脸不约而同地转向他——只有五张，因为麦克沃特没有转过头来。五张脸全都布满疑窦。

玛丽·奥尔丁说：

“你是说特里西利安太太的死也是一系列事情发展到最后的高潮吗？”

“不是的，奥尔丁小姐，不是特里西利安太太的死。特里西利安太太的死不过是凶手的主要目标的一个插曲。我刚才说的谋杀是对奥德丽·斯特兰奇的谋杀。”

巴特尔倾听着他们在这一瞬间的呼吸声，想知道是不是有人突然胆颤心惊了……

“这谋杀在很久以前就策划好了——大概早在去年冬天就开始策划了。它考虑到了每一个哪怕是最小的细节。它有一个目标，一个惟一的目标，这就是要让奥德丽·斯特兰奇上绞架，直至咽气为止……

“这是一个自以为很聪明的人狡猾地精心策划的。但是，古往今来，许多谋杀犯常常是枉费心机。首先是冲着内维尔·斯特兰奇的那些表面的和不能解决问题的证据并没有使我们受其蒙蔽。但是接着又出现了许多伪证，我们认为，不能把它们只看作是同样情况的重演。然而，你只要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那些不利于奥德丽·斯特兰奇的证据也可能是伪造的。例如：从她房子里的壁炉上取下凶器，藏在她窗外的常春藤里的手套，左手那一只手套上的斑斑血迹，沾在衣领里的她用过的香粉和掉在衣服里的头发，还有那卷从她屋里拿走的，上面肯定留有她的指纹的胶布，甚至她平常总是用左手干事的习惯，所有这些都可能是故布疑阵。

“但最后证明有罪的确证却来自斯特兰奇夫人自己。我不相信你们大家（除了了解真情的那一个）在目睹了奥德丽就要身陷囹圄时的表现后还能相信她是无辜的。实际上，她承认了罪行，不是吗？如果不是我自己过去有过一次我个人

的经验……使我感到震动的是那双眼睛，当我看到和听到她……你们要知道因为了解过另外一个女孩，她所做所为和奥德丽一模一样。她是无辜的，却承认自己有罪——因为奥德丽·斯特兰奇是用另外那个女孩的目光看着我的……

“可是我知道，我得履行我的职责。我们警察是凭证据办事——不是凭感情。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们，那时候我在心里祈求出现奇迹。因为我知道，除了奇迹，别的什么也拯救不了那可怜的太太。

“真是天助我也。我得到了奇迹，当时就得到了！”

“麦克沃特先生突然带着他的故事从天而降。”

他停了一下。

“麦克沃特先生，你能把你在房子里给我讲的故事再重复一遍吗？”

麦克沃特转过身来。他和话很简短。此时，简短的话更能使人信服。

他讲了一月间在悬崖上是怎样被救的和他重访旧地的愿望。他继续说：

“星期一晚上我攀登到了那里，我站在那儿沉浸子自己的思潮中。我想大概在十一点左右，我在无意中看了一眼海角——现在我知道那是海鸥角上的房子。”

麦克沃特停了一下又说：

“这时，我看到在那房子的一个窗户上悬挂着一条垂人大海的绳子，有一个人正顺着绳子向上爬着……”

一瞬间，他们都明白了。玛丽·奥尔丁叫道：

“这么说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外人干的，这和我们没一点

关系，这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强盗而已！"

"不要性急。"巴特尔说。

"是的，这个人是从河对岸游泳过来的，可是房子里必然有人做内应，替他准备好绳子。所以，一定和房子里的某人有牵连。"

巴特尔慢条斯理地说：

"我们知道有人那天晚上在河对岸——这个人在十点半到十一点十五分这段时间不知去向。他用这些时间完全可以游个来回。这个人在河的这一边可能有个同谋。"

他说："呃，拉蒂默，是你吗？"

特德向后倒退了一步，声嘶力竭地叫道：

"可是我不会游泳！我不会游泳！这个大家都知道。凯，你告诉他们，我不会游泳。"

"特德当然不会游泳。"凯叫道。

"是这样吗？"巴特尔打趣地说。

巴特尔向艇边走去，而特德则向另一个方向挪动，他笨拙地移动了几步以后，就听到"扑通"一声。

"天哪！"巴特尔警监很担心地说，"拉蒂默先生掉到河里去了。"

内维尔正想纵身跳下河去，可是胳膊却被巴特尔像老虎钳一样的手紧紧抓住。

"用不着，斯特兰奇先生，用不着你也把身子弄湿，那里就有我的两个伙计坐在橡皮筏里钓鱼呢。"巴特尔掉头向艇边看去，"是真的，"他很感兴趣地说，"他是不会游泳，不过没关系，他们把他捞起来了。我现在该道歉了，可要证实一

个人会不会游泳，确实只有一个法子，那就是把他扔到水里看看。看到了吗？斯特兰奇先生，我要做得万无一失，就得先把拉蒂默先生这个怀疑对象排除掉。罗伊德先生有一只胳膊是残废的，他绝对爬不了绳子。"

巴特尔的声调洋洋自得。

"所以这就促使我们来对付你了，斯特兰奇先生，是吗？身强力壮的运动员，能爬山、会游泳以及诸如此类的运动。不错，你是十点半坐渡船过去的，可谁也不敢肯定十一点十五分以前在复活湾饭店里见到过你，尽管你说你那时一直在找拉蒂默先生。"

内维尔把胳膊猛地一甩，仰头大笑起来。

"你是说是我游过河和爬那绳子的——"

"那绳子是你事先在你的窗子上悬挂的。"巴特尔说。

"杀死了特里西利安太太，又重新游了回去？我为什么要干这种荒唐的事情？是谁设置这些线索来加害于我的？我想也许是我设置了它们来加害我自己吧！"

"正是你自己。"巴特尔说，"而且是一个挺不错的主意。"

"我为什么要杀死卡米拉·特里西利安？"

"你不是要杀死特里西利安太太。"巴特尔说，"你只是想把一个为了另一个男人而离开你的女人送上绞架。要知道，你有点儿精神失常，顺便告诉你一下，当你还在儿童时代的时候，我就调查过那个过去的弓箭案。不管是谁动了你一根汗毛都要受到你的惩罚——他们用死亡来偿还好像还不能使你满意。害死奥德丽——你曾经爱过的奥德丽——

本身还不足以解你心头之恨。噢，对的，在你的爱变成恨以前，她是你的心肝。你因此在考虑一种特殊的死法，一种让人长时间受折磨的死法。一旦你费尽心机想出这个法儿以后，即便需要杀死一个曾经待你像亲妈一样的老太太，你也毫不犹豫……”

内维尔说起话来已经不那么理直气壮了：

“全是谎话！全是谎话！我没疯，我没疯。”

巴特尔轻蔑地说：

“奥德丽离开你和另外一个男人私奔了，不是大大地触犯了你吗？这伤了你的虚荣心！她竟敢遗弃你。你把自尊心埋在心底，装出一副是你遗弃她的样子，并与另一个追求你的女子结婚以掩人耳目。但是，你无时无刻不在算计着要对奥德丽干些什么。在她脖子上套一根绞索——你不能想出比这更坏的主意了。主意倒是妙不可言——遗憾的是你没有能耐把它干得更妥贴些！”

内维尔穿着花呢上衣的肩膀古怪地扭动了一下。

巴特尔继续说：

“那根铁头高尔夫球棒，以及其他玩意儿——简直是儿戏！还有那些指向你去的拙劣线索！奥德丽一定知道你用心何在，她一定在心里嘲笑你！你以为我还没有怀疑你！你们这些凶手都是渺小而可笑的东西！不可一世，自以为聪明过人，足智多谋，其实完全是幼稚可笑的……”

内维尔冲着巴特尔怪声叫道：

“这是个聪明的办法——是的！要不是那个自负的家伙干预，要不是那个趾高气扬的苏格兰佬，你们谁也别想识

破，永远不能识破！我事先想好了每一个细节——我什么都想到了。现在出了毛病，这我是没有办法的。我怎么能够知道罗伊德知道奥德丽和艾德里安的事情？奥德丽和艾德里安……该死的奥德丽——她应该上绞架——你们得把绞索套在她脖子上——我要让她在恐惧中死去，我要让她死——让她死——我恨她，我告诉你们我要把她置于死地……"

嘶哑的声音消逝了。内维尔颓然倒下，轻轻啜泣起来。

"噢，上帝。"玛丽·奥尔丁叫道。

她面如土色，连嘴唇都发白了。

巴特尔低声说道：

"对不起，可是我不得不让他激动起来……要知道，因为还需要一点点的证据！"

内维尔仍在啜泣，他的声音就像个孩子一样。

"我要让她上绞架，我要让绞索套在她脖子上……"

玛丽·奥尔丁一阵战栗，转向托马斯·罗伊德。

托马斯把玛丽的手握在自己的手心里。

## 2

"我一直是提心吊胆的。"奥德丽说。

奥德丽紧靠着巴特尔警监坐在阳台上。巴特尔又继续度他的假期，他是作为一个朋友来海鸥角拜访的。

"一直是提心吊胆的——无时无刻不在害怕。"奥德丽说。

巴特尔点点头说：

“我第一眼看到你，就知道你已经吓得魂不附体了。你是那种把强烈的感情埋在心底的人，喜怒不形于色。你那时的情感也许是爱，也许是恨，可归根结底是怕，对吗？”

她点点头。

“结婚不久，我就开始怕内维尔。但是更让人可怕的是不知为什么怕他。我开始想我是不是疯了。”

“你没有疯。”巴特尔说。

“我刚与内维尔结婚的时候，他好像很明智，很正常——总是心平气和，快快乐乐的。”

“很有意思，”巴特尔说，“你知道，他扮演了一个优秀运动员的角色，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在打网球时很好地控制自己。他扮演的这个角色对他来说比赢球更重要。当然，经常如此，他也受折磨。他的内心深处变得愈来愈坏。”

“内心深处，”奥德丽抖了一下，小声说：“他总是把他想的埋在内心深处，使你揣摸不透。我有时能从他的一句话，一个眼神里猜出点什么离奇古怪的东西……后来我就想一定是我自己神经不正常了。我越来越害怕，总觉得有一种无缘无故的恐惧包围着我。这真叫人受不了！

“我对自己说我将会发疯的——可又毫无办法。我觉得应当想方设法离开他！这时艾德里安来了，他向我诉说他爱我。我想，能跟他一起走那真是太好了，这样我就有了安全……”

她停下不说了。

“你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去和艾德里安见面，可他一

直没来……他死了……我总觉得仿佛这是内维尔干的……”

“也许是他干的。”巴特尔说。

奥德丽吃惊地看着他。

“怎么，你也这么想吗?”

“这永远是一个不解之谜了。车祸是可以人为造成的。不过，斯特兰奇夫人，不要过多地去想它，那事故也可能只是自然地发生的呢。”

“那时我——我痛不欲生，我回到了雷克托里艾德里安的家。我们要给他妈妈写信，可我觉得既然她不知道这事，就不要告诉她了，免得她痛苦。谁知道内维尔立刻就跟着来了。他非常和蔼——非常亲切——我一直向他诉说我怕得要死！他对我说用不着让别人知道我和艾德里安这件事了，还说我可以根据他将提供我的证据和他离婚，而他则以后再重新结婚。我当时不胜感激，我知道他一直迷恋于凯的美色。我希望以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也可以慢慢消除我那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我到现在还以为是我自己神经不正常。

“可是我无法摆脱恐惧——完全无法摆脱。我从没感到我真正地摆脱过恐惧。后来，有一天，我在公园里碰到内维尔，他告诉我他很想让我和凯交朋友并建议我们九月份都到这儿来。我拒绝不了，既然他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又怎能拒绝得了呢?”

“‘你来我家好吗?’蜘蛛对苍蝇这么说。”巴特尔说。

奥德丽颤抖了一下。

“是的，就是这样……”

“干这种事情他很狡猾。”巴特尔说，“他大叫大嚷地对别人说那是他的主意，而别人却立刻就得出这不是他的主意的印象。”

奥德丽说：

“后来我就到这里来了——一切好像是一场噩梦。我知道某种可怕的事情迟早要发生——我知道内维尔在策划，也知道这是冲着我来的。但是，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我的脑袋都快要炸了！我害怕，可又无能为力——就像一个人做梦一样，灾难就要降临到你头上，你却动也动不了……”

“我总在想，”巴特尔警监说，“我倒想看一条蛇是怎样用目光吓住了一只鸟，而使它不能飞走的——可我现在也拿不准我说的是不是对。”

奥德丽继续说：

“就是在特里西利安太太被杀害了以后，我还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被迷惑住了，我甚至没有怀疑到内维尔。我知道他并不在乎金钱——认为他为了继承那五万英镑就杀了老太太，那是荒谬的。

“我反复想着特里维斯先生和他那天晚上讲的故事，即便如此，我还是没有把它和内维尔联系在一起。特里维斯先生说，他能凭特殊的生理特征把很久以前的那个小孩认出来。我耳朵上有一道疤。我想你在别人身上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征。”

巴特尔说：“怎么没有，奥尔丁小姐有一撮白发，托马斯的右胳膊不灵活，这也许不仅仅是因为地震留下的后遗症，

拉蒂默先生的头形很古怪，还有内维尔·斯特兰奇——”

他停住了。

“内维尔身上肯定是没有什么特征了？”

“哦，不，他有，他左手的小拇指比右手的短。这很少有的，斯特兰奇夫人——这确实很少有。”

“这就是特里维斯先生所说那个特征吗？”

“就是。”

“是内维尔把那个牌子挂到电梯上的吗？”

“是的，趁罗伊德和拉蒂默跟那老头喝酒的功夫他飞快地跑了个来回。多简单，多聪明——就是现在也还拿不准我们是否就能证明这是一次谋杀。”

奥德丽又战栗起来。

“好了，别再害怕了。”巴特尔说，“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亲爱的，你继续说下去吧。”

“你真能行……我有多少年也没有这样畅所欲言地说这么多的话了！”

“是的，你错就错在这上面。你是什么时候才明白内维尔大师的把戏的？”

“我也说不准，我是突然之间感觉到的。他自己一身清白，剩下了我们这些人了。以后，我无意之中看到内维尔看我——用一种幸灾乐祸的目光看着我，我忽然醒悟了！就是那个时候——”

她蓦地停住了。

“那个时候怎么了？”

奥德丽慢慢说：

“那时候我想应该尽快找条出路——那才是最好的办法。”

巴特尔警监摇摇头。

“永不屈服，这就是我的座右铭。”

“哦，你的话千真万确，可你不知道一个人提心吊胆地过了这么长时间后，情况是怎样的。它使你手足无措——你无法思考——你无法想什么办法——你只能等着不幸的降临。以后，一旦它降临了，”她突然笑了一下。“你会惊异，这是那么快慰。用不着再等了，用不着害怕了——它终于来临了。如果我告诉你，当你们以谋杀罪逮捕我的时候，我一点也不在乎，你一定会以为我是发了疯。内维尔施尽毒计，而这一切终于过去了。跟利奇一起去，使我产生了一种安全感。”

“我们那样做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这个，”巴特尔说，“我想让你脱离开那个疯子的魔掌。另外，我要制伏内维尔，就必须依靠行动的突然性。让他觉得他的诡计已经得逞——这样对他的打击就会更有力量。”

奥德丽低声说：

“如果内维尔没有被制伏，你们有任何证据吗？”

“恐怕不多，那就是麦克沃特在月光下看到一个人攀着绳子往上爬，以及在屋里找到了绳子，证明他说的不错。那绳子盘成一卷在顶楼上放着，还有些潮湿呢。你知道，那天晚上下着雨。”

巴特尔停住了，目不转睛地望着奥德丽，仿佛期待她说些什么。

看到她只是很感兴趣而没有开口，他接着说：

“还有那套细条格的衣服。他当然是在复活湾那边把它脱下来的，黑暗中他把它胡乱塞进一道岩缝里，没想到他刚好把它放到两天以前被潮水冲上来的腐鱼上面。鱼把衣服的肩头那一块弄脏了，味道很臭。我听到有些人说饭店里的污水道坏了，内维尔自己也这么说，虽然他那套细条格衣服上套着雨衣，可臭味还是到处扩散。以后他把那套衣服脱下来捆成一团，一有机会就送到洗衣铺去了。他像个傻瓜一样，没有说自己的名字，却信口报了个名字，而这个名字实际上是他从旅客登记簿上偶然看到的，这就是为什么这套衣服到了你的朋友麦克沃特手里的原因，他头脑很灵，把衣服和那个爬绳子的人联系起来。你要是踩到一条臭鱼上，那就不会把衣服的肩膀那块地方弄脏，除非你曾经在晚上脱了衣服游泳才能这样，可没有人乐意在九月一个下雨天的晚上去游泳的，他很准确地把整个事情联系在了一起。麦克沃特先生真是个机灵鬼。”

“不光是机灵。”奥德丽说。

“嗯哼，也许你说的对。你愿意知道一些关于他的事吗？我来给你讲讲他的经历。”

奥德丽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巴特尔可找到了一个好听众。

她说：

“我对他感激不尽——对你也同样。”

“对我有什么可感激的？”巴特尔警监说，“当时，要是我再多长几个心眼的话，一定能解开那个铃的谜。”

“铃？什么铃？”

“特里西利安太太屋里的铃，我总觉得那个铃有些不对劲。当我从最高一层楼的楼梯上下来时，看到一根你们用来开窗子的杆子，那时候我差不多快想通了。”

奥德丽仍然不明白。

“那铃能给内维尔提供一个托辞，说他当时不在犯罪现场——这就是它的作用。特里西利安太太记不起她拉铃要干什么——她当然记不起来喽，因为她根本就没拉过铃。铃是内维尔在过道里用那根长杆子扯动铃绳的，那铁丝是沿着天花板上去的。铃一响，巴雷特从楼上下来，正好看到内维尔下楼走出门去。她看到特里西利安太太时，老太太还好端端的没一点事。这个女仆的一切行动都是令人怀疑的。为了一个在子夜以前发生的谋杀而下药麻醉她的用意何在呢？十有八九她那时候还不会不省人事。内维尔真是机关算尽，他这样干就能证明作案的是家里人，同时也能给他自己一些时间去扮演第一个怀疑对象的角色——然后巴雷特能说话了，内维尔就可以得意地被洗刷得一身清白，因而也就没有人再去仔细地过问他究竟是什么时间到饭店去的。我们知道他不是乘渡船回来的，也没有发现别的船被动用，这样就只剩下游泳的可能性了。他是个游泳健将，但是即便如此，时间也是够仓促的。顺着那条事先准备的绳子他爬进了自己的卧室，在地板上留下很大一滩水(遗憾的是这一点当时我也没能看出来)，尔后穿上他的蓝色上衣和裤子拿出他早已准备好的凶器，走到特里西利安太太的屋里去。干这些用不了多少时间，我就不一一细说了。事成以后，他又回

来脱了衣服，爬下绳子，返回复活湾了。”

“要是凯突然醒来了怎么办？”

“我敢说内维尔也给凯下了一点麻醉药。他们告诉我她从吃饭时就不住地打哈欠。另外，内维尔还故意寻衅与她吵了一架，这样她就会一怒之下锁上她的门，不理睬他。”

“我一直力图回忆我是不是注意到钢球从炉栅上不翼而飞了，可我想不起来。内维尔他是什么时候把它放回去的呢？

“第二天一早，整个屋子乱成一团。他坐特德的车回来以后，一晚上都忙着销毁痕迹、设圈套、粘合网球拍子等等。顺便说一句，他是用反手给了老太太致命的一击，这样一来，作案的人好像就是用左手打的。记得的吧，斯特兰奇的反手是他擅长的特点！”

“别——别再说了——”奥德丽抬起手。“我再也受不了了。”

巴特尔看着她笑了。

“反正把这些都说出来对你有好处。斯特兰奇夫人，恕我鲁莽，可我能给你讲几句忠言吗？”

“请说吧。”

“你与一个歇斯底里的罪犯共同生活了八年——这足以使任何一个女人神经过分紧张而崩溃。可是，斯特兰奇夫人，你现在已逃出了虎口，你用不着再害怕什么了——你必须使你自己认识到这一点。”

奥德丽对巴特尔莞尔一笑，脸上的恐惧冰释了；这是一张和蔼、羞怯但充满信心的脸，两只分得很开的眼睛里洋溢

着感激之情。

“我想知道第一步应该怎么走才好?”

巴特尔警监思索了一会儿。

“去着手解决你想象中的最困难的事情。”他劝告说。

3

安格斯·麦克沃特正在打点行装。

他小心翼翼地把三件衬衣放进皮箱,然后是那件深蓝色的衣服。他没有忘记把它从洗衣铺取回来。两个不同的麦克沃特留下的两套衣服,是够让洗衣铺里的那个姑娘为难的。

有人轻轻敲门,他说:“请进。”

奥德丽·斯特兰奇走了进来。她说:

“我是来感谢你的——你正在收拾行装?”

“是的,我今晚离开这里,后天就要乘船走了。”

“到南美洲去?”

“到智利。”

奥德丽说:“来,我替你整理。”

麦克沃特想谢绝,可又拗不过她,只好站在一旁望着她灵巧地、有条不紊地替他整理着行装。

“好了。”整理完后她说。

一阵沉默。然后奥德丽说:

“是你救了我的命。要是你那天晚上没有看见——”

她蓦地停住了。

过了一会儿她又说：

“你是不是立刻知道——那天晚上在悬崖上，当你把我拦腰挡住，你对我说‘回家去，我保管你不会上绞架。’你那时是不是就知道你手头上已有了很重要的证据？”

“不完全是那样。”麦克沃特说，“我还得动脑筋想想。”

“那么你怎么能说——你那时说的那些话？”

当他不得不向人解释他极其简单的思想过程时，麦克沃特总感到有些烦恼。

“确切地说，我的意思只是——想不让绞索套上你的脖子。”

奥德丽的脸颊上浮起了红晕。

“如果是我谋杀的呢？”

“那也一样。”

“那么你是否想过这是我干的呢？”

“我没怎么去想这事是不是你干的，我只想相信你是无辜的，反正这对我的行动并无影响。”

“以后你想起了爬绳子的那个人？”

麦克沃特有好一阵没吭气。然后他清了清嗓子说：“我想这个也许你已经知道了，其实我压根就没看见一个爬绳子的人——事实上也不可能看到，因为我是星期天晚上到斯塔角去的，而不是星期一。我是从那套衣服上推测出所发生的事情的。在顶楼上找到那一卷绳子后，我对此就更加坚信不移了。”

奥德丽的脸由红变白，她怀疑地说：“那你讲的情节全是瞎编的？”

“推测对警察来说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我不得不说我亲眼看见了所发生的一切。”

“要是开庭审判我的时候，可能要你宣誓你的确是看见了那一切。”

“是的。”

“你将会这样做吗？”

“我会这样做的。”

奥德丽叫道：

“你是——你可是不愿意撒谎才丢了工作，而不得不跑到这儿来跳崖自尽的呀！”

“我是极端尊重事实的，但是我发现了比事实更重要的东西。”

“例如……”

“你。”麦克沃特说。

奥德丽垂下了眼睛。麦克沃特困窘地清了清嗓子说：

“你没有必要觉得你受到什么人的恩惠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从明天起你就再也看不到我了。警察已经得到了斯特兰奇的口供，他们不需要我的证据了。我还听说他现在情况不妙，恐怕活不到开庭审判了。”

“我真高兴。”奥德丽说。

“你曾经爱过他吗？”

“在我没有认清他之前。”

麦克沃特点点头。

“也许我们有同样的想法。”

麦克沃特继续说。

“事情的发展真是一帆风顺，巴特尔警监凭我说的事实制伏了他——”

奥德丽打断了他的话，说：

“巴特尔警监是根据你说的事实采取的行动，可我并不相信他也被你蒙蔽了，他只是故意闭上眼睛，佯装不知。”

“你为什么说这个话？”

“他跟我谈话时说，你在月光下目睹了这一切真是万幸，可他后来又补充了一两句——他说那是个阴雨绵绵的夜晚。”

麦克沃特吃了一惊。

“是这样，星期一晚上我什么也没有看见。”

“这已无关大局了。”奥德丽说，“巴特尔警监知道你假装看到事情确实发生了，他必须依照这个去制伏内维尔。托马斯一提起我和艾德里安的事，他就对内维尔起了疑心。那时，他明白即使他是对的，他也无能为力——他需要有能使内维尔哑口无言的证据。照他的话说就是：他希望出现一个奇迹——而你使他的愿望得到了实现。”

“很奇怪警监居然也能说出这样的话。”麦克沃特喑哑地说。

“这下你知道了吧，”奥德丽说道。“你是一个奇迹，对我来说，一个特殊的奇迹。”

麦克沃特诚挚地说：

“我不愿意让你觉得受了我的恩惠，我马上就要从你的生活中销声匿迹——”

“非这样不可吗？”奥德丽说。

麦克沃特端详着她，她浑身的血直往上涌，耳根和鬓角都变红了。

她说：

“你带我一块儿走好吗？”

“你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不，我知道的。我在做一件难事，这与我生死攸关。我知道时间很仓促 。顺便说说我的思想还是挺保守的，我想我们要在走之前举行婚礼！”

“那当然。”麦克沃特深受感动地说，“你不认为我会说些别的什么吗？”

“我肯定你不会。”奥德丽说。

“我和你难走一条路。我想你还是和那个沉默寡言的老家伙结婚吧，他总是为你牵肠挂肚。”

“托马斯？忠实的托马斯。他真是太老实了，对一个他多年以前曾经爱过的女孩依然忠贞不渝。可他现在真正关怀的是玛丽·奥尔丁，虽然他自己还不觉得。”

麦克沃特朝奥德丽靠近一步，严肃地说：

“你说的是心里话吗？”

“是的……我要始终和你在一起，永不分离。如果你走了，我将不会再找到像你这样的人了，那我可就要一辈子在痛苦中生活了。”

麦克沃特叹了一口气。他掏出钱包，仔细地查看着里面的东西。

他喃喃道：

“一份特别结婚证书需要花不少钱，我明天一早就到银

行去取钱。”

“我可以借点钱给你。”奥德丽低声说道。

“你可别这样，如果我要娶一个女人，结婚证书一定要用我自己的钱来付，你懂吗？”

“不用紧张，”奥德丽温柔地说，“看你这么严肃的样子。”

麦克沃特走向奥德丽，充满柔情地说道：“上次我抓住你的时候，你就像一只小鸟，挣扎着要逃脱，现在你永远也逃不掉了……”